

100

陀師·靈柯

# 店 夜

韓一第音叢興復藝文

司公版出海上

文藝復興叢書第一輯

夜店

陀師靈丹



3 0475 0217 8

上海出版公司

本劇根據高爾基原著H. A. H. H. 改編  
排演本劇須經改編者同意（通訊處上海出版公司轉）

贅言

『高爾基無須再由我們介紹，他的作品及傳記早已普及全世界。夜店是他早期的劇作，經過長期排練，一九〇二年在莫斯科藝術劇院上演……以後幾乎每年複演，前後歷四十年不衰。它不單在俄國，同時也在各國演出。』

『但是我們所以胆敢改編，並非因為這劇本曾在舞台上得到成功，也不因為它是高爾基的作品，而是爲了這作品裏頭的人物，連帶所及，自然還包括他們的生活環境——』

『以上是我在夜店上演獻詞中說的話，寫在劇本改編好發表過業已在那裏排練之

後。我們的所以改編——至少是我個人的參加改編，其實還有另外一個理由，在當時，是主要的理由，我沒有提。黃佐臨先生有偷日補天才，他想搬演夜店，可是一個劇本在本國被觀衆接受的，在別的國家未必被觀衆接受，因此他提議讓我改。不知道是怎麼的迷信，他認爲我改得好。他沒想到他弄了個大錯。我自己明白我不行，第一高爾基是我尊敬的作家，我希望他的作品能原樣在中國上演，第二經過改編，劇本頭緒可能分明點，容易被中國觀衆接受點，但也容易失去原作的醇味。「一動不如一靜，」不如不改。我當時謝絕了。佐臨是個自尊心自信心都很強的人，講過兩次，以後果然不再提起。

從此大約又過半年，苦幹劇團外因環境的惡劣，內因人事的糾紛，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地步。有一天晚上柯靈先生又提起改編夜店，我却答應下來。這並非爲救苦幹的急，我不配，也沒有能力，也不是我已有什麼把握；惟一的原因是我跟柯靈的私人關係。我是個沒有職業的人。我們生爲小民，被置於日本人及漢奸統治之下，既不會發國難財，又不是後來所謂的「地下工作人員」，數年間山窮水盡，如釜底游魂，茫茫然無以聊生。而這

期間，真稱得上『朝夕相見甘苦與共』的朋友，只有一個柯靈。白雲蒼狗，世事真也難測，那麼我想就把這小工作留作困苦的紀念吧！

我們經過幾次討論，便開始動手，柯靈改前兩幕，我改後兩幕。兩個月後將稿子交出去，他的部分是意外的好，我的部分，我自己雖然早已有譜，朋友們却料不到竟會糟到這步程度。唐弢先生後來在夜店演出特刊中說的：『時而一瀉千里，妙手偶得；時而艱苦構思，易稿重起，惟有認真的態度才能獲致輝煌的成績。』鄭振鐸先生說的：『讀了師陀、柯靈改編的夜店，不禁拍案叫絕。這種爐火純青的活生生、火辣辣的對白，是近十二年來才出現於舞台上的……』認真的態度我雖然與柯靈相同，而真能稱得起『輝煌的成績』、『爐火純青的活生生、火辣辣的』的，却只有前兩幕擔當得起。我不是說自謙話，凡讀過這劇本的人，略加回味，自然會有個數目。至於演出的完美，（我們不管所謂『一致的好評』）首先感到『意外』的倒是我。這應該歸功於佐臨的大才，以及裝置、服裝、演員的苦心合作經營。

在我們改編的夜店單行本出版之前，我說明我參加改編的動機，如果不是爲紀念過去一段友誼，我決不會將後兩幕拿去糟蹋印工紙張。另外且讓我將演出獻詞中的話重抄兩段，作爲這序文的結束。

「……這些高爾基筆下的人物是有血有肉的人，他們曾在一八八〇年——卽距今六十年前，在沙皇治下的俄羅斯生活過，他們的服飾、言語、思想、習慣、一顰一笑，都是道地的俄羅斯式。我們的任務是把他們打扮成中國的，假使相去太遠，我們按照己意另寫。至於這些出現在舞台上的人是不是中國人，他們過的生活是否在中國存在，我們一一交給觀衆評判。在這個劇本上演之前，我只要說明兩點，即——

「第一，這表現在舞台上的不是故事，而是一個社會，我們生活着的這個世界的一角。這裏頭的人物幾乎全是廢物，所謂人類中的渣滓。社會製造了他們，把他們拋在這個黑暗的地方，讓他們腐爛，讓他們發臭。這像一個地獄，黑暗包圍着他們，冥冥中一種力量壓迫着他們。外面是光亮的，他們可沒有資格享受光亮；做工在我們的世界上是卑賤的，



他們可連做工的權利都沒有，他們的生活是難以想像的悲慘。他們的人格卑鄙，心地殘酷，爲了要活下去，他們便欺侮別人，殘害別人，吞噬別人。一種憎惡心，我們可能以爲這些人該被咒詛。但是我們如果能冷靜點，我們能想到他們是被環境壓扁的，他們甚至沒有呼吸一口氣的自由，我們便不得不認爲他們是世間最可憐的人。打一個身邊的此喻，我們常常看見「叫哥哥」，當牠們在籠子裏沒有東西吃的時候，他們不單吃掉同類，甚至還吃掉自己。可是他們畢竟是人，不是動物。他們有同情心，也有愛；他們也希望從這個地獄裏爬出去，到太陽下面的光亮中去，靠自己的力量生活。可是社會的力量更大，他們更深的被摔下去。譬如賽觀音——我們最厭惡的人物，爲了生活的更好一點，她謀害了年老的丈夫，奪得了家產，陷害了楊七，獲得了自由，以至要賣掉她的親妹妹；然而她的結果我們是可以想像到的，（這戲中雖然不曾明白寫出來，）我們相信她的結果更慘。這爲甚麼？她爲甚麼這樣殘酷？她爲甚麼不另外選一條路？我把這些問題留給觀衆，諸君自己解釋。我惟一的希望是，不要把這戲當作愛情故事看，因爲賽觀音並不真的愛楊七，也不

真愛她的另一個姘頭……

『第二，這是個所謂「情調」戲，而不是「情節」戲。它在整個演出上也遠比情節戲困難……』

現在距我們改夜店快兩年了。劇本早已演過，不久即將出版，我把這些會向觀眾說過的話，再誠懇的抄來呈獻給讀者。

師陀 民國三十五年三月二十八日記於上海

人 物

聞太師——一家小客店的店主，約五十歲。

賽觀音——店主婦，卅左右。

石小妹——主婦之妹，十八歲。

石敢當——主婦的叔父，一個巡警，四十五六。

楊七郎——小偷，二十四五。

全老頭——走方賣藥的，行將七十。

金不換——敗家子，三十五歲。

林黛玉——金妾，跑棧房的妓女，年約三十歲。

饅頭張——賣饅頭的寡婦，約四十歲。

戲子——落魄的崑曲戲子，四十出關。

賴皮匠——鞋匠，四十五六。

阿滿——鞋匠妻，三十不到。

牛三——報販，三十六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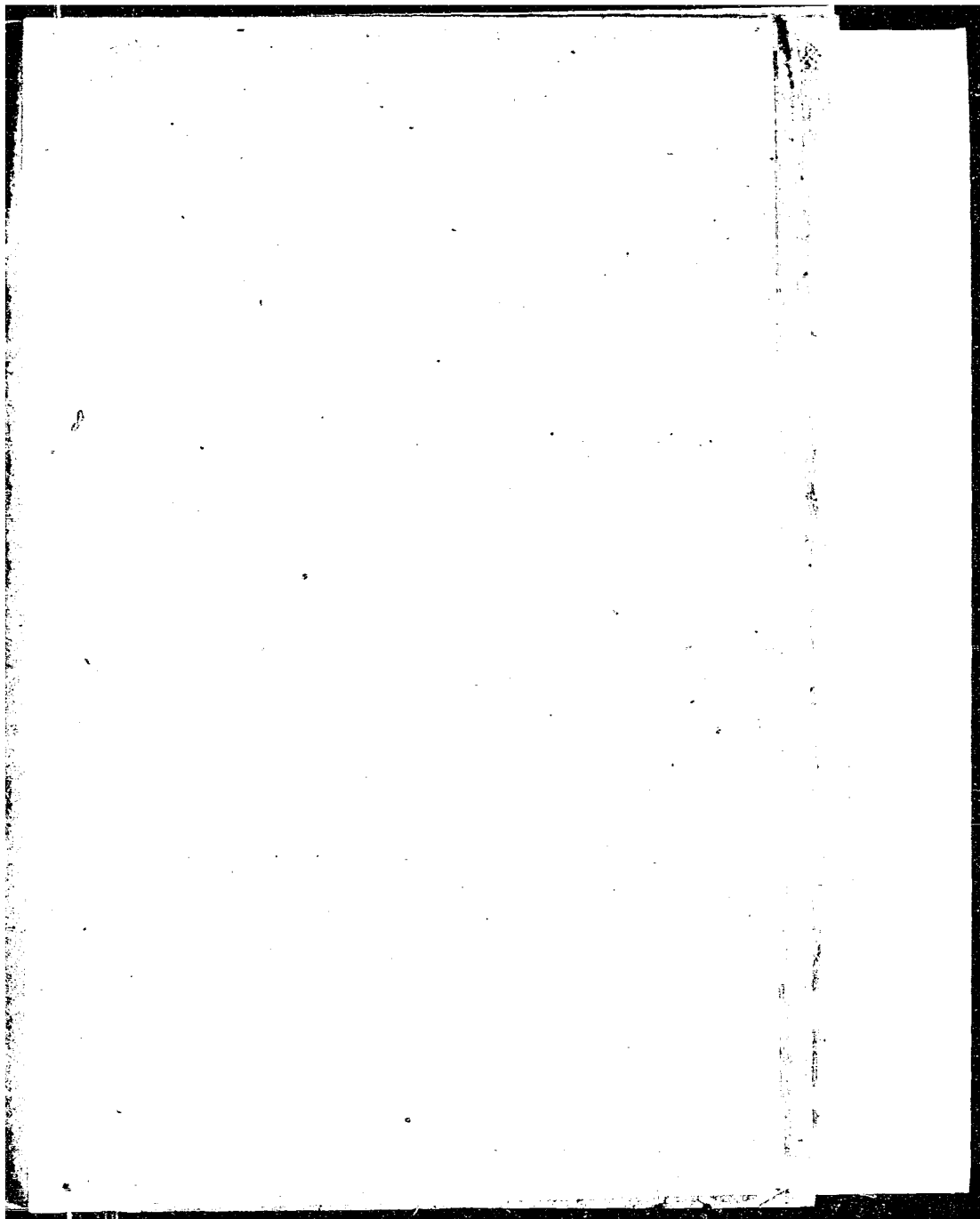
四喜子——清道夫，年廿七八。

小斗子——小孀，二十三歲。

第

—

卷



這里所寫的是人間地獄的一角，和這裏面的一羣人物的故事——叫作故事也許有點誇張的嫌疑，那麼不如說是這些人物的生活的剪影吧。

這是一家最最低等的，專供下層階級寄寓和住宿的小店。客。這里匯聚着的大都是人類的渣滓：失業者，流浪人，苦力，賣淫婦，落魄的英雄，失意的貴冑，以及鷄鳴狗盜，引車賣漿者流……形形色色，蔚為大觀。

屋子是潮濕而陰黯的，牆上爬滿水漬和青苔，近床舖的地方則儘是教科書上所畫蒼蠅一樣的臭蟲，遠遠看儼然成為斑剝離奇的圖案。有兩道門，左邊是通外面的「正門」，那外面有梯子通到樓上，是店主開太師一家的住宅；右門隣接着另一間「客房」兼帶廚房，金不換，林黛玉，饅頭張就都住在那間房裏。正面偏左開着兩扇木板窗，地位相當的大，窗外是廢墟一樣的院落，滿目荒涼中，僅有一棵不知名的嶙峋老樹遠遠站着。時當春初，春寒猶厲，樹枝上還祇有星星一樣的嫩芽。

屋子靠右有一個小小的閣樓，地位佔全室的小半，一根支着閣樓的木柱，從屋頂直通到地。閣樓上不開門，祇用舊木條歪歪斜斜地釘着一道極矮的欄杆。右邊架一條活動的輕便小吊梯，以便住客上下。閣樓上祇有一張小几，就地打鋪，牆上掛着衣服及其它用具。這閣樓在全店地位的優越一望而知，現在是由楊七郎寄寓着。

閣樓底下住着賴皮匠夫婦，正中一張破木板床，還掛着一頂千瘡百孔的藍花夏布蚊帳，但從第二幕賴皮匠死了妻子以後，這帳子就除去了。靠近右牆放着一副皮匠担，一張方檯和破竹椅；這些都是賴皮匠夫婦

個的家私。左牆裝着重疊起來的三張吊舖，最上層住着戲子，中層是牛三，下層是四喜子的舖位。室中放着一張矮腳的素木小方桌，和幾張斷腰折腿的板凳，人們常常圍在這張桌子上鬥牌和酗酒。現在桌邊却擺着一副賣饅頭的小攤子，應用雜物，零亂地散開着。

開幕的時候是在清晨，舞台後遠遠傳來一片嘈雜的音波：工廠的汽笛聲——火車的開行聲——倒便桶的石破天驚的吶喊聲——糞車的騾騾聲——鷄鳴聲——附近鐵店的叮噠的打鐵聲——砸地基的打夯聲……有的舒緩，有的急促，有的清脆，有的鈍重，有的洪亮，有的綿延不斷，有的間歇如按節拍，它們合在一起，洪大而浩瀚，雜亂中顯出節奏，構成一章動人的都市清晨交響樂。

幕起時音波逐漸遠去，漸遠漸無，而舞台的光線則由黑暗而慢慢轉明，一直等到聲音完全靜寂，我們這才有機會看到台上的情形。

因為時間還早，除了牛三和四喜子得趕早出門，舖位上藥已空着，戲子還在他最高一層的吊舖上酣睡，楊七郎睡在欄柵的地舖上，毫無聲息，阿滿也還睡着，藍花夏布帳子垂得嚴嚴的；額皮匠已經起來，雖還沒出去，却已經開始工作，拿一把小鏡，正在鐵砧上錚錚的打着鞋釘。

少時，從右門出現了金不換。他穿着一身絲質的夾袍，質地顯然是高貴的，式樣做工也異常講究，可是業已舊得不成樣子，滿身油光，袖子底下都已磨破。頭上空戴着一頂瓜皮小帽，神情雖異常落拓，居然還有點瀟灑的餘風。不用多早，祇要在十年前，我們還可以看見他揮金如土，顧盼自暇的氣概，現在大少爺落了魄，連



肚子也常常不飽，祇好靠着他當年從書寓中娶來的姨太太叫做林黛玉的寶身子來養活他了。人們說曉得他姓金，從前是一位家富的公子，而俗語有一句「敗子回頭金不換」，現在他早已無家可敗，人們却挪揄似地送了他一個「金不換」的雅號。敗家子落魄時的特色是自私與無恥，有時候還要忘其所以地搭架子。金不換自然也不能例外。他是瘦削的，滿面烟容，但眉目却還算清秀——

**金不換**（以下簡稱金）在門邊站定，張開鱷魚般的大口，長長地打了個呵欠，同時

**雙手舉得高高的伸着懶腰**啊——

「他的懶腰還沒有伸完，饅頭張從他的背後上場。這是一個胖女人，全身臃腫，大手大腳。曾經嫁過三回人，却做了三回寡婦，而且嫁人的滋味已經使她敗胃，所以宣言從此不要男人了。她心地厚道，脾氣爽快，靠搗饅頭撻養活自己。破藍衫上繫着一條成了灰色的白圍巾，儼然有廚房裏大司務模樣。她雙手握着一蒸籠熱氣氤氳的饅頭，因為被金不換擋着路，在門口站了一站，立即拿蒸籠對前面的人擱腰——

撞——

**饅頭張**（以下簡稱張）（粗聲粗氣地）滾開！

**金**（駭了一跳，蹙地閃在旁邊）幹嘛？你駭我一跳！

張（把蒸籠在桌子上重重一放）『幹嘍！』好狗不擋路，大清早的當門堵着，算什麼樣子！

金（沒有辦法，祇好——）好鬼啊，你

〔張不理他，顧自己收拾她的饅頭担子。〕

金（搭訕着慢慢走近她）你真早哇，一籠饅頭都蒸熟啦。（雙手往袖子裏一籠）熬的夜，起的早，我看你怪辛苦的！

張（譏嘲地）誰有你福氣，我的金大少爺！見天張著嘴嚙蛆，睜着眼等吃，回頭吃飽了，放平身子又挺屍！

金（天生的愛跟女人鬧，所以也不在乎她的侮辱，他幽默地嘆一口氣）嚙，這也叫做沒法子。我說，饅頭張，你——你爲什麼不嫁人哪？

張（頭一橫）我爲什麼要嫁人？

金（嫁了男人，就用不着天天上大街，摹仿着叫賣的調子）『要吃火熱的——大饅

頭來——」一天到晚，喊得喉乾舌躁，還不定填不填得飽肚子。（不三不四，故意打趣）再說，你這麼『閉月羞花沉魚落雁』的娘們，也別教耽誤了青春——

張（搖手不迭）夠了夠了！男人的滋味，我早嚐夠了！

金（故作驚訝）你嫁過人？

張（心直口快，手一比）告訴你吧，我嫁過三回了。

金（油嘴滑舌）我看你簡直還是個黃花閨女嚟！

張你不用損我！我看透了你們，男人全是一路的貨。去你的金不換吧，你號充大少爺，還

靠林黛玉賣身子貼你（指滿的床舖）再瞧瞧賴瘦子，病得都剩一把骨頭了，一天不還挨賴皮匠幾頓好挨！我這麼天不管地不收，自由自在的，還找個男人來壓在自身上啊？

「敲着鞋釘的賴皮匠忽然停止工作，狠狠地盯了她一眼。這人生得矮矮的，頭上長着癩瘡，不時拿縫鞋的錐子在頭上擦着。境遇不好，心情變得很壞。自以為是正當的手藝人，夾在這一羣牛鬼蛇神當中，

十分驕傲，同時十分委屈，不免有些牢愁鬱塞，怨氣衝天的樣子。

賴皮匠（以下簡稱賴）（冷冷地）別吹牛了吧！

張 你說什麼？

賴 你吹的什麼牛！誰不知道你跟石敢當——

張（緊接着）什麼石敢當！

賴 嗯，石敢當，警察局的老總，這兒老闖娘的叔叔，怎麼樣？——他要聞一聞你屁股，你不夾着尾巴跟他跑才怪呢！

張（輕蔑）噢，一個巡警兵，什麼大不了！他當了大總統，拿洋鼓洋號『大大帝——大大帝』娶我，我還不嫁呢。

金 他要是用宮娥彩女，龍鳳花燈，全副鑾駕接你呢？

賴 說得好聽！你是在三十三天上頭給玉皇大帝蓋瓦的，人家高攀不上！

「藍花樣子掠開了，坐起來一個蓬頭散髮，面如黃臘的女人，她是阿滿，賴皮匠的妻子。從小無父無

母，賣給人家做了頭，人長得難看，主人更不喜歡，打罵是常事。過份的折磨變成她嚴重的肺病，二十幾歲頭上被主人打發出門，嫁了賴皮匠。生活困難，她成了丈夫的出氣筒，病也更重了。這是一種心志俱灰的人，生存對她已經完全失去了意義。

阿滿

（以下簡稱滿）（咳嗽，喘急半晌）又吵什麼了？大清早的，別鬧了吧。

賴（怫然而起）你瞧你！一睜眼就這麼愁眉苦臉衝着我，瞧你這神氣，我就知道我這

一天準倒霉！

滿少說一句吧，我活不久的了。天保佑，讓我和太平平的去了吧。

賴你去你的，誰攔着你！一看見你我就有氣，就知道我這一輩子再沒有出頭日子！

張（跑過去）混蛋！有你這麼對自己家小說話的，她都病成這個樣子了。（對滿）別

理他，賴婆子今兒好過一點嗎？

滿總是這樣。（有氣無力地）我是不會好的了。

金（搭訕）還是我們胖姐好良心！（對張）時候差不多了，咱們該上市了吧？

張 我知道（從蒸籠裏拿兩個饅頭擱在桌子上）吃兩個饅頭吧，我擱在這兒。

滿 （驚喜）怎麼能吃你的，張奶奶。

張 生病的人，別老是折磨自己，看開點兒，慢慢養養，就好了。

滿 （一心祇在饅頭上）饅頭你留着賣錢吧，我也吃不下。

張 別假客氣了！熱騰騰的吃點兒，人生來就爲這張嘴，不吃點兒怎麼成！

金 （不覺嚥着口水）是啊，熱騰騰的吃點兒。（笑向張）我——我也來一個好嗎？不  
要多，祇要一個！

張 饑癆鬼，就你要緊！先把攤子弄出去了再說！（走向右門）來，幫着我。（將要進門，對  
滿）不害臊的，你就會欺侮女人！（下）

金 （生了氣，對着張的背影）什麼好東西，用得着你神氣！你去打聽打聽，你金大少爺  
先前是幹麼的？什麼名件沒上過嘴？早五年你下帖子請我整桌的魚翅席，看我睜你  
一眼不睜？我希罕你這個不乾不淨的饅頭！你眼睛長到腳底下去了，多麼摔了交才

認識人，你也不看看我是老幾，你是老幾？（說得意，彷彿又回到他肥馬輕裘頭指氣使的當年；可是回頭一看，阿滿祇是病恹恹的跌着，賴皮匠又坐下作活去了，對他的誇耀沒一個人有興味，他又不幸地墮落在現實的泥淖裏。）老天爺沒公道，誰知道我一個百萬家財的大少爺，也有一天虎落平陽，掉到這個倒霧地方來！（他禁不住下意識地看看那兩個饅頭，搖搖頭，輕輕嘆了口氣。）

滿 （怯怯地）老賴！

賴 （餘怒未熄，並不抬頭）嗯？

滿 是我不好，別跟我生氣！——那兩個饅頭你吃了吧。

賴 （停了活）你不想吃？

滿 （點點頭）嗯，我什麼都不想吃。

賴 （心有點軟了）怎麼了？（跑近她）你神色不大對。

滿 （眼淚簌簌地流下雙頰）我心裏難受……我想……我怕這早晚就要——（哽

塞)

賴 瞎想什麼，慢慢會好起來的。

滿 會嗎？……(嗚咽地)我真對不起你，累了你半輩子。

賴 別嚕嘛了。饅頭趁熱吃了吧。

滿 不，你吃，你要做活，吃東西才會長力氣。

賴 我不要緊，你吃吧。

金 (忍不住嚙唾沫)吃吧，天氣冷，一會兒就涼了。

「阿滿捧着胸脯咳嗽起來。」

金 (涎着臉)你們真不吃呀？(被吸引似的跑近去)那——那就請了我吧！

「他拿起一個饅頭，張又撥一個蒸籠上，順手一掌，夾手把饅頭打落在桌子上。」

張 你幹嘍？

金 (一楞)我幹嘍？



張 你要臉不要？

金 什麼要臉不要，我——（忽然想出一個理由）我看看還不行嗎？

張 上頭描着花，你看個屁！（拿起饅頭，往阿滿懷裏一塞）快吃！（接着向右門走，向金

不換）叫你來幫着，聽見了沒有（下）

金 （大爲惱恨）這個胖女人，簡直不講理哩！你這麼對大爺，大爺還幫你上街做買賣，憑麼就爲你佈施我這點兒吃的？憑我金大少爺這身份，就算窮還不到這個地步呢！

〔林黛玉自左門闖地跑進來。這女人瓜子臉，大大的眼睛，生成楚楚可憐的樣子，可是叫那一臉濃厚的脂粉給弄醜了。現在滿臉油光，脂殘粉褪，樣子更難看，滿眼疲怠的神氣，一看就知道是個專度夜生活的「夜貓子」。她本性善良，多愁善感，且富於幻想，如果境遇好，很可以叫有「才子氣」的男人着迷，不幸她却祇是個書窩裏的姑娘。十年前金大少爺替她贖了身，滿想從此跳出火坑，可以超生了，沒想到結果還是重墮風塵，而且做的是跑棧房的下等妓女。這是孽債，她心裏想，她現在必須爲金大少爺還債了。她穿一身半新不舊，顏色刺眼的花綢旗袍，脅下挾一隻皮篋，一手正食婪地抽着半截香煙。〕

金 （一看見她，有了發牢騷的對象）黛玉，你回來了！（沒頭沒腦地滔滔）我告訴你，

一個人千萬別窮。全世界的人都是他媽的勢利鬼你關的時候人家哄着你，捧着，你放個屁都是香的。有一天你窮了，人家就遠着你，躲着你；在街上撞見了，拿眼睛望着天，脊梁對着你。連他媽賣饅頭的混賬女人都來欺侮你！

林黛玉（以下簡稱林）你又嘮叨什麼？

金 你不明白我說的是錢，錢，錢，有錢使得鬼推磨，人就是錢做的，懂不懂？（緊接着伸手）好了，給我點兒！

林（莫明其妙）給你什麼？

金 錢哪，我的大奶奶！

林 我哪來的錢？

金 你出去一整夜，這時候回來，還能沒有錢？你別騙我！

林 誰騙了你了！

金 我看看。（一手搶過她的皮篋，翻了半天）怎麼，真沒有。（疑惑地把皮篋交還她）

別在什麼秘密機關裏藏起來了？

林 什麼秘密機關了！又不成我吞了，藏肚子裏去了！

金 老地方——襪統子裏有沒有？（說着就要搜）

林 怎麼了？（把烟尾丟在地下，一手推開他，怨憤地）天下也我你這種男人你就甘心

戴綠帽子，叫女人出去賣身，也得有主客才成。人家東游西蕩地挨了一夜回來，也沒

聽你一句好話，就知道跟我要錢，我是你的搖錢樹啊？

金 （貧嘴）搖錢樹倒好了，我就怕你是個掃帚星！

林 （氣得發抖）你說什麼，你你的良心叫狗吃了！我享了你多少福，今天跟你受這個

罪！先前你那些得寵的，一個個遠走高飛了，你怎麼不拉着她們？我是走千家敗萬戶

的掃帚星，你怎麼又咬住我不放？（泫然欲涕）

金 你瞧你，說說笑話你又當真！

林 俗語說，『惡語傷人六月寒，』你說笑話，也不怕舌頭壓死人（禁不住抽抽咽咽哭

起來)我哪輩子作的孽,偏偏遇見了你!早晚我這把骨頭叫你啃光了,還讓善堂來替我收屍!

滿 (吃着饅頭,自言自語地)唉,也是作孽!  
金。 別哭,別哭,算我不好。你一哭我就心煩。

[饅頭張拿一根扁担重上。

張 (氣憤憤的對金不換)你有耳朵沒有一賊你作事就偷懶,儘知道逗女人。

金 咱們橋歸橋,路歸路,你少管閑事!

張 你今兒個到底上街不上街?

金 (傲然)沒工夫。

張 (把扁担穿在担子裏)你真不去了?

金 (動搖,嘴却還是硬)等一等!(訥訥的向林)有煙捲沒有?

林 (氣鼓鼓的)沒有。

金 你剛才抽剩的那個煙蒂呢

林 扔了。

金 (從地上找着了，嘆息似的) 女人真沒法子，不知道這世道的艱難！(用力吸起來)

張 你知道(弄好了担子)走！

金 (機械地) 走！(走到担子邊) 唉，一個大少爺，誰知道竟落到給賣饅頭的挑担子！

(他挑起担子，張薇抱着應用東西，向左門走。剛到門，金不期然地喊起「要吃火熱的——大饅頭來——」)

林 (半天，沉重地透過一口氣來) 唉！(頹然坐下) 我們這過的是什麼日子啊！

張 看開點兒吧，林姑娘。嘻嘻哈哈活的命，憂憂愁愁得個病，無病無災就是福氣。像我這

麼不死不活的，才叫受罪哪。(掙扎着下了床)

張 (站起來要扶她) 你要什麼？

張 (用手按一按，意思是你願自己做活) 我起來坐坐，骨頭都躺酸了。(她顫顫抖抖)

的摸索到桌邊坐下，懶又坐下做活，她向林）你還沒睡過吧？

林

（像沒聽見）窮要窮得乾淨，苦也要苦得太平啊。見天儘是吵嘴，生氣，臉一個個的鼓得像十殿閻羅。回頭又是老闖那一對，什麼聞太師了，賽觀音了，不是逼債，就是罵人，『家鷄鬧得團團轉，野鷄鬧得滿天飛』……這哪是人過的日子啊——

〔吊舖頂上坐起來一個人，打着呵欠，推開破棉絮，默默坐着，像還在做夢。大家不知道他名姓，因為他唱過戲，所以管他叫『戲子』。絢爛過去了，希望滅絕了，自暴自棄地活着，有時自己還是死是活都不知道。日子是艱難的，拖拖拉拉，有時借，有時討，就這樣的苟延着殘喘。弄到錢，又拿去喝酒，終日迷迷糊糊，不知所云。〕

滿

（接着林的話）活着總是苦，口眼一閉，就什麼都完了。唉。

林

（幽怨無窮）我也是好人家的女兒啊。沒來由落到了火坑裏，強打笑容伺候人，也還罷了，偏偏又遇見了那個冤家，我當是天老爺開恩，總算把我超度了，誰知道跳出了火坑，臨了還給你打下十八層地獄！

滿

也難怪你，林姑娘。可是你紅的綠的穿過，甜的鹹的吃過，花花世界都見識過，說什麼

還比我強！我祇要過一天像你那種日子，將來見了閻王爺，也有交待了。

戲子（以下簡稱戲）（懶洋洋地）你要見閻王去。幾時動身呀？

滿（白他一眼，像是自語）誰有力氣跟你鬧笑。（提起心事，四面看看，煩躁地）這個地方好髒啊。亂七八糟，煩死人了。

戲 髒就髒吧，左右是個小客店，跟文明衛生湊不到一塊。

賴（站起來）爬下來掃地吧，戲子。別搭你的大爺架子了！

戲（像受了侮辱）你怎麼老叫我掃地？

賴 不叫你叫誰？這屋子還不是你們幾個混蛋小子糟蹋的！算我祖宗沒積德，會跟你們住到一起，見天不做事，還整夜的鬥牌，喝酒，胡攪一氣。……

戲 你管得着嗎？

賴 好，我不管！——回頭賽觀音來了，你有本事也叫她別管。（自右門下）

戲（懶懶地從吊鋪上爬下來）賽觀音又怎麼樣？紅眼綠眉毛的我都見過，我怕她一

個開小客店的臭娘們！

滿 你就收拾吧。你不要緊，回頭又該小妹倒霉。

林 賽觀音怎麼這陣子儘打小妹？

滿 (指指攔樓) 還不是爲的他。

林 楊七郎？——他不是跟賽觀音扯了？

戲 他跟賽觀音扯了，可跟小妹好上了。賽觀音恨她妹妹剪了她的邊，儘找妹妹的岔。

林 聞太師也不管她？

戲 那個獨眼龍，活忘八，他管得了賽觀音！賽觀音背着他儘偷人，可是當了面就鬼迷張

天師，迷得他七葷八素。『色字頭上一把刀，』瞧着吧，好戲在後頭呢；將來就許爲這

個鬧出一樁人命案子來！

(正說着窗外忽然探進一個人頭，瞎了一隻眼，僅有的一隻眼睛却特別靈活，向着屋子四面八方骨碌碌亂轉。頭髮花白了，禿着頂，兩撇鼠鬚，高顴骨，牙齒爬在唇外，一看就知道這是個刁鑽刻薄的傢伙。



他就是這見的店主人，因為姓聞，人稱聞大師。平常信佛修行，見人開首總是和氣地笑笑，一面却在心裏打人主意。愛錢如命，有一個習慣的動作，跟人談着談着，忽然神情緊張，伸手到口袋裏掏摸，摸摸丟了錢沒有。進一間屋子，必先在窗戶或門縫裏偷看一會，然後才肯進去。

戲

（發見窗外有人，他逼緊喉嚨）瞧，那個活忘八來了。

林

（輕輕嘆了一口氣，隨口幽幽地唱起來。唱的是叫做『知心客』的一種小調）

好兄呀好弟，

吃的什麼兒醋，

好劫好妹爭的什麼風，

耶呀，人生何處不相逢。

愛呀愛愛呀，

耶呀，人生何處不相逢。

（她打着呵欠，向右屋跑進去。歌聲繼續傳出來）

入無呀千日好，

花無呀百日紅，

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

耶呀，鐘鐘撞虛空。

嘍呀嘍呀呀，

耶呀，鐘鐘撞虛空！

〔剛唱到一半，聞太師從左門進來，平白無故誰也不對的笑了一臉，鬼鬼祟祟四面張望着，顯然在偵察什麼。——阿滿低低地呻吟。——戲子惡意地看着他。〕

〔賴皮匠從右門抱着一堆鞋襪子，用圍身兜着進來。〕

聞太師（以下簡稱聞）（齷齪一笑）早，賴皮匠。咱們這兒就你像個人樣，又老實，又能做活，等着吧，你的好日子在後頭。

賴（不高興他）你說什麼？

聞 我說你勤快，臨出門還做活。（沉吟地）喂，我跟你打聽一件小事。（壓低聲音，極秘密的樣子）她——她來過這兒沒有？

賴（故意）誰？

聞 (更低聲) 我家裏的——她來過嗎?

賴 賽觀音啊?

聞 (不高興他這稱呼,但是——) 嗯;她來過?

賴 我沒看見。(一同身願自己跑了,把鞋揸子倒進担子裏去)

聞 (低聲罵了一句) 他媽的! (笑容收斂了,一隻眼睛骨碌碌的亂轉一氣忽然——)

賴皮匠,這件事,咱們可得先講開了,打這個月起,你得加店錢。

賴 (回過身子) 什麼,加店錢?

滿 (殺豬似地叫起來) 哎喲,老闆,咱們已經出到三塊錢一個月了,你還要加!

聞 你們倆口子才出三塊錢。天地良心,你瞧瞧,你們倆佔了我多少地位? 一張床就比誰

都大,還有這些個樣子了,担子了,滿眼儘是你們的世界。我是信佛的,菩薩在上頭,看

你們可憐,我不要再多加一塊錢吧。

戲 你這個牢房,到底要住多少人,收多少錢?

賴 你倒會詐人，你要把我們逼死了，還怎麼着？聞太師，修修心，積點德吧。你那把年紀，雙腳踩着棺材邊了，你還用這個心機，儘打塊二八毛的算盤。

聞 (叫屈似地) 天知道，我逼死你幹麼？菩薩保佑你長命百歲，發財發福吧。可是咱們說在頭裏，店錢一定得加。打這個月起，我在城隍廟裏捐了半斤琉璃油。——這是好事，你明白？

賴 我出錢，你行好？菩薩有眼睛，不叫天雷劈你才怪！

聞 (怫然) 你這叫什麼話！不是我好心腸，早叫你們滾蛋了。說給你，你不信，我早晚燒香拜佛，就爲的替你免罪過。(蛇心佛口) 瞧你神氣就知道，你前一輩子造的孽大了。(指滿) 她爲什麼害這不陰不陽的邇邇病？你爲什麼老跟人長針短針縫鞋子，縫完了叫人泥裏去踩，這都是報應，是菩薩罰你的，懂不懂？

賴 (大吼) 媽的，你成心找我來了！(用拳頭在聞眼前一幌，聞後退一步) 你要錢，我有命跟你拼！(挑起皮匠担，從左門出去)

聞 (吃了一驚) 好大聲啊,小雜種忘八羔子!

賴 (站在門邊) 誰是忘八啦!別客氣了吧,聞太師(下)

聞 (氣得半晌開不得口) 爛舌根的,叫你挑一輩子的皮匠担,瞧你有出息沒有?

戲 (白開一眼,對滿) 咱們走。我陪你到院子裏晒晒太陽去吧。

滿 (站起來) 好吧,我胸口悶的氣也喘不過來了。

戲 出去的好,再呆這兒準得悶死。(同向左門走)

聞 (順水人情) 對了,帶她出去晒晒太陽,太陽不要錢。你這人不壞,行得好心有好報。

你等着吧。

戲 (滿出去了,他又回來) 我這也有報應!

聞 (慷上天之慨) 有你多行行好,將來還有上台唱戲的一天,還得紅起來,紅得跟譚

鑫培一樣——

戲 一定?

聞 你記着這個話，沒錯兒：『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若有不報，時辰未到。』

戲 那你先給我點兒報應好不好？

聞 我怎麼能給你？

戲 那容易辦，我欠你的店錢，你給勾銷一半就成了。

聞 (立刻翻了臉) 別打哈哈了吧，戲子。作好事還想賣錢？你心術這麼壞，將來還能上台唱戲！告訴你說，報應是報應，店錢是店錢，說在頭裏，你欠我的，一個鎊子也不能少！

戲 老狐狸，瞧你急的！你一肚子鬼胎，還裝成滿臉的仙氣呢！(下)

(聞又輕輕的不知道咒了一句什麼。四面看看，見沒有人了，側着耳朵聽了一回，蹣手蹣足，要從吊梯爬上欄樓去偷看。剛爬了兩級，牛三從左門進來，偷偷跑到他背後，猛咳一聲；他嚇得趕快退回。)

(牛三) 一個報販子，手裏拿一疊報，耳朵上放半截香烟。嘴快而碎，冷言冷語，愛開玩笑。

聞 (跳起來) 小子，你怎麼青天白日嚇人！

牛三 (以下簡稱牛) 我咳嗽還得先跟你登記嗎？(嘻皮笑臉) 你找楊七郎(秘密

地)別去,她也在上頭。

聞 (低聲,懇切地)誰在上頭?

牛 我今兒批報還短一塊錢,你借給我,我再告訴你。

聞 說真個的,她真在上頭?

牛 哪個她呀?

聞 你說——

牛 我不知道。

聞 (肅然斂容)什麼窮開心呀!牛三,我警告你,玩笑不是這麼開的!(從壁角拿起一把掃帚,憤憤然用掃帚柄通着攔樓的樓板,忘其所以地大叫起來)楊七!楊七!楊七!

[睡在攔樓上的楊七,一骨碌坐起來。是一個身體結實的年青人,濃眉大眼,皮色黧黑。從小在瀝三和流氓堆裏打滾,弄得混身的流氓氣,對社會和人類懷着憎恨和不信任。好處是豪爽,多少有點俠氣。還未泯滅的赤子之心,偶然一閃爍,還想着從這生活的泥淖裏爬出去,可是陷得太深,自己也失却信

心。他的職業是偷竊，在這一羣中却是生活比較舒齊的一個，蓬鬆他的衣飾上也能看出來。

楊七郎（以下簡稱楊）（大聲）誰？

聞（顯然有點懼憚）我——是我。

楊（一掀被站起來）你乒乒乓乓，搗什麼人還睡着，就跑來搗你媽的鬼！

聞 我有事，你怎麼開口就罵人！

楊（順手在牆上摘一件短襖披上，從活梯上很快地下來）你要幹麼？

牛 他丟了一件活寶，問你檢着了沒有？

聞 胡說！（臨時找詞）我——我問你有什么東西沒有，揀好的，便宜的，我要買。

牛 你比人還聰明，專收黑貨，吃賊贓！

聞 笑話，你當我是誰？你這麼冤枉好人，要下拔舌地獄的，你知道嗎？

楊（滿肚皮不高興）我正要問你，錢帶來了沒有？

聞 什麼錢？（下意識地摸着口袋，並且避遠一點）



楊 錢錢，你裝什麼蒜！昨天你跟我買的那隻錢，說好五塊錢，你當場給了三塊，還有那沒給的兩塊呢？

聞 （一直從內衣口袋裏掏出一隻錢來）價錢不對，這錢不值那麼些，你不能叫我上當。

牛 對了，楊七的東西來路不正，能怎麼殺價就怎麼殺價。

聞 （這回真急了）媽的，你是居心搗亂啊，什麼話都要你插嘴！

牛 好，我不說。讓你一個人搗鬼去（背過身去）

楊 依你說，這錢價錢不對？

聞 不是我說的，我找三家鐘錶店估過，他們說機器太老了，有毛病。

楊 （一伸手）那乾脆你把錢還給我！

聞 這何必！忙不迭地把錢藏起（咱們都是規矩人，說一是一，說二是二，我說過買你的，怎麼能失信。

楊 那麼再補給我兩塊錢，缺一個錘子我不幹！

聞 好辦，好辦，自己朋友，咱們商量商量……

楊 (爆發) 商量個屁！我有那麼多工夫跟你磨菇，不會躺着養養神去見天不打好主意，就計算着怎麼揩油，佔人家便宜，搜搜刮刮叫你老婆拿去貼漢子！

聞 (狼狽) 你怎麼那麼不客氣？

楊 滾，去你的！你要客氣？跟你說話都算倒了我十輩子窮霉。

聞 (敗退) 好，賊小子，你記着，有一天我會教你認識我姓聞的是誰！(下)

牛 真夠瞧的，這老傢伙！

楊 我一見他就膩胃，也不知道他是來幹什麼的？

牛 你真不知道？瞧他那縮頭縮腦的樣兒，還不是找那母老虎來了，他怕齊觀音躲在欄樓上跟你吊膀子。你有這大好氣，也不換那忘八一頓！

楊 我犯得着？他那把老骨頭還不夠吃我一拳！(往樓梯邊走)

牛 喂，別忙，我可真有事找你來了。

楊 (站住) 怎麼？

[石小妹從左門上。她長得相當豐滿，粗中帶細，怯怯的。孤苦無告，依着姊姊跟姊夫過日子，到處看人眉眼，折磨受得太多，遇事祇有退縮。但底子是厚道的，很單純的，所以雖然懦弱，却有堅固執。她穿一套印花洋布棉襖袴，還算整潔。一進來，她就回身向着後面——]

石小妹 (以下簡稱妹) 打這兒走，老伯伯。

[接着後面進來了老頭，這人年齡行將七十，白髮白鬚，紅臉，身體健康，精神極好，耳聰目明。無論在何處手中都離不開一根帶皮的樹棍子，這是他的拐杖。他爲人和善，說話時總是笑着，一連的答應着。『好。』不會動火，不會惡語傷人，就是別人罵他，他也不回罵，頂多說一兩句微諷式的笑話而已。但他不是軟弱，不過無意與人較量吧了。他對人往往知對子女，自己也真像老祖父，愛給人希望，給人溫暖。他有點迷信，不得已時就說『這是前世的冤孽。』他揣着一口小藥箱，慢慢走進來，四面看看——]

老全 (以下簡稱全) 好好，多謝你，多謝你。就是這一間吧。  
妹 不，這一間住滿了，你到隔房看看，那兒還有舖位空着。

全（閉閉地觀察着，對楊和牛和氣地點點頭）哦，店裏客人不少，還對付。您是包月呀，還是住一宵就走？

全 我是浪蕩江湖慣了的，到處都一樣。先住下來再看吧。（他們往右屋走）  
楊 小妹，你別走，我有話跟你說。

妹（看他，似乎要說什麼，終於默然地點了點頭，跟全下）  
楊 你找我又是借錢？

牛 算你聰明。昨兒晚晌失風賭輸了，批報還短錢，你勻我一塊。

楊（給他錢）拿去，走吧。

牛 當然走，我還能不識相，叫你們碍眼。楊七，真有你的一箭雙鵰，姊妹倆全上手了。可是賽觀音不是好惹的，當心鬧出什麼風流案子來，回頭上了報，叫我給你馬路上大喊去！（匆匆自左門下）

「小妹重上，無言地對楊看了半晌，低頭弄着衣角。」

楊 (責備地) 你昨兒又失信了, 小妹。

妹 (看看他, 又低下頭弄衣角)

楊 我不明白, 你怎麼老躲着我?

妹 (自語一般) 我沒有。

楊 我知道我不配跟人講交情, 我是個扒兒手, 下流東西, 叫人家輕賤, 叫人家瞧不起!

妹 (怨抑地) 你知道我沒有這種念頭, 你有意叫我難受。

楊 (差不多就像咆哮) 小妹, 你替我想! 水往低, 人往高, 哪一個生成是小偷的料? 就

不指望成龍成虎, 難道還不想做個乾淨人! 是誰叫我生在窮人家? 又是誰叫我自小

就捱餓, 捱打, 捱罵, 逼得沒有路走!

妹 既然你心裏這麼委屈, 你爲什麼不改改行呢? 你這麼年輕!

楊 難道我不想? 可是你看看清楚, 我處的是什麼地位? 我是掉在井底裏, 沒有人肯拉我

一把。祇有這個地獄一樣的地方, 還能讓我待下去, 也祇有這兒那些一輩子沒出息

的人能跟我混。你殺人放火，綁架勒索，搜搜刮刮都成，可是一個小偷，到哪兒都沒你走的路，連監獄裏都瞧你沒出息，不讓你長住！（驀地跑近她）小妹，你給我一句真心話，你究竟對我怎麼樣？（一把捉住她的雙臂）你說！

妹（尖叫起來）哎唷，放手！

楊 怎麼了？（發見她臂上的傷痕，愛撫地）又是賽觀音把你打的？

妹（滿臉淚痕）小楊，我求求你，你要是真心喜歡我，你再也別碰我了。我害怕，我受不了這個苦。

楊 賽觀音對你怎麼樣？

妹 她見天沒事找事，她罵我，打我。我知道她恨我就是爲的你。小楊，你跟我姊姊好過不是聽我的話，你還是跟她好去。

楊 我沒跟她好過，我恨她！她要再這麼欺侮你，我就跟她拼了！

妹（捧着他的胳膊）不不，你千萬別胡來！

楊 別害怕，像我們這種人，沒什麼再可怕的。咱們拼一條命，自己找活路去！

妹 （幻想地）你帶我走！

楊 嗯，我帶你走。

妹 （嚮往——）真的，我們走吧，小楊，走得遠遠的，走到天邊，不比天邊還遠的地方，你好好找個事，我幫着你做飯，洗衣服……

楊 （興奮地）那你主意打定了？

妹 （點着頭）嗯……（忽然——）啊，不成。我姊姊跟姊夫一定不會放過我的。

楊 你怎麼那麼胆怯？

妹 不是胆怯。小楊，做人真是可憐哪！我想過許多好事情，可是沒有一件做成過……走，

這也是癡心妄想啊。

楊 你難道還沒有吃夠苦？

妹 嗯，我苦夠了。（決心地，又似報復地）再不能苦下去的時候，我就——

蕊 (期待) 怎麼樣?

妹 (輕緩然而有力) 我去死。

楊 (急掩她的口) 小妹，我不許你說。你怎麼那麼死心眼?

〔老全跟林黛玉上。她手裏拿一本破舊的紅樓夢。〕

全 謝謝你照顧，咱們以後是一個屋檐底下的人了。你好精神，躺在床上還看書。

林 心裏驚得慌，又睡不着，看着解悶。

全 你一邊看書，一邊兒哭，又是怎麼回事?

林 (說起來還傷心，用手絹擦擦眼淚) 您不知道，這書裏頭寫的是真苦啊。

全 哦。『聽評書下淚，替古人擔憂，』真有這個話！你看的是什麼書?

林 紅樓夢——您是打哪兒來的，老伯伯?

全 (微微一笑，爽朗地) 你瞧我這樣兒呢？生成的勞碌命，頭上沒有一片瓦，腳底沒有一方土，就靠我這副老骨頭，背着藥箱到處跑。



林 您是走方賣藥的？

全 賣藥的！定州的眼藥，北京的百效膏，紫金錠，梅花點舌丹……我那口小箱子裏全有。

林 （同情地）您滿頭都白了，還這麼辛苦？

全 （快活地，一種胸襟豁達，樂天知命的態度）沒法子。我原先有個好兒子，又能幹，又有孝心，可是閻王爺跟我吃醋，吊走了。接着是我那個老伴兒，（說笑似地）你瞧她那個良心，她就扔下我一個孤老頭子，找我們那孝順兒子去了！

〔小妹深深地看着楊，然後寂寞地從左門出去。〕

林 （向楊）小妹又是眼淚汪汪的。楊七，你少惹她，也省點是非。

楊 （一肚皮鬱塞）我沒惹她，（顧自己上了攔樓，悶悶地躺着）

全 那位姑娘是這兒的——

林 （接着）老闆娘的妹妹。

全 這姑娘不壞，長相好，心地厚道，可是個小可憐兒。老闆娘很兇吧？

林（訝異）噢，您這人真怪！您剛來，怎麼那麼清楚。

全（笑了）你覺得奇怪？東西南北到處混混，人又上了年紀，見識多了，冷眼看看人，也猜個八九不離十，對不對？

〔打左門進來了金不換和小斗子。小斗子是一個小癩三，還不到成人的年齡，心理上却已經完全是個成人，並且開始腐爛了。整天生活在街上，檢垃圾，偷竊，求討，搶刮小孩和女人手裏的食物，還有打架詐人，樣樣都來。滿臉污垢，一頂破鴨舌帽罩在後腦勺，一件破西裝的上身，長度直到膝蓋以下，腰間又束一根哪兒拾來的絲圍巾，襪子十分滑稽。眼睛不是斜着，就是翻着，說話時常常用手一拍胸脯，翹起大姆指朝後一甩，流氣可掬。他跟在金不換後面，大模大樣，神氣十足。〕

金（很有興味地）嗨，這倒有趣，你說下去，小斗子——

小斗子（以下簡稱斗）你猜，我昨兒一天，進了幾趟局子？一大早我去檢垃圾，跟人搶一個爛蘋果，我兜頭一拳，打破了他的鼻子，那小子就掛了彩，他媽的，滿臉血，我就叫『條兒碼子』抓進局子去，關了一天才放出來。可是到了黃昏，你猜怎麼着？（得意地）我又進去了。

金 (鼓舞地) 怎麼又進去了!

斗 肚子餓，沒吃的，我走到一家糖食舖裏，就偷了一個麵包，給掌櫃的叫逮住了，打了我兩巴掌。你打了不就結了，他媽的還叫送局子。好，去就去！(一拍胸脯，做個習慣姿勢，儼然是「大亨」神氣) 老子怕了不偷，偷了不忙。局子裏還能吃人哪！

金 (起哄) 好傢伙，你一天進去了兩回！

斗 (一斜眼) 還沒完呢，急什麼！到了半夜，局子裏又把我放了。我一口氣跑到那家糖果舖，他媽的，你跟我過不去啊，好，我檢起一塊磚頭，對準玻璃窗，豁朗！好傢伙，一下子打得粉碎。我就抓了兩把糖，自己跑到局子裏，說：『我又來了！』那巡長一拍桌子，說：(用上海話) 『小廝三，儂尋啥開心，去去去！』你瞧有趣不有趣？

「大家笑起來。」

金 (大笑) 小廝三，看不出你這麼狠！

全 (贊嘆似地搖著頭) 這個孩子！這個——

金（這才看見了全，向林）這老頭子，哪個垃圾桶裏檢出來的？

林（不理他，對斗）你這個人，怎麼一點孩子樣兒都沒有？我看你長大起來怎麼辦！

斗（不服氣地）長大了？長大了還不是這麼辦！

林我不跟你說，可是我告訴你，下回別再上這兒來了，老闆娘討厭你，知道嗎？

斗（又是一拍胸）我拍他媽的賽觀音？她是什麼東西，他媽的賽——

〔正說到這裏，賽觀音出現在他背後。看見她，使人有一種情慾和罪惡的感覺。紫銅一樣的黑臉，頰上泛出一點健康的紅色，一雙重濁的，善於勾引男人的眼睛，眉心用手斜出一條殷紅的「僧紗」，額上經常貼一對小圓膏藥。頭髮梳得精光，衣服整整齊齊，包着她結實圓熟的身體。她是一朵墨粟花，妖冶而有毒性。生於罪戾而出於罪戾，她所受的有非非常人所能受，而她的狼與潑也常常超過人們的想象。她跑進來，一手撐着腰，靜靜地堅定地當門一站。林黛玉忙不迭做手勢傳消息給小斗子，他一回頭也不免吃了一驚。〕

斗 啊，閻奶奶，你——你好？

賽觀音（以下簡稱賽）小鬼，你還沒死？

斗 (油嘴滑舌) 我死了你怎麼辦?

賽 (走近, 聲色俱厲) 我再跟你說一遍, 不許再上這兒來, 下回再在這兒看見你, 別怪我不好!

斗 來看看你, 還不行嗎?

賽 少廢話, 滾!

斗 (慢慢退向門口) 我剛學了幾個小調, 給你來一個開開心吧。

賽 快滾, 少惹我生氣!

斗 唱一個『三請諸葛亮, 四氣老閻娘,』好不好?

賽 (一躲脚) 滾! 聽見了沒有?

斗 (撩撥地唱起來) 『潘金蓮私姘西門慶, 砒霜毒死武大郎!』

賽 還不走?

斗 『九尾狐狸精出世, 亂世爲王!』

賽 (趕過去) 你作死了,短命鬼!

斗 (逃了出去,又探進半個身子) 不聽拉倒,我還不高興唱呢!(然後從容地縮回去)

〔金不換嘆喛一聲,賽回頭,他趕快忍住,老全忍不住大笑。〕

賽 (忿忿然) 笑什麼?

全 我笑笑你也生氣,老鬧娘?

賽 你是誰?

全 一個走方賣藥的,借您寶店耽擱幾天。

賽 住店的,你懂規矩不懂?——出門人,少管閑事!

全 (笑笑) 你別多心。咱們這還是頭一回見面,我不能一來就衝着你哭對不對?

〔小斗子在門口出現。〕

斗 走了嗎,那雌老虎?

賽 你還不滾!

斗 (刷的一下不見了，一忽兒又鑽出來，指指點點唱着) 賽觀音，兇又兇，看見男人眼就紅，咚格噹咚一嚙咚！(扮個鬼臉，倏的又不見了)

[大家又笑。賽惡狠狠地環視着他們，慢慢走向右屋，却情不自禁地往欄樓望。]

金 (有意在虎頭上拍蒼蠅) 他不在那兒，鬧奶奶。

賽 (回過身子) 你說誰？

金 楊七郎，那個偷兒爺。

賽 誰問你來着？

金 你沒問。我當你找他呢。

賽 (找題目) 瞧你們這屋子，髒得還像人住的！早晚儘糟蹋，當這兒是十八層樓呀，國際飯店？僱着百來個茶房伺候貴客，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借端向林) 小妹上這屋子來過沒有？

林 (掩飾) 我沒看見她——我不知道。

金（故意撩她）來過，坐了老半天，剛才我看見她跟誰說話來着。

賽 跟誰說話？

金 不是跟楊七郎，是跟——對了，（向全）剛才小妹不是跟你說過話了？她說——她說——

賽（冷笑一聲）金不換，你少在我跟前耍花槍！你的心肝怎麼長的，我看的雪清（暗示地）打開天窗跟你說吧，我站得直，坐得穩，我誰都不怕，憑你這點本事，想跟我搗鬼，提着木人兒上戲場，還差一口氣呢！（毅然決然，跑上攔樓去）

〔大家交換着眼色，金走到攔樓底下，仰起頭。大家留神着攔樓上的動靜。〕  
〔賽上了樓，楊從地鋪上站起來。〕

楊 你來幹麼？

賽（酸酸的，然而十分從容）你不許我來？

楊 這兒不是你該來的，你下去！



賽 (陰險的媚笑) 現在有了好的了, 一看見我就討厭了!

楊 你不走, 我走!

賽 (隱忍) 好, 我祇跟你說幾句話。

楊 我跟你沒話說。(要走)

賽 (咬着牙) 你真狠心, 我千種壞也有一種好, 你說摔就摔, 把我摔得這麼遠! (從牆上摘下一根藤鞭, 有意義地玩弄着) 小楊, 好漢不打受傷的老虎, 話說在頭裏, 你別逼得我太厲害, 把我逼急了, (——用藤鞭力辟小兒, 聲震屋宇, 攔樓下的人都駭了一跳) 我什麼事都幹得出來!

楊 把鞭子給我!

賽 (狠毒地) 急什麼! (有意義地看看鞭子) 我也許能拿它給你辦點事呢。

[楊不了解她話裏的暗示, 佛然一轉身, 匆匆下樹, 從左門出去。賽看看他的背影, 冷笑幾聲, 胸有成

竹地跟着下了樓。

金 聞奶奶，小攤子上地方還乾淨吧？

賽 (斬釘截鐵) 骯髒乾淨，你管不着捏鼻子做夢，睜着眼睛當忘八，你還有臉爬在竹竿兒上乘涼，說俏皮話呢！(滿臉殺氣，一陣風出去)

金 (不覺羞惱，却不敢當場發作，等她走了) 他媽的臭娘們，什麼神氣，你送我我還要！

林 (恨他不爭氣) 人家要你，你是大少爺(哀怨地) 咱們過的是什麼風光日子，平白無故去撩她。叫她枉口毒舌的糟蹋，你開心啊？

金 (頹然) 又是我不好。(牢騷) 人窮了，反正什麼都不好。

全 這種女人最好少惹她。她是一團野火，沾着了準把你燒死！你瞧他手裏那根藤鞭，滿是殺氣，回頭小妹準倒霉！

林 (警悟) 哎喲，好毒的心，她拿楊七郎的鞭子打小妹！

全 剛才那個小傢伙，叫小斗子的？他跟那娘們又是怎麼回事？

林 這不是這回事！小孩子嘴頭子鬆，到處亂說她跟楊七郎的事，她怎麼不懷恨！

全 唔。（自語似地重複着）怎麼不懷恨！（走向右門）讓我收拾收拾舖位去。（下）

〔饅頭張拿着一隻空蒸籠自左門進來。

張 （一看見金）你倒好，早點剛下肚，拍拍屁股就溜。

〔剛說完，後面氣喘喘追上來石敢當。他混身腫脹，像一個砲彈。制服褲管直吊在小腿上。行動顛，愚而好自用。在警察局裏吃了十幾年『公事飯』，還是一名巡警，什麼都沒有混出來。人們嘲笑他，尊他爲『局長大人』，他也樂於答應。在這一幫人中，他自以爲他的地位很可以自傲。

石敢當 （以下簡稱石）（蹣跚地）叫你一起走一起走，你跑得那麼快幹麼？

張 要你尾巴一樣跟着我！叫你看一看攤子，你跑了怎麼辦？

石 （儼然『公事』中人口吻）不要緊，我叫人看着。有我一句話，人不敢含糊。

金 （得了尋開心對象）局長大人好！多年沒見着你啦。

石 小子，我昨晚不還上這兒跟你打牌來着？

金 喲，你瞧我這個記性！現在是什麼好風把你吹來了？

石 （莊嚴）我剛下差。

金 局子裏下了差，胖姐這兒就上差了！——說正經的，你怎麼不早點來？剛才這兒差一點沒出事。

石張 （同時）什麼事？

金 還不是你那位姪小姐賽觀音就差跟楊七郎打起來！

石 （原來如此）扯淡，這也值得大驚小怪！

張 賽觀音這一陣子可真潑得不像話了，你也不管管她！

石 我又不是她老子，我自己的事我還管不了呢。（對她作起嘍來）咱們那件事，我等了三天，你怎麼回信也不給我一個？

張 （故作不知）哪件事呀？

金 嗯，哪件事呀？

石 (憨態) 你瞧你! (扭捏) 我不來了。

張 你不說我怎麼知道?

石 你真忘了我——我——

張 噢。(想了起來似的) 你是要我——(模仿着他的憨態) 嫁你啊?

石 (大喜) 你答應了?

張 (嚴肅) 你臉子白?

石 (一呆, 立刻拍拍胸脯) 我良心好!

林 胖姐, 說真的, 別瞧石敢當, 他倒是老實人!

石 (得了意) 你瞧, 林姑娘明白我。

張 對不住, 你來晚了。——

石 (着了急) 還有比我早的?

張 我受夠了! 女人哪, 不嫁人是苦, 嫁了人是更苦——

石 (趕快接住) 我跟你保險,我不是那種男人!

張 (語氣沒斷) 我先前那個死鬼,高興了還好,一發脾氣,就老是一手拉着我的頭髮,拳打腳踢的亂來。……

石 (勃然) 那不成,現在的文明規矩不行打女人,我得把他抓進局子去!——人呢?  
張 死了,早進了棺材了。我的局長大人!

〔大家笑起來。〕

〔裏面忽然傳出慘厲的號叫聲,和藤鞭打人的聲音。〕

石 (顛頂) 混帳!我在這兒,誰敢打架,我準把他抓進去!

林 小妹,準是賽觀音打小妹!去呀,你快勸勸去!

石 (退縮,顯然有點怕他的姪小姐) 娘兒們的事,隨她們去吧。我——我也管不了。

〔幾豬似的哭喊聲繼續着,要在空氣中爆烈了似的響答聲。——戲子猝然自左門上。〕

戲 快來,大家勸勸,小妹要給打死了!(很快的又下)

張 (怒吼) 潑婦，造反了，有這麼打自己妹妹的！(猛推石) 走！膿包，這也害怕！(很快地出去，石跟着狠狠地下)

〔金不換也緊跟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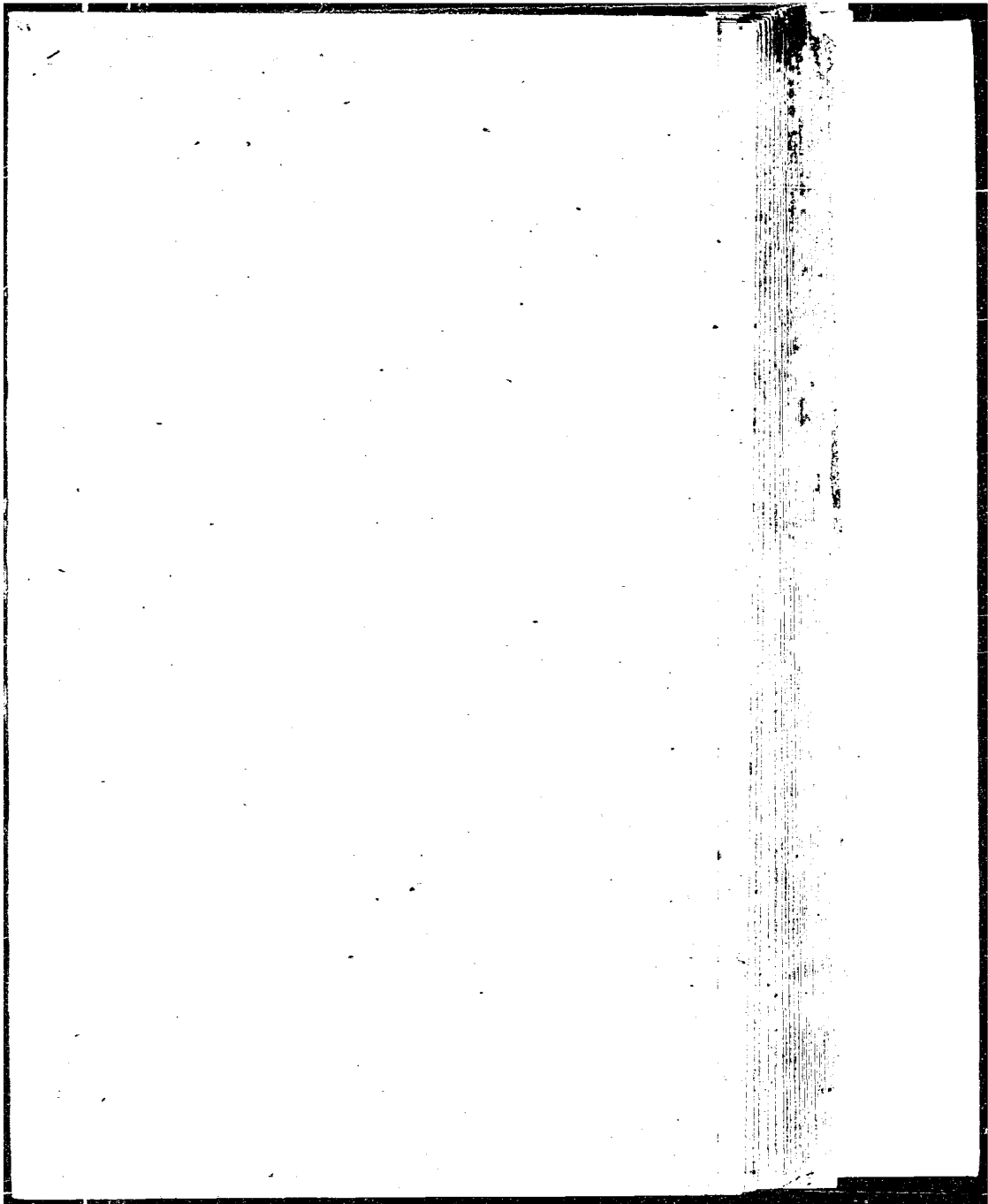
〔哭喊聲。——全自右門上。〕

全 怎麼，小妹挨打了？

林 (歇斯的里地) 這個地獄，這個鬼地方，我真受不了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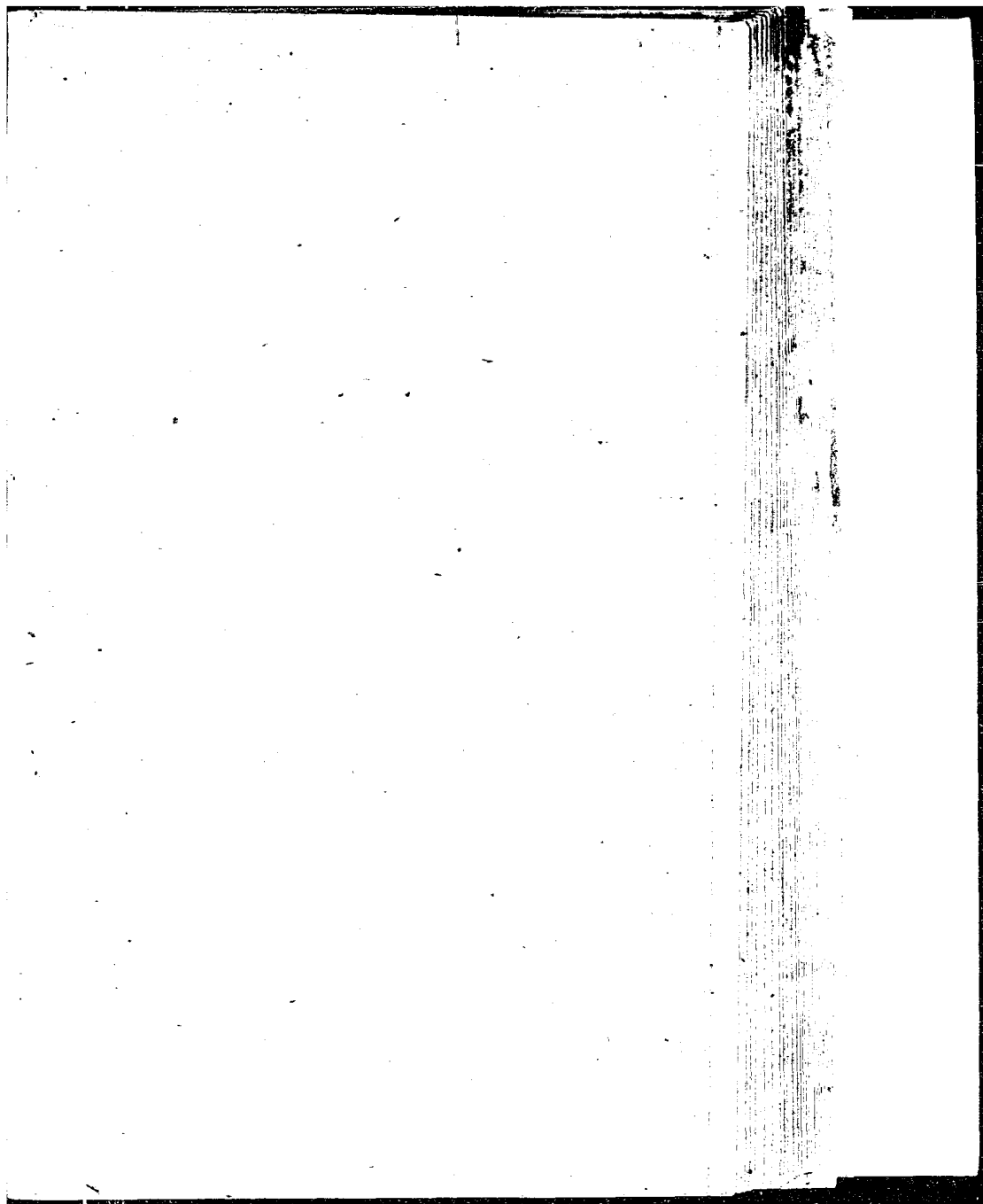
全 (緩重而有力) 別難受，地獄早晚要坍的！

——幕





第 一 章



幾天以後還是在這小客店裏。

是晚上，窗子緊騰騰地關着。屋子裏點着兩盞煤油燈，一盞掛在閣樓的支柱上，一盞掛在吊舖旁邊的壁上——睡在吊舖的最上層，一伸手就夠得到。光線不大好，屋子裏人又多，弄得烟霧迷漫，真有點像地獄裏的光景。

在閣樓底下的破竹椅子上，阿滿倦意地毫無慾望地坐着。離她不遠，賴皮匠拿一副骨牌排在方凳上過五關，過了一次又一次，大有不進不休的意思。林黛玉坐在靠壁一張小凳上，借壁燈的光，寧心致志地看紅樓夢，看到傷心處，頻頻用手絹拭淚。

屋子中間有一局牌九，就在那張小方桌上，石敢當，四喜子，牛三和金不換各據一方，賭得正熱鬧。戲子也站在桌角吶喊助威。石敢當是莊家，滿頭大汗，看情形自然是賭輸了。這一牌下注的數目不少，散家的牌也都已翻出，大家駭陣相待，祇等莊家把牌揭曉。石敢當百脈貫張，用盡平生之力，『拍』的把牌一翻——接着剎那間的靜默，散家爆發出一陣歡呼，他却身子冷了半截！——

石 (呆了半天) 又是統配啊? (他把帽子掀在腦後，摸摸頭皮，然後默默的配了錢)

〔大家嘻笑顏開，金不換和牛三擠眉弄眼，十分得意。〕

石 (揩一把額上的汗，用力洗着牌) 今兒這個牌有冤鬼的!

金（誘惑地）不要緊，風頭轉了就好了。（得意地數着手裏的錢，忽然看見了林，訝異地）你怎麼還沒走？

林（顧自己看書）別管我。

金什麼別管你，現在是什麼時候了！

林我知道什麼時候。別攪惑我，看完這一回就走。

金（過去一手搶過書，就拿着書『拍』的在她頭上敲了一記）你有毛病沒有？成天的紅樓夢，一輩子看不完的紅樓夢。（不屑地）你真把自己當林黛玉了！

林（搶回來）給我，我看我的紅樓夢，又礙了你啦？

牛快去吧。別再看什麼書，惹你的小相公生氣了！

林（輕蔑地）他配哼！

石（大發見）你在我背後看書啊？（推開牌，一躍而起，向林）我說今兒個怎麼儘輸錢，敢情是你搗的鬼！

林 噢，真是的！老虎不怪怪山，你自己輸的錢怎麼怨我？

石 你懂規矩不懂，賭錢就忌諱這個！你在我背後看『書』，我賭錢怎麼能不『輸』不成，我得跟你算賬！

林 你說什麼——

金 （推着她）得了得了，走吧，我的大奶奶！

林 （嘆一口氣）冤家，我哪輩子欠你的債！（預備走）

金 （不滿地）就這麼走，也不裝修裝修門面——你拿鏡子照照你那張臉，誰要你打扮打扮吧，嫂子。打扮得漂亮，也是我們金大少爺的面子！

〔林停了步，從皮篋子裏拿出粉來勻了勻臉，然後從左門出去。〕

金 （向牛）別缺德了吧。（向石）咱們接着來，別就誤了正事。

石 （餘怒未息）不來了！在莊家背後看書，有這個道理！

金 （央告）來吧來吧，現在沒有人看書了。

石 (強硬) 不來!

金 (跟牛擠擠眼) 我推莊, 你打好不好, 局長?

牛 對了, 金不換推莊, 咱們打吧。翻本要緊!

石 (本性愛賭, 心動了, 嘴還硬) 翻什麼本!

〔四喜子, 一個清道夫。破棉襖上罩一件紅布背心。生得短小精悍。頭腦極簡單, 躁急莽撞, 性如烈火。

他不耐煩地一拍桌子——

四喜子 (以下簡稱喜) (大聲) 到底來不來?

石 (出其不意) 你嚷些什麼?

喜 愛來不來, 乾脆點兒, 別磨菇! (說着就站起來)

石 (立刻軟化) 好, 來就來! 你急什麼?

〔他們入了局, 牌九又開始。

〔賴皮匠五關似乎總過不通, 一生氣搗散了, 把牌亂洗一會。

滿 (疲憊不堪地) 你幹麼?

賴 你沒看見我在過五關？

滿 (咳嗽) 總是過不通，老過做什麼？

賴 放屁，你怎麼知道我過不通！

滿 別過了。我心裏懸得慌，跟騰雲似的，我怕今兒個…… (期望地) 你跟我說說話吧。

賴 (毫不理會) 我沒話說。

滿 唉…… (絕望地掙扎着爬到床上去)

石 (翻出牌，石破天驚地猛吼一聲) 天九 (以為必勝，喜形於色)

金 (從容地翻出牌) 地罡！

石 (一怔，一手捫着自己所下的注，向對方察看了一會) 不對，你偷牌！

金 (舉起兩手，手掌向着他，靈活地轉幾轉) 誰偷牌了，你瞧？

牛 別瞎疑心了，局長大人！

石 (亂找着業已出過的牌) 兩張地牌全見過了，怎麼又來地罡！

喜（一收錢站起來）不來了！不痛不癢的，沒來了幾牌，儘是他媽的岔子。（到自己的舖位上去躺著）

石（疾風迅雨地收回所下的注，也站起來）不來了！小子不是人揍的，專做翻戲抬轎子害人，這算賭錢哪？

牛 你知道我們做翻戲害人，你跟我們賭個鳥？

金 瞧你這個窮相，輸了不到兩塊錢，就跟家破人亡似的，還叫你做局長大人啦。

石 我希罕你叫？告訴你，小子賭錢就賭個規矩，懂不懂？

金（露出本相）規矩——幹麼？

石（聞所未聞）什麼，「規矩幹麼？」

牛 是呀，規矩幹麼！

石 你連這個都不明白？

牛（假癡作聾）嗯，我不明白。你明白？





金 (數錢) 一塊二 (向牛) 你呢?

牛 (拿手裏銀角給他看) 你瞧!

戲 來! (向金伸出手) 我吃兩毛紅吧。

金 (白眼) 你又吃紅?

戲 (仍然伸着手) 大家香香手啊。

[全老頭在這時候慢吞吞從右屋進來。]

金 (神氣活現) 沒有我們欠你的! 你是瓦崗山上坐地分贓的單雄信，這兒吃紅的祖宗!

戲 (伸出的手收不回來，十分窘迫，順勢一轉，指着金不換的鼻子) 愛給不給，你怎麼出口傷人!

金 (大有「大爺有錢」的意思，拍拍腰) 傷了，怎麼樣?

戲 (竟然沒奈何他) 我沒怎麼樣，你要怎麼樣?——你神氣啊!

牛（看不過去）他媽的金不換，又甩你的臭脾氣給他！

金（吃硬不吃軟）我又沒說不給。（拿出錢來給戲子）拿去。

戲 我不要！

牛 拿着吧，給了你你又裝蒜！（搶過來，塞在他手裏）

（已經拿着了，還是訕訕地）不要……

牛 走，上醉八仙去。

全 贏了錢了吧，又喝酒去？

金 老頭兒，你也喝一杯去，怎麼樣？

全 多謝你！我年青的時候拿酒當性命，沒早沒夜泡在酒店裏，現在可是沒這個勁頭了。

牛 那你進能喝酒，我倒想看看你喝醉了是個什麼樣子。

全 醉跟醒全一樣，朋友。從前不喝酒也是迷迷糊糊，現在可是再喝多也不會醉了。

金 咱們走，老頭兒一嘀咕就沒完。

牛 走！(向廚子)要喝酒跟着跑，你要裝腔作勢可沒人請你！(和金同下)

戲 (神情懊喪，百無聊賴地一上一下拋着手裏的兩毛錢，拋了一陣子，忽然——)媽的，我要它幹嘍！(痛苦地把錢丟到地上)

全 你怎麼不去？

戲 (賭氣似地)我去幹嘍？

全 你不高興？

戲 (爆發)我高興，誰說我不高興了？落到了這個倒霉地方，高興不高興還算一回事！

死了人還不是不瞅不睬的倒下完蛋！

全 一個人活着不能儘往壞處想，朋友。

戲 不往壞處想怎麼樣？人倒了運，就是地上的泥，誰高興都睬你一脚。把你睬到了十八層地獄，一輩子也甭想翻身！

全 (觀察他的神情)你先前真唱過戲？

戲 唔，唱過。

全 唱京戲？

戲 崑曲。

全 哦，崑曲是不時髦了。——你先前大概唱紅過？

戲 別提了，老朋友，『好漢不提當年勇。』你進過戲院子，看過那些名角兒的戲沒有？

鼓點子一打，燈一亮，角兒還沒出台，台底下來不及叫好。可是你想不着一個背了時的戲子是什麼樣兒。——你瞧我像個紅角兒不像？看客是瘋子，捧起來把你捧上天，摔起來也摔你個半死，我要儘想着從前，不煩死也早把自己折磨死了！

全 說不定有一天，有一天時來運轉，你還能不能上台？

戲 你看我能不能？

全 你還能唱吧？咱們來一段熱鬧熱鬧好不好？

戲 我沒這個興致。你請我喝酒，三杯下肚，我也許就能唱。

全 (鼓腳)說真的,我看你還成。少喝酒,振作振作,還是上台混混吧。哪怕掃邊跑龍套,掙個戲份兒,也比耗在這兒強。

戲 我還指望上台? (出聲地苦笑起來)多謝你,老頭子。可是崑曲沒人聽了,我的好日子過去了。—— (他笑得像哭)我還成完了,我這一輩子早完了!

全 別難受,一個人自己不要完,就沒有完的時候。

戲 (頹然半晌,忽然滿地亂找,嘴裏喃喃着)我還是去的好。

全 到哪兒去?

戲 (找到了錢,鄭重地藏到口袋裏)醉八仙,我還是到醉八仙喝酒去! (自左門下)

〔全哀憫地目送着他出去,慢慢踱到賴皮匠後面看他過五關。〕

〔死寂而沉重的夜。遠處一個算命的瞎子彈着三絃緩緩走過。接着是哀涼而纏綿的叫賣聲:「火

腿粽子,五香茶葉蛋!」——「檀香橄欖啊——賣橄欖!」

〔賴皮匠五關還是打不通,煩亂地把牌搞亂了,站起來。

全 不過了?

賴 (看他一眼也不答話，默默地往外走)

全 別走！我跟你說句話。(跑近他，回頭去看看滿的床，輕輕地)這兩天你得當點心兒。  
賴 當心什麼？

全 你看不出來？賴嫂子神色不對……我看——快了。

賴 (不耐煩)讓她死去，死的好，死的乾淨！(說完就走，自左門下)

滿 (撩開帳子坐起來)老賴出去了？……他說什麼？

石 (出一張牌，大聲)要你死！(滿吃了一驚)

喜 (也出一張，慢悠悠地)你也活不了——(攤牌)你幾點？

全 (向滿)你躺着吧，又起來幹麼？

滿 (咳，喘息)今兒個不知道怎麼了，坐也坐不住，躺也躺不下。(用奇異的目光四面看着，掙扎着下了床)

全 你——你要什麼？

滿 我要看看，四面看看。（全扶着她滿在室內看了半環，忽然深沉地嘆息起來）我心裏好煩啊。（跌坐在椅子上）

全 別煩，咱們撩撩天，說說笑吧。

滿 老伯伯，你瞧瞧我這個命，從小賣給人家做丫頭，連自己爹娘是誰都不知道。挨打挨罵的挨大了，嫁了人，我想該有個出頭日子了，誰知道還是苦，還是苦……

全 老懶是老實人，他待你不錯。

滿 冤家都是冤家，噯，不提他了。老伯伯，我就想問你一句話——

全 你要問什麼？

滿 （鄭重）你說做人到底有報應沒有？天上到底有沒有菩薩？

全 （含糊其辭）我想……也許有——也許沒有。

石 （忽然插嘴）老滑頭，你這叫什麼話！

滿 那麼我們這一輩子吃夠了苦，下一輩子也許還得吃？



全（明白了她的意思）不這一輩子吃了苦，下一輩子就享福了。

滿（滿意）見了閻王還吃苦不吃呢？

全（索性說謊到底）當然不。苦命的人，死了就太平了。閻王爺一見你，進說（裝作閻王爺的口氣）『賴嫂子，你來了！歡迎歡迎！你在陽世是個好人，我知道，你不用下地獄，回頭我就送你上天堂……』

石（又插一句）你聽見閻王爺說的？

全你接你的龍吧，局長大人，我自然知道的。

石（索性停了牌）你怎麼知道？

喜（大聲）喂，出呀！

石（出牌）忙什麼！

全（接着講，就像講神話似的）就這麼着，閻王爺派一對白鶴送你上天庭，一直送到南天門，左金童，右玉女，頭上萬道金光，脚底五色祥雲，手拿長旛，笑嘻嘻的接着你，說：

（裝作玉女的聲音）『阿彌陀佛！賴嫂子來了，早聽閻王爺說她是個好人，咱們快帶她見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去吧。她的苦吃夠了，也該享享福了！』

滿（驚不住笑了）那是真的？

全當然真的。

滿您沒騙我？

全我怎麼能騙你！

滿但願這樣吧。

全那是一定的。

滿（充滿着樂觀和希望）可是我病要是還能好起來，閻王爺就讓我多活幾年吧。

全（笑着）你還沒有活夠？

滿（貪婪地）我一天好日子還沒有過呢。（求生的慾望愈着）讓我再活幾年，祇要死了不會再吃苦，活着苦就苦一點兒吧。

全 (哀憫地) 活着總是苦, 死了就好了!

——管他鑽鑽着天堂的時候, 閻太師已經出現, 左窗口, 現在他從左門跑進來。

滿 你怎麼知道死了就好了? (向滿, 酷虐地) 告訴你, 好不了, 你還得苦, 到了陰曹地府更得苦!

全 (如從懸崖下墜萬丈深淵) 呀, 我的天!

滿 (憤激) 閻太師, 你這是怎麼回事? 她上她的天堂, 你開你的小客店, 這些個事跟你什麼相干, 你也要管!

全 笑話, 我怎麼不能管她還上天堂, 叫我到哪兒去?

滿 天堂也是你們有錢人包的?

全 不管是誰包的, 你們那一幫子配嗎? 成天吵啊, 鬧啊, 騙啊, 偷啊, 儘不幹好事! (指着石

和喜) 你們大燈大亮的點着賭錢, 也不怕老天罰你們!

喜 (猛地把牌一拍, 站起來) 罰罰你的祖宗十八代!

聞 (齷齪一笑) 別罵人, 四喜子罵人要折陽壽的。賭沒好處, 你記着掙錢不容易, 你是大街上一掃帚一掃帚掃來的。(突然高聲, 轉向全) 你們那一幫子, 什麼東西! (切齒地指着攔樓) 楊七那小子更混蛋, 做了扒兒手不算, 還敢打人家娘兒們主意, 傷陰騭, 害天理, 看他將來有好下場沒有! 我是可憐你們, 才容你們在這兒, 不然看我不叫你們一個個滾他媽的蛋!

喜 大家全滾蛋, 你喝西北風去!

聞 你怕我有了房子沒人住啊? 拿你們幾個店錢, 還是拖泥帶水, 半賴半欠的, 我有個屁用! (轉向滿, 戟指着) 你們兩口子的店錢, 我早說了, 不加可不成。你還想上天堂啦, 告訴你, (陰毒地) 欠了我的債, 你就死了, 共也寫陰狀燒了到十殿閻羅跟前告你去, 叫你永遠不得超生!

滿 (一陣劇烈的震顫通過全身, 她忽然嚎啕大哭起來) 我的親媽呀, 我好苦的命啊! 老天爺, 你也要有眼睛呀, 我們苦了一輩子, 可沒做過壞事啊! (幾乎要暈)

過去)

全 (快去扶着他) 別哭,快躺着去吧。你身上有病……

滿 好苦的命啊,天哪,我們是冤枉的呀。(哭哭啼啼躺在床上)

喜 哭什麼,哭死了也是白搭,人還許拿你分了屍抵債呢!

全 (哄小孩子一樣) 得了得了,相信我的話,我不騙你,靜靜的睡吧。(替她下了帳子,

走向關) 做人別把路走絕了,(低沉地) 你明白麼? 你害了她了!

聞 怎麼我害了她了!

全 你送了她的命,她的嘴唇都轉了色了。瞧着吧,不是今晚,就是明天。

聞 (大聲) 那我說在頭裏,你趁早告訴賴皮匠,我這兒可不是殯儀館!

全 人心都是肉長的,聞太師。

聞 (凜然) 老頭子,我不認識你,誰知道你是什麼來蹤去跡,儘在這兒鬧扯淡。再說

你租的舖位在隔房,少到這兒來生是非。

全（憤怒的看了他半晌，似乎要說什麼，終於淡然一笑）好，我走，省得你礙眼。（自右門下）

聞（有點沒趣，看看喜和石，再看看攔樓支柱上那盞燈）你們不賭了，還點着燈？阿彌陀佛，有罪過的！（站到橈子上，一口就吹熄了燈）

喜 又吹燈！他媽的黑心店，鬼門關！

聞（橫他一眼，有意地向石）二叔，你真糊塗！你吃公事飯的，還不知道這兒都是些誰？跟他們賭錢，不會買紙錠到城隍廟焚化去！

石 我——我也是閑着沒事。

喜 沒事替人家床底下打更去，也省多少忘八操心！咱們全不是人，下回別再來這兒賭，再來是我孫子！（勃然往外去）

石（尊嚴掃了地）小子你要造反了！

聞 別睬他！（鬼鬼祟祟四面看看）二叔，我問你，你新近聽人說了什麼沒有？

石 沒有啊。

聞 (秘密地) 我家裏那個，叫人說了許多不好聽的話，還有說小妹的，你全沒聽見。

石 (有點偏促) 閑人說閑話，聽他們的！

聞 (一板臉) 你別忘了，你是她們的叔叔。她們要有什麼風吹草動，我就找你說話！

石 那——那——俗語說，『嫁出的女兒，潑出的水，』姪女兒的事，我更管不着。

聞 不成，你不管也得管！(又一次四面看看，秘密地) 這幾天她神氣不對，整天不見人。

影兒，今兒晚飯也沒吃，人不知道躲到哪兒去了，準是那小子勾引的！(痛心疾首)

那不成進的下賤女人，她當那扒兒手，真看上她了，那小子愛的是錢，圖的是我的家。

私。她叫鬼迷了頭，才會上那混蛋小子的當！早晚看我不逮住了他們，給他們來個半

死不活！

石 那小子是得給他點兒顏色！

聞 可是你也得幫着我——

石 我怎麼幫你？

聞 你幫我把風。要瞧見他們兩個鬼混在一起，逮着機會別放了他們，你明白嗎？

石 （慷慨）那倒好辦！（顯然還有顧忌）可是——

〔外面院子裏傳來楊七郎的歌聲，漸行漸近。〕

聞 那小子來了，我還是避開的好。（向外走。歌聲更近，他慌慌張張退回來，打窗戶爬出去。壓低嗓門）喂，你別走開，當心看看，逮着了機會，就給我報信。（關上窗，隱沒。）

〔楊七郎抑鬱地從外面進來。臉紅紅的，眼睛充着血，顯然是剛喝了酒。〕

楊 （一抬頭看見了石）你在這兒，石敢當。我正要問你，賽觀音究竟要把小妹怎麼樣？

石 （大模大樣）你這是問？

楊 嗯。你告訴她，打死人要償命的，她不能這麼折磨小妹！

石 這不是狗拿耗子，別人的家事也用得着你管？

楊 跟你明說了吧，是我看上小妹了，誰要糟蹋她，我不答應！



石（勃然作色）笑話！你這是哪一國的規矩，勾引了人家姑娘，你還充神氣，你真老幾！

——他媽的一個偷兒爺！

楊 我是偷兒爺，可是你就沒辦法治我！

石 瞧着吧，我要不辦你個竊盜，也治你個拐帶良家婦女的罪名！

楊 好主意，有本事你試試。我不是啞巴，到了法院我有話給他；反正聞太師跟賽觀音就是賊窩家，誰也逃不了干係。

〔全從右門上。〕

石 胡說八道，鬼才相信你。

楊 這是真情，不信也得信。實話說給你，石敢當，到時候你甭也想乾淨！

石 你他媽的變了瘋狗了，怎麼不問好歹亂咬！

全 兩位又怎麼了！

楊（不理全的問話）我不咬你，冤有頭，債有主。可是凡事有我在裏頭，你少插腳！你甭

個信給賽觀音。

石 我給你捎信啐！（忿忿而下）

〔半响。〕

全 楊七！

楊 （冷冷地看着他）什麼事？

全 我看你這幾天簡直管不住自己了，你得小心點兒。

楊 我用不着小心，我誰都不怕！

全 （解臂地）這也得看情形。你這麼鬧下去，進鬧出事來。（停一停）我老想勸勸你，你這麼年輕，人又聰明，不該埋沒在這兒。

楊 你叫我上哪兒去？

全 你有的是力氣，祇要肯吃苦，下河擔水，下地種田，到工場做活，哪兒不能去？你該明白你走的不是正路？

楊 我明白。這年頭走正路，還不叫人活活餓死！

全 也許。可是路是人走的，咱們總該還有別的路走。年輕人經不起担攔，春天夜裏短，做一場惡夢，醒過來天也許就亮了。

楊 (痛苦地打斷他) 你別說了！

全 怎麼？

楊 你知道我，心裏多煩，我連自己都不知道我該怎麼辦！

〔從左門進來了賽觀音。神情裝得極平靜，心裏却顯然有什麼在衝動。〕

賽 (四面看看) 就你們倆，他們都出去了？

全 嗯，全都坐茶館泡酒店去了。

賽 你怎麼不去？

全 我？(笑笑，知趣地) 我不去，我不吃酒，我要睡覺去了。(緩緩走向右門) 聞奶奶，你精神好，你們擦擦吧。(下)

賽（輕輕罵了一句）老不死的（沉默片刻，她走到阿滿的舖前，撩開帳子看了看，然後走向楊）小楊，我想跟你說幾句話。

楊（冷淡地）你要說什麼？

賽（從容不迫，顯然是有預備的）我知道你不愛聽我的話，可是生了瘡遲早得開刀，我們今兒個就把話說開了。（她往梯邊走）你來。

楊這兒沒有人，你就在這兒說好了。

賽不，攔樓上說去。（看他並不動）反正——這也是末了一回了。

〔楊略略躊躇，默默地向樓上走，用電筒照着，划一根洋火燃着了小几上的洋燭。賽在後面跟着。〕

楊有話快說——我沒有工夫。

賽（妒恨地）連這點工夫都沒有，你現在就這麼忙（她從鼻孔裏哼了一聲，像是冷笑，又像是輕蔑）你明白我的性氣，我不是那種提不起放不下的娘們。我從來不可憐人，也不願意叫人可憐，自然更不能硬叫人喜歡我。小楊，我不想別的，今兒個只要

你把真情對我漏一漏

楊 (閃避) 什麼真情?

賽 你不能就這麼把我陰乾着。有情份的好下去，沒情份了也說得開，天下沒有不散的  
酒席，祇要你給我一句話，咱們就一刀兩斷——

楊 你要我說什麼?

賽 乾脆一句：你是不是就這麼跟我扯了(逼緊一步)你說，別要含糊。

楊 你是明白人，我想也用不着多說，把話說得血淋淋的，也沒意思。

賽 (乘着他感情上的罅隙) 我什麼事都看得開，就在這上頭死心眼。我耳朵管裏還  
裝滿着你的甜言蜜語，親的熱的，我都記得。我不相信你的心就這麼狠!

楊 (堅決) 那麼我告訴你，我——(終於不可抑制的輕輕嘆一口氣，停下來，看着她，  
半天沒有話說。)

賽 (媚惑地) 你幹麼老看着我? 你還沒有看夠? (慢慢跑近他，像蛇一樣，用手圈着他)

的頸)小楊,我們真心好過,是不是我們好的能合穿一條褲子的日子,你記不記得?  
楊 (鬆開她的手,一橫心)跑開!別跟我再來這個!跟你說真的吧,我討厭你,怕你,受不了你那一套。我們沒好過,我壓根兒就沒拿我的心給過你!

賽 (隱忍)怕是又把你的心拿給別的女人去了吧?

楊 那你管不着。

賽 就這麼乾脆!(竭力壓制,從別一面進攻)也許我能替你做媒人呢?

楊 多謝你!——我用不着!

(兩個人都僵着)

楊 現在話都說完了,你走吧。

賽 (聲音已經顯然表示了她內心的激動,可是依然忍耐着)小楊,我勸你,順風的篷

子別扯得太足。我什麼都給了你,可是你現在說你壓根兒沒拿你的心給過我!

楊 你什麼都給了我(有點妬意地)你沒有給別的男人?

賽 (勝利地) 你吃醋還怎麼樣?

楊 我沒有這個胃口! (頓了頓) 可是憑心說,我沒有對你不起,我們好來好散。天下有的是男人,你用不着死纏着我。

賽 你就不替我想一想,整天待在這個陰戚戚的死地方,人都冷的像鬼;還有我的男人,那個獨眼龍,他就像貓頭鷹,黑地裏都瞪着眼睛看着我,不放鬆我。他怕我不規矩,更怕我偷他的錢,他逼得我簡直要發瘋!……

楊 難道你還怕開太師?

賽 不是怕,是膩他。我先前當你真心喜歡我,還指望你帶着我飛出去,離開這個地方,可是現在…… (顯然真有點感傷) 好了,先前的事情都不提了。你放心,雖然你對不起我,我決不跟你爲難。不過…… (欲言又止)

楊 (期待) 有什麼話你說好了。

賽 (裝點笑容,假作多情,慢慢靠近他) 小楊,知道我也是可憐人,我們到底不是冤

家，我們該大家幫忙是不是？

楊 幫——忙？

賽 (一字一字) 我知道你喜歡小妹——

楊 (倏的跳起來，離開了她) 所以你折磨她！告訴你，以後再碰一碰小妹我不答應！

賽 (胸有成竹) 一提小妹，瞧你急的！(甜甜地) 小楊，我是個古板人，化不開的。我跟

誰好就好到底。不論什麼事，是你做的我都不怨。既然你看上了小妹，我可以作主把她嫁給你。(停了停，看看楊的反應) 要用錢我來幫忙。——三百隻老洋夠了吧？多一點也行。

楊 (迷惑) 你說的是真心話？

(小斗子從左門進來，一看屋裏沒有人，他奇怪地四面看看，發覺賽和楊在欄杆上。他輕手輕腳地過去，從吊梯爬上兩級，就伏在梯上竊聽。

賽 你別疑心，我說得出做得到，小妹的事包在我身上。就怕有一個人不答應。



楊 (明明猜得出，却禁不住要問) 誰！

賽 (緊接着) 祇要有法子治他，你的事成了，綁在我頸子上的結也解了，你幫自己的忙，也算幫了我的忙。

楊 我不懂你的意思。

賽 你真不懂？

楊 我不懂。

賽 (狠毒) 那個獨眼龍！那死鬼！有他在世一天，你一天娶不了小妹，我也一天過不了好日子。你還不懂？

楊 (他慢慢想過來，吃驚地望着她，朝後退了一步，他的聲音是嘶啞的) 什麼，你說開

太師—— (賽觀音目光炯炯的看着他，他更緊張的做着摺人的姿勢，嘴裏喃喃地) 你要我把他——要我把他？

賽 (勝利地點點頭，鼓勵他說出來) 對了，對了，我要你把他——

楊

（猛然劈面啐了她一口）呸！你打的好主意！你想借我的手把你男人宰了，害了，用毒藥毒死了，你好得了他的家私，自由自在去尋野食；再一狀子把我告到衙門裏。你這殺人不見血的劊子手，一刀子害了兩個，回頭你乾乾淨淨，還跑到街上去看出殮！

賽

（她微微露出一點慌張，但竭力鎮定）你想到哪兒去了，小楊？我爲什麼要害你？我還不是爲大家打算。事情完了，我走我的陽關路，你帶着小妹遠走高飛。（半嚇半詐地）我不瞞你說，爲了你，我恨小妹，走開了大家都好，不然我還要折磨她。我管不住自己。（挑撥地）再說，你難道不恨聞太師？他吃了你的黑貨，還回過頭來咬你，你忘了他挑你吃過官司？

楊

你不用說下去了。我就信你說的是真話，我也不能幹這個。

賽

（楞了半晌）你真不幹！

楊

我說過了，我決不幹！

賽

（挑戰）那我還剩兩條路給你走？

楊  
你說

賽（很重）我不能叫人白白的欺負。跟你說明白了，今兒要不是你殺了我，就是我跟你沒個完！

楊（輕蔑地冷笑一聲）哼！

賽（受了傷害，本性完全顯露出來）你『哼』什麼？你這流氓，扒兒手，沒天良的！你當我是好說話的？你『哼』——『哼』——『哼』——（依着末兩個『哼』字，她狠狠地打了他兩巴掌。）

楊（一把撈住她一隻手，很快地扭過來；她被扭得背轉身子去，屈一膝支在地上。然後他憤怒地舉起拳頭，正要打下去，却在半空停住了；終於他鬆了手，順勢一送，她躡仆在地上。）滾滾開！我不打你，我打你髒了我的手！（指着梯子）你給我滾！

賽（很快的爬起來）你打！你打！（嚷着一頭撞上去，兩個就扭在一起）你打，你不打，不是你爹媽養的！

「營賽觀音打了楊七郎的時候，小斗子吃了一驚，就在那清脆的兩掌中，緊張地從梯上退下來。」

「窗子同時吱吱地響着，有人在外面輕輕拉開窗。」

「斗一閃身躲在牆犄角，向窗口望着。」

「窗開了，探進一個頭，是聞太師。像出洞的鼠，一隻眼閃閃有光，四面竊探。顯然聽到閣樓上的聲音了，他緊張地把頭縮回去。」

「斗知道他要進來了，慌慌張張，要找個地方藏起來，終於飛快地爬到吊梯的最上層伏着，偷看着下面的情形。」

「聞太師進來了，是一隻出洞的鼠——不，是一隻正待捕雞的黃鼠狼，機警地蹣跚着。閣樓上的一對正扭得難解難分。他緊張地走向梯邊，上了一步，一轉念間又退下來，四面看，似乎想找什麼，終於很快地從賴皮匠的皮匠担子找出一把割皮的刀子，再向梯邊走。」

「斗慌急地擱下壁上的燈，一口吹熄了，飛快地投向聞太師的腳邊。屋子裏驟然漆黑，同時發出『登巨響』。」

「聞殺豬也似的喊了聲『救命』，刀子同時落地。」

「樓上扭結着的一對倏然住手。」

楊 (一驚) 什麼?

聞 (驚叫之後,緊張地)誰,誰在上頭! (一瞬間想起來,誤以為是攔樓上搗的蛋,隨即頓着脚叫起來)好,狗養的!你們要謀害我啊?你們—— (突然一個主意,氣急敗壞地跑過去,摘下了吊梯,接着大叫)來人啊,大家來啊!

[樓上的人僵着,一時不知道怎麼好。

[全拿着燈自右門上,彷彿早料到有這一幕,他很鎮定。

全 大驚小怪,出了什麼事了!

聞 (有人在旁邊,壯了胆)楊七,你個小雜種忘八羔子!半夜三更把我女人關在攔樓上,你什麼意思!他媽的做了扒兒手不夠,還拐誘人家婦女啊。(向外大聲)二叔,二叔! (沒回音)他媽的去,報局子去,叫局子派人來!

全 (慢騰騰把燈放在桌子上,譏刺地)叫局子的人來看熱鬧啊,老闆?

聞 (忿忿然)該死該死! (手足無措地)人呢,人都死絕了! (似乎要出去找人,又站着向樓上大嚷)楊七你這小子,你有種你就別跑,你就——你就——

楊 我把你女人怎麼了，你看清楚了沒有？——你報局子去，我等着你！

聞 (向全) 去啊，告訴你報局子去！老混蛋，你聽見了沒有？

全 (白他一眼，冷冷地) 什麼體面的事情，儘找人(回過身去找着) 梯子呢，藏到哪兒去了？

楊 (大聲) 你讓我下來！

聞 (追着全) 別給他，梯子別給他！

[楊跨出欄杆，兩手攀着欄，垂下身子，一下就跳下地來，聞大吃一驚。]

聞 (當他要逃了) 抓住他，別叫這小子跑了！

楊 我不跑！(跑近他，一手抓着他的前胸) 走！

聞 (不明白他的用意，狼狽地) 小子，你敢撒野！你敢——

楊 走，我跟你到局子去！

賽 (故意地鷄貓子喊叫起來) 哎喲，小楊，你別到局子去！老頭兒，快別去，嚶嚶出去，我

沒臉見人了，你讓我下來吧！

聞（氣極，指着樓上大罵）你還要臉，你個騷狐狸，臭婊子！你賤得發霉了，自己送上欄樓去，你還有臉！

斗（忘其所以，竟對着欄樓拍手叫起來）好，騷狐狸，臭婊子！你在楊七欄樓上幹嘛？聞（大出意外）誰？（一看是小瀟三，氣上加氣）他媽的小鬼，你也來搗蛋！（說着直奔吊舖）

〔斗慌急地爬下來。聞瞎貓捉老鼠似的追了一陣，終於叫他溜烟逃了出去。〕  
〔就在他們追逐的時候，老全架好梯子，賽觀音下了樓。〕

賽（假氣假聲地扭着楊）哎喲，小楊，你害苦了我了！你叫我怎麼辦，我怎麼見人？

楊（猛然把她推倒在地）不要臉的，你這戲做給誰看！你們是串通了，詐我還怎麼賣？

賽（就勢檢起地上的切皮刀，作勢要自殺）哎喲，我不要活了！我不要活了！

聞（痛苦地癱瘓着，就像發瘋）你死，你死，快給我死！你這娼婦根！下賤東西！臭婊子！你

這作的是什麼孽呀！你給我丟這個臉，給我活現世！（他跳上跳下，終於結結巴巴，氣得話都說不出來。）

賽（拿着刀又撲到楊懷裏）小楊，都是你，都是你！（她把刀塞到他手裏）你殺了我吧，殺了我吧。（她顯然有一個目的，希望燃起聞的妒火，讓他們打起來，那把刀子好在聞太師身上試試它的鋒鏘，可是楊一手丟回了皮匠担裏。）

聞（對着楊和賽，指手劃腳，語不成聲）你……你……你……她……她……她……你們……你們……你們……（終於迸出一句）我不饒你！

全老闖，你這冒冒失失的是幹什麼呀！人欺負不了你的聞奶奶，你還看不出來！你先得聞奶奶上樓去，把事情弄清楚了再抓人還來得及。一忽兒人全進來了，你這麼樣是居心叫人看把戲啊？

聞我……我……他……他……（終於一把抓着賽）走，你跟我走！  
賽（仍然做她的戲）小楊，小楊！



全 (推他們往外走) 得了吧, 聞奶奶, 戲別做得太過火了!

聞 (拉着錢走) 走走! (向楊) 你……你……你…… (又瞥出一句) 有種別跑  
走吧, 走吧。 (推他們自左門下。他跑回來, 坐下) 噯, 這一對真是前世的冤孽!

[半晌。]

[阿滿的床上發出微弱的咳嗽和呻吟聲。]

楊 (也坐下, 狠狠地一拍桌子) 真是他媽的騷狐狸臭婊子!

全 (嘆爲觀止) 她當着男人的面跟你來這個, 真有她的! 這一來可好, 聞太師還不跟她鬧翻了!

楊 鬧翻了才怪呢! 獨眼龍就沒法子治她。他拿錢比女人看得重, 他不怕那騷狐狸偷人, 怕的是她拿錢貼漢子。你明白嗎? ——祇要那騷狐狸甜言蜜語連騙帶哄的一陣子, 瞧着吧, 他明兒還是甘甘心心當他的忘八!

[半晌。]

全（深意地）朋友，你該交運了，白白得一個黃花閨女，還有人送盤纏給你。

楊 你都聽見了？

全 嗯，都聽見了。我就在這兒（指隔房）門口坐着。我早料到陶太師要來。（頓了頓）

你怎麼樣？不見得聽那娘們的話，真把老傢伙害死了吧？

楊 我犯不上。

全 你沒覺得剛才那娘們直撥火，想挑你跟陶太師打起來。瞧着吧，那老傢伙總有一天壞在他女人手裏，用不着你插一手。太難了，那個娘們，千萬別沾她。我這麼大年紀了，可沒見過像她那樣的女人。她比瘟神還叫人害怕！

楊 我知道。

全 你要真心喜歡小妹，乾脆帶着她跑。不然就一個人走，走得遠遠的。你年紀那麼輕，還不必急着要娶家小吧？

〔滿在帳中猛咳着，接着是劇烈的喘息，最後含糊地，像從深谷中冒出來似的一聲「老——頓」

——「噫——」終於寂然。

全 賴瘦子不對！趕快立起，走向床邊，撩開帳門看了看，伸手到滿額上一摸，瞿然地縮

回來，身子跟着退後了一步。

楊 怎麼樣？（也站起來，跑近去）

全 完了，完了。（微微的慌亂）她男人呢？賴皮匠呢？

楊 準在醉八仙。

全 我找他去。（向外面走。）

楊 （寒聲）我跟你去！我不想待這兒了！

〔他們匆遽地出去，把沉重的空虛和寂寞留在舞台上。〕

〔遠遠的汽笛聲，火車聲。〕

〔寶轎的慘厲的叫聲若有若無地飄過。過後是死寂。〕

〔戲子喝得醉醺醺的，頭髮蓬亂，脚步踉蹌地跑進來，燈影模糊，悠悠忽忽地像是骷髏的跳舞。〕

戲 （荒漠地，闌珊地）全老頭，你要我唱？你聽着，老頭子——（於是他載歌載舞，用凄

絕人寰的聲音唱了長生殿中『聞鈴』那齣裏的一節：

臭旗旌旌，

背殘日，風襟影；

匹馬崎嶇怎暫停，

怎暫停？

只見陰雲黯淡天昏曠；

哀猿斷腸，子規啼血，好叫人怕聽。

兀的不慘殺人也麼哥！

兀的不苦殺人也麼哥！

蕭條凭生；

峨陵山下少人經，

冷雨斜風撲面迎。

〔唱到一半，小妹出現在左門，站着靜靜的聽。〕

妹  
（感動地）戲子，唱得真好！

戲 哦，是你。你說唱得好？

妹 嗯，好。

戲 你看我還能上台不能？

妹 （不信地）你還要上台？

戲 嗯，上台。小妹，你聽說過有個海月樓老闆沒有？

妹 海月樓？沒聽說過。

戲 你沒聽說過？海月樓，唱崑曲的羣玉班的台柱子——那就是我，你認識嗎？現在誰知

道世上還有個海月樓完了，我連名子都沒有了，人就知道管我叫『戲子』，他媽的

沒名沒姓的『戲子』！小妹，你知道嗎？人連名子都會死的。

妹 （有點害怕他的失常的神情）我不懂，你說什麼？

戲 我連名字都沒有了，我還活着幹嘛？……（頹然半晌）老頭兒呢？（四面看看，忽然

——）奇怪，今晚這兒好靜！（再一看，燈火搖曳，他試着咳一聲）見鬼了，怎麼陰風

慘慘的！

妹（不寒而慄）戲子，你別駭唬我，我怕。

戲（再試着咳一聲）人呢，人都哪兒去了，都死絕了！（看看床，風吹着帳子在颯颯的

飄動）賴嫂子也不在？怎麼沒聲音？

妹（睡看了吧，我看看。（怯生生的跑近去，撩開帳子看了看）啊——（驚叫一聲，飛速

地逃到戲子身邊，恐怖地抱着他的一隻胳膊，嚇得話都說不出來）她——她——

戲（一兩朝後退）怎麼了，她怎麼了？

妹——她死了！死了！

〔老全，賴皮匠，牛三，四喜子從左門匆匆進來，神情嚴冷。老全先跑上床去，把帳子完全撩在頂上，大家靜靜地站在床前。半晌沒聲音。〕

〔賴看看直挺挺的阿滿，滿臉淚痕，不發一言。〕

〔小妹跑到床前去，突地伏在床上哭起來。〕

妹 賴嫂子，你好苦的命呀！你怎麼不聲不響的就去了呀！

啞 別哭哭啼啼的，小娃！（煩躁地）你是借死人哭自己啊？

「小娃還是傷心地哭。」

全 （對賴）讓她上天去，上天享福去。趕快給她料理料理吧。

賴 （低沉地）想法子弄出去。

全 今晚就弄出去嗎？

戲 （似乎酒醒了，輕輕地向牛）在這兒攔一夜，不會壞吧？

喜 （瞪他一眼）壞什麼？她活着早風乾了！（向賴）怎麼樣？我替你買棺材去！

賴 （低頭，似乎沒聽見）

全 你有錢嗎？

賴 （麻木地）我就有一塊多，……明兒還要付店錢。

牛 大家湊一湊吧，我有兩塊，明兒批報用的。（摸着口袋）

喜 我才九毛多。（他交給牛三）

戲 我……（慚愧地）我一個鐘子都沒有。

全 我還有一點。（摸着口袋）可是全湊上也沒用啊。

〔沉默。〕

賴 （自語似地）怎麼辦！

〔沉默。〕

喜 找善堂來收拾吧。

牛 善堂晚上不開門。

〔沉默。〕

全 祇好等天亮再說。

戲 不成，一會兒聞太師又來鬧。

〔沉默。〕

喜 挪到荒場上去，扔了算了。

牛 那怎麼成！——犯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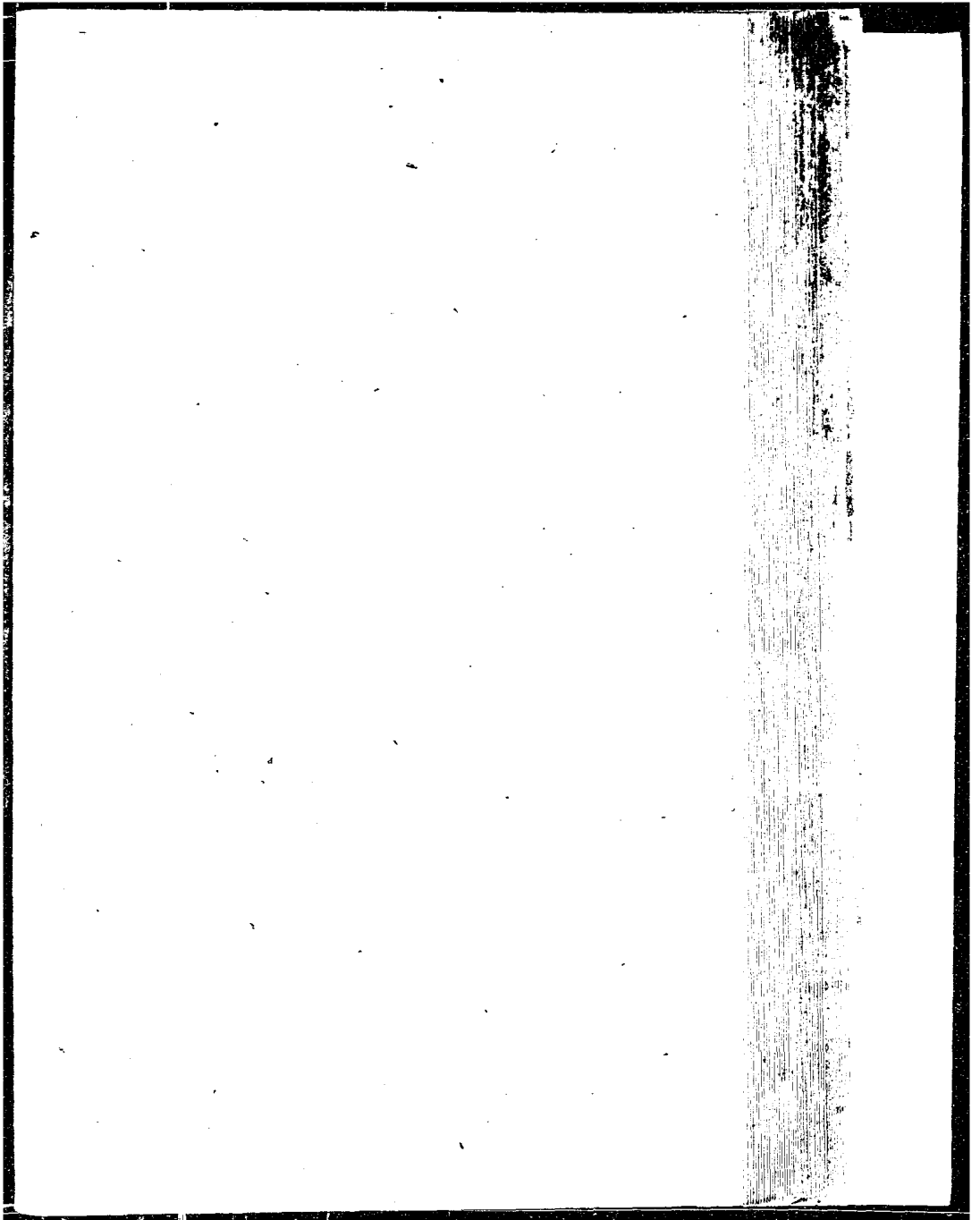


〔沉默——長長的，凝固的，悶塞的。〕

妹

（從床上抬起頭，苦悶地看看僵了似的衆人，半晌）你們都怎麼了……你們怎麼不說話……（半晌，絕叫似地）大家說話呀，說呀……我要斃死了，天哪（大哭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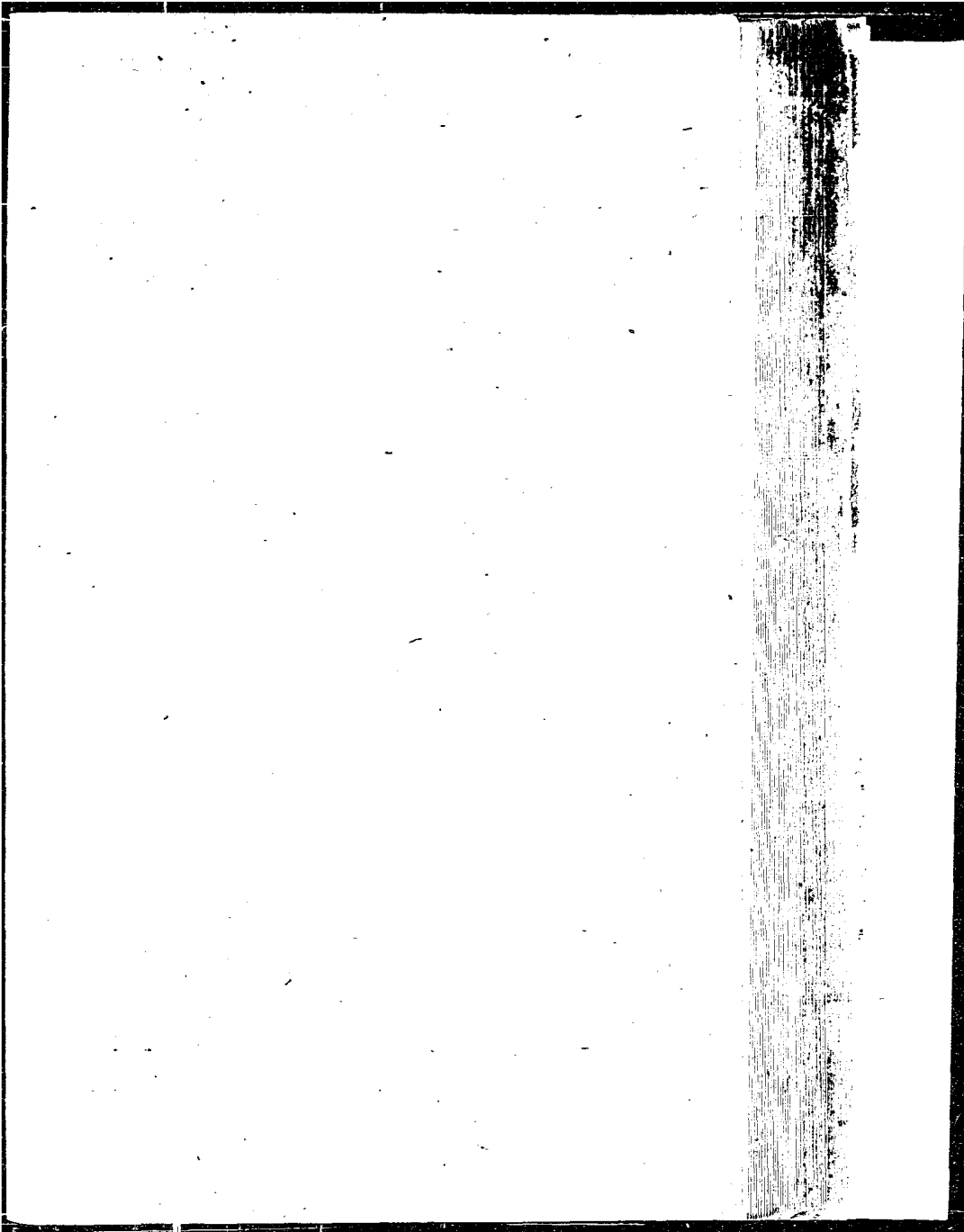
——幕



第

三

章



景全前。下午四時。窗戶開着，可以清楚的望見天空的一角及淡黃色的雲頭。幕開時林黛玉正講故事，坐在那隻矮竹椅上，眼望着空中，那本破爛的紅樓夢還在她手上。現在這個可憐人找到了寄託——是誰惡作劇給她取的這個名字？她以為書上的林妹妹就是她自己，賈寶玉真是她的寶哥哥，他們互相間關心，鬥嘴，憐惜。石小妹偎倚着她，坐在骨牌凳上，全老頭坐在方桌左首，金不換站在全老頭背後，稍微靠裏，稍微離開一點。背剪着手，牛三站在方桌右首，一隻腳登在板凳上，嘴上叼着香烟。桌子上擺着骨牌——大家全望着她，聚精會神的聽她講。只有一個例外，賴皮匠遠遠的躺在床上，就是他老婆阿滿剛死去不久的那張床上，蠟子撤去了。他不屬於這個團體，別人也不會想到他。雖然他折磨阿滿至死。現在良心却責備他了。

林

（陶醉的）却說寶玉病的瘋瘋傻傻，人家要替他沖喜，給他定了一個親戚家的姑娘，名叫薛寶釵。可又因為知道寶玉一個心里只有的是我，他們就騙他道：『給你娶林妹妹過來，好不好？』他聞聽此言，就大笑起來。隨後又站起來說道：『我去瞧瞧林妹妹，叫她放心。』他們一把拉住他說道：『林妹妹早知道了，她如今要做新媳婦（看書）自然害羞，哪里肯見你？』他就說道：『等到娶過來，看她見我不見？』他們說道：『好好兒的便見你，若老是這樣瘋瘋傻傻，她就不見你了。』他說道：『我只有

一顆心（看書）早已交給林妹妹了，他要過來，橫豎給我帶回來，還放在我肚子裏頭。」

妹（打斷她）「咄！這些少爺是真的嗎？」

林「可不是麼，有一回他還對我說：我要是死了，他去當和尚呢。」

金「可是傻丫頭，你上一回可不是這樣講的？」

林（被碰着了痛處，拍的把書摔到地上，惱怒的跳起來）「你少跟我廢話……人家那個少爺可不是你這種少爺——人家知道體恤女孩兒，你是個甚麼東西？一個男子漢靠女人養活，不要臉還自稱少爺，祖宗做過官呢！」

全（勸解。向金不換）「別攪和她了，大少爺兩回講的兩樣，也是常事……」（向林黛玉）「別生氣，林姑娘，你講你的，別理他好了。」

金「好，往下講罷。」

牛（用力將香煙頭朝地下一摔，冷冷的）「看你能把死蛤蟆說成活的！」

妹（撫慰）咱們別避他們，林姑娘（拉住黛玉的手）你坐下。……他們哪，一輩子連這個都講不來！

林（拾起書，坐下）要是他們再笑話我，我可不講了。（於是閉上眼睛）我聽說人家要給他娶的是薛寶釵，一陣子心疼，我自己也不明白怎麼回事，我一陣風就跑到他那邊兒。『你怎麼了，寶玉？』我問。他就說道：『病了。』『你怎麼病的？』我又問。他又說道：『爲我林妹妹病了。』他楞楞的直瞧我，我楞楞的直瞧他，我們倆只管微笑。後來不知怎麼來着，我哇的一口血暈倒在地，過了兩天我就死了。（淚流下來）他過來哭我，我挺在棺材裏頭，他哭着哭着，直拿頭朝棺材上撞……

妹 你別難受，林姑娘。你看你說的，我淚都掉下來了。

〔同時爆發了金不換、同伴三的笑聲，小妹、林黛玉、全老頭三人瞧着他們拍腿跌脚。〕

斗 算你有本事，林姑娘……（向衆人）你們聽她說的呀！她自己死了，還會聽見人家拿頭朝她棺材上撞！

金 (捧住肚子) 哎喲, 我的親媽嘍, 我的眼淚都笑出來了。你當她講的是真事嗎? 全老頭還有你, 小妹——傻大姐! 這全是那部紅樓夢上的呀!

妹 (生氣的) 你是個生成的賤東西! 紅樓夢, 黑樓夢, 關着你那塊啦? 你…… (想不出罵什麼好) 你滾你的! (忽然向林) 別搭理他!

林 (惱羞成怒, 跑過去, 把牌掃到地上) 我講我的, 你們不愛聽, 你們滾到黃浦江裏去, 我沒有下帖子請你們哪! (指着金) 你笑好啦, 你個沒良心的狗種, 我養活你, 餓飽你, 你倒會咬我。老天爺有一天要咒你的, 你等着吧, 金不換!

牛 你這是幹麼, 牌又沒有笑你! (彎下腰去拾牌)

全 (站起來, 向金不換使個眼色) 你怎麼老是想撩她呀? (轉對黛玉) 你也犯不着跟他吵, 林姑娘。左右你罵過他, 也就算了。(攙住她的胳膊) 來, 咱們到外邊去。(她跟他朝外走) 這算得了什麼? 反正我信的過你, 他們要笑, 就讓他們去笑, 你只要這麼一想就成。



林 (分辯) 我說的是真的嗎!

全 (像哄孩子) 真的, 真的, 他們才是假的。

〔金不換與牛三目送二人出去, 然後對望一下, 臉上現出會意的笑容。〕

〔小妹從衣袋裏取出瓜子來嗑。〕

金 (搖頭嘆氣) 只有老天爺知道, 她是多大的個傻子! (摹仿女腔) 『我的好妹妹呀!』……她的心腸好, 可就因為心腸好, 她才算傻的透頂!

〔牛三坐下, 聽着金不換的關。〕

牛 (拿起一張牌, 翻開朝裏拍, 彷彿自語) 也不知怎麼的, 我們人都喜歡說謊。

妹 因為說謊話真話有趣。

金 啊! 小妹, 是楊七給你帶回來的瓜子。

妹 (不看金) 誰帶回來的, 要你管!

金 當然不管。可是我敢說總不是賽觀音跟獨眼龍給你的罷!

妹 你怎麼了不是？

金 你今晚這是怎麼啦？就跟蔡似的，一動一動。

妹 你要想。

金 好，不要問，不想你不喜歡這個，咱們改個題目：剛才你說撒謊有趣，那你也愛撒謊

嗎？

妹 噫。

金 那你公開出來，咱們聽聽。

妹 （想了一下，鄭重的）我，我……（吞吞吐吐，不能表達自己的意思）很多事，我老

想着。有時候，我想着，我——好像是等着……

金 噫？

妹 （用手剝着瓜子，爲難的，忽然腴然一笑）我好像老是等着，明天說不定會忽然出

一件事——

金（截住她）我呀，我可什麼都不等。過去的過去了，過去就算完了。要來的，天場墮大  
家，你不能用一個肩膀撐住天場下來。（忽然一轉）可是，你還想什麼呢？

妹 我心裏老是害怕，我怕我——說不定——我忽然死了。

金（向牛三笑）哈，賣報的，你聽聽她說的謊話！

牛（並不抬頭）什麼謊話？

金 她說她害怕死。（向小妹）你說了老半天，小妹，這可不是的呀？

妹（臉一紅）你幹麼要問呢？我不會說！（站起來要走）

金 你先別走！小妹——你姐姐跟你姊夫不是不在家嗎？

妹 嗯，他們上八仙橋看病去啦。

金 那你聽我說，我不是跟你鬧着玩；我是說的真話。你這不是說謊；這翻成文明話呀，就  
作『理想』——這就是你姐姐跟你姐夫把你折磨壞了，所以呀，你年紀輕輕的就  
想到死。

妹（從新坐下）可也不光是我自己，咱們人不是都很苦的？

賴（從床上蹶然坐起，憤憤大喊）咱們都苦，咱們不是都苦！你就會在那裏胡說八道

——要是都苦，就沒有人覺得自己苦了，你懂不懂？

〔他把屋子裏的人嚇了一跳——他們全別轉臉去驚愕的望着他，連牛三在內。〕

牛 你幹麼呀，皮匠癩痢頭，蠟子蝨住你的腿了，嗎？你只管直着嗓子叫。

賴（從新倒下，像被小虫嚙着心似的呻吟着）大家都苦，只有我苦，苦的只有我……

金（透口氣）哦，他媽的！

〔金若頭從左邊門走進來。〕

全（笑着，溫和的）我要訓你們了，二位。人家原是好好兒，你們逗的她哭——要是說

謊啊，能教她心裏頭痛快，這損着你們什麼？

金 她教人家討厭，你知道，不，老鬼『寶哥哥——』老是這個調門，大爺乾脆（一拍胸

脯）不喜歡！

全 (說懇的) 大少爺, 你得了。她苦也苦的夠了, 你得開開良心, 替她想想! 除了說謊能給她點希望, 別的可——

「囉」他打斷了。他第二天早上跑起來, 有著衣裳着了火。

癡 (瘋狂的大喊) 什麼是希望啊, 囉兒是的希望, 希望! (用手扯開衣襟) 這就是你個他媽的希望! 給拿去! 這就是——這就是希望! 沒有生意, 沒有錢, 沒有飯吃, 連狗都不肯來看你一眼, 這才是希望! (聲嘶力竭, 突然放低, 如同自語, 隨後不自知的逐漸放高) 希望, 我要希望幹麼? 我的老天爺, 你快教我透口氣罷, 我連氣都透不過來, ——阿滿死了, 她害病死的, 我的良心得受責備。這是爲什麼呀? (眼中突然現出憤怒的火光, 指着全老頭等) 希望, 教你們餓死才是希望! 你們全滾, 全給我他媽的滾!

(指門)

牛 他媽這小子發瘋了!

妹 (驚慌的) 老伯伯, 你快去——

全（向賴走過去）你要安靜一點，皮匠朋友，你家的死了，可沒人說是你殺的她。

賴 就是我殺的她，（站起來）你說好了，你說罷。妖怪，就是我殺的阿滿（咬牙切齒）

哦！你還假冒偽善，你朝人家瘡口上抹蜜，充假善人！我告訴你：我不信你，我恨每一個人，我恨你那個希望！（喊着向左邊門揚長奔去）

〔楊七郎滿腹心思，從左邊門走進來，驚訝的瞅着賴皮匠，一面讓路給他過去。〕

金（一眼看見楊七郎，快樂的跳起來）喂，偷兒爺，你回來的正好，這兒可真熱鬧！

〔楊七郎不作聲向他走來，抓住他，把胳膊給扭轉去。他驚駭的叫嚷着，像一隻被嚇壞了的狗。〕

金（懇求）饒了我吧，朋友，看看在小妹面上。你看，（指小妹）人家在那兒老半天，等你說體己話呢？

妹（跳起來啐一口）呸，該死的好好兒的，你幹麼扯上我？拔他的舌頭，小楊！

金（向小妹，嘲笑的）唷，你自己聽聽罷，大姑娘——現在就跟倆口子樣啦！『小楊，小

楊』——他是你的甚麼人，哪說着自己也不嫌嘴酸！

楊 你再賤！（手上加了力）

金 唉喲，唉喲，不敢了。

妹 再用點勁！

全 教他走吧，楊七，他還得給林姑娘賠不是哩。

〔楊七那用力一推，把金不換推了個踉蹌。他逃到左門口，然後轉過身來。〕

金 （笑着）你等着瞧吧，小妹，一個姑娘家，沒有好心，就沒好報。待會賽觀音，跟聞太師回來，不打你才怪。

〔楊七那作勢要追上去。他很快在門口隱沒了。〕

楊 （朝小妹瞥了一眼，向全老頭）你們剛才幹什麼，老伯伯？

全 賴皮匠，賴皮匠快毀了。（嘆氣。朝旁邊站開一步）

楊 賴皮匠又鬧什麼？

牛 （插言）剛才這混小子真嚇人。

楊  
哦？

妹 我還當他中了邪祟了呢。（轉向全老頭）對不對，老伯伯？

全 他的心碎了。他老覺得，覺得對不起他家的。（向小妹）過去他常常打她嗎？

妹 可不是，有時候一天三頓。

楊 （悵悵的）我頂不喜歡這傢伙。平常你瞧他，那股神兒，老是嚷着：『我是靠力氣吃飯的！』你靠力吃飯，驢也靠力吃飯，牠可不會折磨老婆！

全 現在他後悔了。可是（一聲長嘆）哎！一個人心碎了，沒有別的希望，這就算完了。

牛 （過完關，一面收拾牌，輕悠悠的）完了好！天下有的是人，完一個少一個（拿着牌向吊舖走去，預備放到老地方褥子底下）

妹 你又該去批報了。

牛 （笑着埋怨）『又該去批報了！』你還說呢，你也不喊我一聲（忽然——）唉，我要誤點了（急急從左門下）



全（笑着）走好，別教汽車轆着你！

牛（在門外）託你的福，老頭兒，你少說吉祥話罷。

全（轉回來，有所感觸的）唉！年青人——年青真好！

楊（終於得了機會）小妹，我正找你的——你姐姐他們不在家嗎？

妹 嗯，出去了。

楊 小妹，我跟你說過好幾回了，咱們走罷——咱們好好兒的人，硬要跟他們擠在一塊，

跟他們一齊爛，這是爲什麼呀！（妹低頭不語）你別怕老全，咱們的事老全全知道。

妹（疑問的對全老頭瞟過去）

全 他說的不錯，小妹，你們還是走罷，走的遠遠的，越遠越好。你是個好姑娘，你又不傻，那

你想想：你在這裏等什麼？在你姐姐手心裏頭，你一輩子也熬不出來！

妹（向楊七郎瞅了一眼，又低下頭）可是逃到哪兒去呢？我老是害怕，要是逃出這個

地獄，又是個地獄，那我可——

楊（哀懇）別跟我說這種話，小妹，我在這裏求你。你不知道我心裏有多少苦。你姐姐——這你叫我怎麼說？你想想她的心有多毒，他教唆我殺她男人，殺獨眼龍，你知道嗎？

全 她不單要陷害楊七，以後她也會陷害你的。

妹（悒鬱的）我知道。

楊 本來我一個人也能走開，我想過；可是教我把你一個人丟在這倆惡鬼手裏頭，你教我怎麼放心？（看見她不言語，接着）你心裏頭也許想着我是個賊，我跟你說過：我是的。我沒有瞞你。可是現在我要洗手了，爲了你，我打今天起就洗手。——你嘗我就

不討厭我這一行嗎？我對你說，我早就知道，我早就明白。我跟我自己說：『世界上有很多人，因爲有勢力，有錢，他們教人家害怕，教人家尊敬，他們可是比我更大的賊。』我用這話開導自己，可是有什麼用？『別人壞別人的，我不應該跟他們比。』我心裏說，『人生在世，應該活的有意思，應該活的自己能敬重自己！』

全 他說的好，說的不錯，小妹。這全是真的，咱們活着，不爲求人家尊敬，是要自己能尊敬自己。

楊 我從孩子時候起就做賊。認識我的都叫我：『楊七郎，賊種，賊兒子！』沒有一個肯誇獎我。『好吧，大爺就偷給你們看！』我就是這麼起頭做賊的，小妹！

妹 （幾乎掉淚）別說了，小楊。別再說了！……

楊 我要全講給你，小妹，全講給你一個人聽，除了你，我還講給誰？

〔賽觀音與闍太師從八仙橋回來，打窗外經過，聽見屋子裏的幾位說話，動了卑鄙心，悄悄立住竊聽。屋內三人繼續說下去。〕

妹 現在講這個有甚麼用呢，……（稍頓）我心裏頭老害怕，覺着要出亂子，也許我就忽然死了。

楊 這是你姐姐跟那個獨眼鬼把你折磨壞了。你放心罷，只要有我活着，沒有人敢動你一指頭。我們幹麼會死？我們要活下去，活到頭髮白，活到這屋子裏頭的人死完，我們

才死呢。

全 拿穩注意，跟他走吧，打這個火坑裏跳出去吧。

楊 先不說咱們的情義，就是只見過一面，你也該動動心，可憐我呀，小妹。我通統對你講過——我過的這算什麼日子？見天一醒，我就像在地獄裏頭，下面還有一張大嘴，牠要把我拽，拽下去，活活的吞下去。還有你，你的日子難道就甜一點嗎？你姐姐跟獨眼龍是兩惡鬼，他們喝了你的血，吃了你的肉，還要啃你的骨頭。

全 現在他要學好，等着你救他的小妹，千萬別推開他。他是個好孩子。只要你肯時常提醒他；『你是個好人，小楊，你可別忘記呀！』只要這麼一說，他就會像個孩子，乖乖的投到你懷裏了。你仔細想想吧，好姑娘，跟着他，你還怕什麼？你們倆人還有哪裏不能去？你還留戀誰？你姐姐還是她男人？

楊 小妹，你聽聽老全說的——

妹 (突然抬起頭，直望着楊七郎，並用手抓住他) 可是我得告訴你一件，小楊：你別以

爲咱們一齊逃走，我這個人就是你的了，就像皮匠對賴婁子，你要打就打，要罵就罵。我敢對天賭咒，只要你動我一下，我就不饒你，我可不憐恤我自己，我會上吊。

楊（激動的）小妹，要是我動你一下，教我的手爛——

〔開太師匆匆離開窗戶。〕

賽（從窗外探進頭，嘲笑的大嚷）好啊，大家快來看哪，這裏快拜堂了！（指着全老頭）老狗多會當牽頭拉皮條哇！

妹（驚慌的）全叫他們聽見了，這怎麼辦？咱們不知道，他們這是多咱回來的？

楊（向賽觀音，恨極）騷婊子，你幹麼不去死！（作勢奔過去，看見她縮回頭）小妹，你別怕。有我在這裏，你怕她的什麼？

賽（從新探進頭）別害怕呀，小妹，他不會打你——他沒學會打也沒學會溫存，可是我倒會呀！

全（厭惡的朝旁邊啐一口）惡鬼，惡鬼！地獄裏頭放出來的惡鬼！

賽（繼續對着小妹嘲笑楊七郎）你看他吹牛皮膽子大着啦。那可不假呀，要不然他也不會做小偷，看見有個人就逃哇！

〔楊七郎第二次預備衝過去，她縮回窗外。〕

〔聞太師走進來，神情卑卑，好險的笑着。〕

聞 嘻嘻，你們商量老半天，又有人幫忙，講好啦嗎？

楊 幹什麼？

聞 幹什麼呀？我也正問你啦？你不是教她可憐你，跟你搭伴逃走的嗎？

楊 你要怎麼樣？

聞 喝！要怎麼樣？我說這很好啊，你教她可憐你，這老齋三給你加勁，她上了你的鉤，還沒  
有出我的大門，可就在那裏說：『小楊，你敢動我一下，我可不憐恤我自己——』嘻嘻，這夠味啊！

楊 （忍耐不住）聞太師，我告訴你——

聞 你用不着告訴我全聽見了。對不對啊，小妹？

妹 （驚慌）我……

聞 你（驟然變色，惡聲惡氣）拿白米飯餓飽了你，誰教你死在這兒浪的？桌子你抹過沒有？水壺都燒紅了，你知不知道？

妹 我當你們上八仙橋看病去了？

聞 我們上八仙橋看病，好教你個小賤人在這兒跟人家吊膀子軋姘頭啊？

楊 （怒衝衝逼上去）獨眼龍，你嘴放乾淨一點！這一回我關照你，你別怪我跟你撒野。

聞 （不服輸）噫，你倒跟我撒野？（提高聲音）你認錯招牌了，好朋友。這店是我姓聞的開的，不是你姓楊的開的；我姓聞的是你的房東，可不是你姓楊的是我的房東。你自己放明白點兒，你勾引人家良家婦女，我不到局子裏報告你，就算你擲骰子擲到十八點了，你還衝住我來撒野！

賽 （嘲弄的）哎喲，這可越來越新奇了，半腰裏生出個小偷，人家的事，用得着他來

管哪（向聞太師慫恿的）他算是個賣什麼的呀！上一回他勾引了我，這一回他又來勾引我妹妹啦！你但凡有點血性，還不跟他拼上去呀？

〔楊七那預備向她奔過去，全老頭止住他。

全 你走開吧，楊七，她正挑撥你的。

楊（回過頭來向聞太師）我再關照你一遍，老小子，打現在起，不准你們再欺負她。

（指小妹，看見她要出去）別去，小妹，有活教他們自己去幹。

聞（嘲弄的）你別去，小妹。你聽他的話，坐到這兒，教我們當太太侍候你吧？

妹（爲難的）我就去這一回。（急忙走下）

〔聞太師勝利的望着楊七那笑。

楊（厭惡的）你不用得意，獨眼鬼，總有一天，我教你嚐嚐味道！

聞 噲，那倒要請問：你是誰呀？

楊（忍受不住，發火）我是你大爺！你大爺，你知道不？小妹不是你們拿錢買的丫頭，她



給你們作牛作馬，教你們平白使喚幾年，也算夠你們的了。我明白告訴你：從今天起她是我的！

聞 她是你的嘻嘻，這倒是新聞！請問你多咱買的，你化了多少錢哪！

〔賽觀音發出一陣震動屋宇的狂笑。〕

楊 (威嚇) 你儘管笑罷，騷母狗，以後有你笑的！

賽 哎喲，你瞧咱們小偷爺多厲害——就憑你那塊料子，還想嚇唬我啦。

全 (捉住楊七郎的胳膊朝外推) 快到外邊去罷，楊七，別上她的當——她正要你的，你看不出來？

楊 你等着吧，騷女人，等到你爛掉生蛆，我也不會要你！

賽 我可要你呀，小偷爺！

楊 咱們走着瞧！(走出去)

賽 怎麼啦，你可就走啦？我等着給你跟小妹安排成親啦！(恨極，對全) 老廬子，你仔細

着，我放不了你。（隨即離開窗口）

聞 （在懷裏掏摸了一陣，生怕丟掉什麼似的。然後——當然沒有好氣）喂，朋友，現在輪着你了。你打算怎麼辦？

全 （仍舊誠懇平和的）怎麼辦，你說，我聽你的。

聞 你聽我的，你明天一早給我滾！（朝門一指）

全 好。我走；明兒就走。

聞 你總算識趣。（不甘心就此收場，無話找話）請問到哪裏去？

全 朝前；走到哪裏就是哪裏。

聞 （冷笑）嘻！走到哪裏就是哪裏——（忽然冷了臉，訓誡的口吻）去做游民，對不對？對你不高興老呆在一個地方，對不對？

全 我們走江湖賣藥的，就是仗着兩條腿。不是不高興。

聞 你別怪我打聽你的底細，朋友——你住的是我的店，我是你的老板，萬一你鬧出事

來，我得替你担干係的。

全 你說的不錯。

聞 所以我還得問一聲：你有家嗎？……怎麼？你沒有嗎？你要是個正經人——像你這麼大歲數，有了這把鬍子，你就應該像我姓聞的，自己有個老窠，安分守己活着，吃的是自己家裏燒的飯，住的是自己的房子——

全 這我知道，我明白。

聞 你明白，你明白就好！可是我還得告訴你一件：像你這種人——癩三，窮鬼，苦力，你們應該死盡死絕，你明白嗎？老癩三！你們是上輩子作了壞事，老天爺罰你們來受罪的，你明白嗎？

全 （被欺負過甚，也有點反應）你不喜歡窮人——

聞 你們窮人沒有好東西，你明白不明白？你們窮人只會靠別人活着，就像虱子，臭虫——你們活着幹麼呀？世界上要你們這種人作麼用啊？你們白占着世界上的地方，

在世界上作壞事，還丟這個世界的臉！

全 聞太師，窮人也有好的，不全是壞人。

聞 怎麼說，老癩三你也叫我聞太師？

全 （爲難的）那，那——

聞 你應該叫我聞大爺，你懂不懂？（看見對方不作聲，接着）我姓聞的生來就恨你這種人，窮，窮就應該尊敬人家，在人家前面，就該巴結一點。你吃了幾十年飯，連這個都不懂啊？

全 我是個粗人，不會花言巧語的。

聞 你說什麼？你還敢跟我強辯？我也沒有工夫跟你嘮叨，老癩三！我明白告訴你，你是住在我的店裏，你要安分一點，別攪和人家，別管閒事，別穿鑿人家逃走——要不然，哼，你記住：我的親戚是在機關裏作事的，只要我嘴一動，就能把你——（作一個威嚇手勢）你明白沒有？

〔賽觀音從門口探進頭，接着現出全身。〕

賽 (對聞) 你跟這個老癩三嘮叨什麼快喝茶去，給你燉的藥茶，快燉好了。

聞 (怒視着全，對賽) 我不喝了——沒有工夫！

賽 (出乎意料) 你不喝可怎麼辦？

〔四喜子從窗外探進頭來。〕

喜 你叫聞大爺喝什麼啦，聞奶奶好喝的嗎？

賽 你少管閒事！

喜 你瞧你，我又怎麼你啦？

賽 (掉頭不顧，向聞) 你到底還喝不喝？成天嚷着，半夜裏頭又是脊梁骨痠了，腿疼了，

又是心口悶的慌了，好容易給你燉了藥茶——又不喝了！

聞 停一停，我這就來。(對全) 你——

喜 (對賽) 半夜裏頭脊梁骨痠這好辦。(略頓，引起賽的注意，然後——) 只用一個

丹方兒，聞奶奶你晚上少摸索（讀若削）他就好了，他這麼大年紀，

賽 癩三兒！

喜 你就這樣罵我？

賽 罵你是看得起你。罵過你了，你又怎樣？

喜 不怎樣。你給聞大爺燉的藥茶，裏頭就沒兌點什麼？

賽 （不屑一理。）

喜 你沒有兌毒藥進去？

賽 （被道着了毛病，勃然）你少放屁，四喜子！……

聞 （截住賽）幹麼幹麼？你跟他嚷嚷甚麼？

賽 倒是我跟他嚷嚷！你就沒有問問他——他，他怎麼講我來的。

聞 他怎麼講？

賽 沒，沒什麼……咱們走吧。

喜 慢着，聞奶奶。我講過，你說出來吧？你怎麼不說啦？那還是教我告訴聞大爺罷。我不過說着玩玩——她說給你燉好藥茶了，我就問她裏頭兌了毒藥沒有，我說着玩兒的，她可就搶了毛了。

聞 (指着喜) 你——

賽 (對喜) 你放狗屁，我給他下毒藥—— (對聞) 你聽他自己說的，我給你下毒藥！我們倆老夫老妻的過了這好幾年—— (忽然又對喜) 我們倆老夫老妻的過了這好幾年，你敢血口噴人，拿這些臟話誣賴我呀？趕明兒萬一你聞大爺說不的有個那個，準是你下的毒。你走着瞧，我告你謀財害命，你非抵償不可！

聞 四喜子，你吃飽飯閒着沒事做嗎？你怎麼長了這麼大的快三十了還亂嚼舌頭！

喜 (不得已，以笑解圍) 哎喲，你瞧，你瞧，你們兩口子可一齊來啦？好，我亂嚼舌頭，就算你們走罷。你去喝你的藥茶罷，喝好了，你躺到棺材裏去。那你心口也不悶了，脊梁骨也不痠了。

聞 (充耳不聞對全) 你聽着,老窩!明天一早你就得滾蛋,你聽清沒有?

賽 (不耐煩) 得了,咱們走罷。

聞 (對全) 要是我明天還看見你,我對你說過,你自己心裏放亮一點!

全 (忍無可忍,身子發顫了,準備爆發了) 我欠你店錢!

聞 你不欠。

全 哦。我弄壞了你的東西?

聞 你沒有。

全 哦。我犯了法?

聞 你,你沒有。

全 (爆發) 我不犯法,不欠你店錢,你不能攆我!我對你說:我不走!我本來要走的,你們

攆我,我偏不走!

聞 (大聲) 你不走,我有辦法教你走!



賽 (插嘴) 把你老癩三關起來你不走

全 我明白！我不怕！你們攆我，我偏不走！你們要把他喊來，把那個巡警——(單對賽)

他是你叔叔，對不對？去去把他叫來，就說這裏住着個強盜。一個強盜，快七十歲了。

(聲淚俱下) 去吧。你們有本事，我知道，你們請一筆賞號。我不怕！

喜 你們講的什麼買賣呀，老頭兒？

全 他們嚇唬我，他們。我對他們說，頂好誣賴我是強盜，他們好得一筆獎債。

賽 (朝喜白了一眼，對聞催促) 咱們走吧！你的藥茶快燉好了。

喜 (笑着，大聲) 你教他們賣你嗎？哈哈，老頭兒，你可當心，就是三個銅子兒，他們也幹！

賽 (起身炮) 小癩三，你也留神點，哪一天也能把關起來。你儘說風涼話好了！(說罷

掉頭而去，聞在後面跟着)

喜 這一點可不含糊你，大爺在大牢裏頭坐過四年，告訴了你罷！

聞 (轉回頭向喜威嚇的) 你記住！

〔聞太師同賽觀音走出，四喜子從窗戶跳入。〕

喜 老頭兒，你今個高老莊招親，怎麼又是一變哪？

全 （不直接作答）沒有法子，四喜子，人一窮，無論到那裏都教人家欺負。

喜 你說的不錯。

全 不錯。就是一點，（手顫抖着，鬍子也顫抖着）我活到快七十了，孩子老婆都教我活

過去了，南的，北的，我跑一輩子，可沒有人罵過我。方才他們罵我『老癩三』就這一

點教我不受用！（老淚又從他眼裏流出來）

喜 罵沾不到身上，老伯伯！你別難受。像你這麼大年紀，他罵你，他造孽。

全 （顫顫的拭去淚）我是老了，不提了。就是小妹，心底好，脾氣好，可就命苦。遇見這麼

個姐姐，加上他男人，（忽然）唉！這都是前世的冤孽！

喜 我看你還是走罷，老伯伯，在這裏你活不到子孫滿堂。就說我吧——（忽然岔開）

我坐過四年大牢，你知道不知道！

全 呵沒聽說。

喜 我整整坐了四年。原來我不會吃酒，也不會賭博，這都是在大牢裏頭學來的。

全 (驚訝) 呵那爲什麼？

喜 就因爲我有個妹妹，就跟小妹差不多，是個好姑娘，現在她死六七年了，我也不怕你知道：一個壞小子坑了她。我一發火，他媽的一刀子下去，我給他個對穿！

全 你應該忍耐點兒。

喜 現在我住在這裏，吃酒，賭賭博，哪一天一死，以後呀，管他娘的個蛋！

(賴皮匠走進來，低垂着頭。)

喜 (一眼看見賴) 喂，皮匠，你幹麼失魂喪魄的？你又轉什麼念頭？

賴 (疲倦的) 我正想：這教我怎麼辦？沒有吃的，沒有用的，一個鏈子都沒有——阿滿一死，全化光了。

喜 教我給你出主意呀，什麼都不做，罷他娘的工。就坐在那裏，活個千年黑，萬年白，硬給

這個世界兒作媽的個累墜！

賴 你還說風涼話……我自己——這樣活着——我自己都害羞。

喜 這可又是爲什麼呀？你儘管放心好了，朋友，就是你過的跟癩狗一樣，也沒人肯替你紅臉。教我說你還是看開一點，要是你不作工，我也不作，他也不作——成千成萬的人不作，大家都不作——你明白嗎？大家都坐在那塊兒，沒有一個傻子，到那時候你看世界會變成甚麼樣子？

〔樓上圍大師與賽觀音的房子裏一陣騷動，立即送來小妹負痛的喊聲同哭聲。〕

妹的聲音 爲什麼呀？我犯了什麼錯，你們打我？

全 （傾聽着）小妹這哭的是她。哦，這兩條惡狗！

〔樓上送來一片吵鬧聲，瓷器的破碎聲。〕

聞的聲音 （尖利的）哦！小賤人！小婊子！你找相好……

賽的聲音 停一停，教我收拾她——嗯！嗯！……（表示毆打，恨了極）

妹的聲音 救命啊，他們打我的呀！小楊啊，救命啊！快來救命啊！他們要殺我啦！……

喜 (奔至窗口，伸出頭，向上面) 喂，你們在哪裏啦？爲什麼呀？

全 (忙亂的) 楊七呢？快把他喊來。喂，皮匠，快叫楊七！

[賴皮匠充耳無聞。]

全 四喜子，你去把楊七找來。

喜 好好，(應着抽回身子，忽然頭又伸向窗外大喊) 喂，唱戲的，快去找楊七郎去，就說

賽觀音跟太師打小妹的，小妹快教打死了。快跑！

戲子的聲音 你自己幹甚麼啦？

喜 我去勸架，懶虫！(抽回身子，向全，把手一揮) 走，老頭兒，咱們看看去。

妹的聲音 姐姐！好姐姐！……楊——楊……

全 嘴給塞住了。塞住了，快些！……

[四喜子與全老頭跑出去。]

樓上的噪雜聲漸漸靜下去，可以聽見全老頭與四喜子上樓的脚步聲。隨後是門被踢開聲，喜的噤止聲：「住手！看誰敢動！」

〔舞台突然靜寂，爲一片薄霧籠罩。賴皮匠子然獨坐，臉色灰白，悵悵的望着空中，好像會突然滾下淚來。可是他的眼中除去空虛，此外什麼都沒有了。〕

賴 (喃喃) 怎麼辦呢？生成一個人，你得朝下活，你得有個窩。(提高聲音) 一個窩！是哪兒是我的窩呀？一個鏟子都沒有……一個光人，沒有指望，沒有依靠……

〔他站起來朝外走，像一個游魂。吵鬧聲從新打樓上響過來。突然他注意了，他站住聽。〕

賽的聲音 我是她親姐姐，你們幹麼擋住我？

聞的聲音 你們憑的什麼……聽我說，各位房客……

喜的聲音 去叫楊七，鄰居們把獨眼鬼趕開。打這個母狗！

賽的聲音 你們別聽他的，列位好房客。他是個強盜啊……

賴 哦！他們打架。你們打吧，打你們的吧！(深深嘆了口氣，走出去)

「一陣警笛聲，小斗子從窗戶跳進來——警笛還在他手裏。」

「石敢當接着也在窗口出現，因為身體顛倒，想跟着跳進來，却不成功。」

斗（跳躍着笑着，看見石進不來，十分得意）你憑什麼打人哪？清天白日，你憑哪一條法律打我？

石（屢試跳窗失敗之後，大喘着）快給我爬過來，小兔崽子！等我急了，我報告你侮辱警長，把你小癩三給抓到局子裏去！

斗（一拍胸膛）你爺爺不尿你臊你的窩窩。只與你打人哪？（看見石敢當終於爬進來，於是吹動警笛繞桌子逃避，笑嚷，邪許）哎呀，救人，哪快救人哪！……

石（追着）站住，小癩三，把哨子還我！

〔聞太師跟蹤進來，他的臉因為不堪痛苦縮起來了。明白點說，他中毒了，他自己還不知道。他掙扎着，四處觀望，想找個依靠的地方。〕

聞（終於看見了石敢當，斷續的，沈沈的）二叔，快救命，把他，把四喜子抓起來，他行凶打人，還有那個老癩三，你把他們一齊抓起來！

〔石敢當只顧追小斗子，在這裏吵鬧乃平常事，他無暇理會。〕

〔緊接着聞太師，饒頭張同林燕玉把石小妹扶進來。她差不多快失去了知覺，她姐姐和媳婦夫把她的遍身皆傷，恨尤未解，更以沸水燙傷了她的雙腳。她的頭髮亂了，一部分遮住臉，嘴邊臉上有血，衣服有被扯破的地方。四喜子跟全老頭斷後，抵當住如母虎。一般要扑上來毆打小妹的賽觀音。〕

全  
〔向賽〕她是個人，聞奶奶，你不能隨便打她。

喜  
〔向賽，厭惡的〕滾開！你敢動她一下，我宰了你！

賽  
〔裝腔作勢〕癩三，王八，賊！你們算是哪一門子親戚，我們的家務事，要你們來管？〔索性耍賴，用頭碰上去〕你們打我，欺負我是個女人哪？你們打，你們打吧，我把命拼上了。你們敢動我一指頭，才是親爹的種子。

張  
〔遠遠的勸解〕聞奶奶，你瘋了嗎？你打的也算夠的，別再吵了。

〔小斗子看見賽觀音，跑過去跳躍，叫聲，擠眼，吐舌。〕

〔賽觀音一直奔向石敢當。〕

賽  
〔拉住石的路膊，僞哭〕二叔，你快救我呀，掃街鬼跟那個老癩三打我——可敢打



你親姪女呀。我的老天爺呀，以後你這可怎麼在世面上混哪？二叔（搖着）我的好二叔哇，你去把他們抓起來呀！

石

（終於逮住了小斗子）哦，我總算把你逮住了，小廝三把哨子還我！

斗

（交出哨子，從石敢當手中掙脫，繼續跳着，叫囂着）喔呀呀！打呀，打賽觀音賽母狗！打那個貼太陽膏的臭婊子呀！快來打呀！

喜

（一眼看見從外邊進來的楊七郎）趕快吧，楊七（指着賽觀音與聞太師）去換他們——小妹快教他們韃成泥了！

〔楊七郎衝進來，一言不發直走到石小妹前面。〕

〔人們早已在紛亂中把她扶到桌子旁邊，和林黛玉並排坐在板凳上，林黛玉攬住她的腰。她暈沉沉靠在林黛玉身上，頭枕在她肩膀上。〕

〔窗外聚集一羣看熱鬧的——男女都有。〕

楊

（拉住小妹的手，沈痛的）小妹，他們怎麼你啦？

林

（對妹，用手搖着）小妹，小妹……

〔妹毫無動靜。〕

聞 (一看見楊七郎，先下手爲強——痛苦的) 二叔，二叔，你把楊七——楊七抓起來。列位房客，他是個賊，請幫幫我們，把他抓起來。

楊 (向聞衝上去) 他是個賊！(恨極了) 你個姑子養的雜種！(一頓拳腳把聞大師打倒，又向妹走過去)

賽 哎喲，他可打我男人啦！你們過去打楊七呀！(看見無人理會，向石敢當) 二叔，你快把楊七抓起來，他打我呀！

石 (被鬧昏了，沒有注意聞大師對衆人) 快出去，都出去！這是人家的家務事——他們是親戚，用不着你們來管。

〔小斗子乘機第二次從口袋裏偷去他的警笛。〕

〔賽觀音一溜向聞大師走過去，她拉他的手，故作警駭，跪在地上，按他的脈。老頭子已經死了，他倒下去毫無動過，像一條路斃的老狗。〕

楊 (彎着腰，對小妹) 他們打你哪裏呀，小妹！他們用什麼——用棍嗎？

張 (從旁插言) 用棍，還拿開水燙她的腳。(感同身受) 嗚！嘖！嘖！這兩日子！

楊 (從新拿起小妹的手，心疼的) 我在這裏，小妹，你知道嗎？

妹 (昏昏沈沈，如在夢中) 小楊，咱們走罷。你把我帶走吧，他們快，快把我打死了。

賽 (一摸聞太師沒有了脈，揚起手來大喊) 我男人教人打死啦，鄰居們哪，你們來瞧瞧哇！剛才不大會還好好的，我看見楊七打的他呀！你們過來瞧瞧啊！

(所有的人都驚呆了，像木雕泥塑。只有全老頭跟四喜子走過去。全老頭不相信的彎腰摸摸聞的脈，把手放到他鼻子上去試他是否還有氣息。)

(同時窗外看打架的人低語，在深沉的靜寂中，觀衆歷歷可聞——) 咱們走吧，巡警一來就麻煩了。——「快些走開，要吃官司的！」——「停一停，不是真死吧？」——「這個騷女人！」

賽 (站起來，得勝的呼叫) 教人打死了，我男人叫人打死了，兇手就是楊七郎，我親眼看見他打的好鄰居，現在出了人命案子，請行行好，幫我把他逮起來呀。(轉過去對石敢當蹀脚) 二叔，我的二爺，你怎麼不吹哨呀？你呆着幹什麼啦！

石 (如夢方醒,一摸口袋,吃驚的)我的哨子呢?我的哨子呢?誰又偷去啦!  
斗 (也突然驚醒)哪!

〔石敢當扑過來,小斗子一路吹着警笛逃下。他追出去,「喂,喂」的叫着。

〔全老頭機伶的向楊七郎走去,不動聲色,不讓人注意,可是從他的神情上分明能看出聞太師的確死了。

〔饒頭張懷疑的向屍體走過去,戲子從另一面——他幾乎始終不會離開門口——走過去,他們低頭望着屍體,却沒有一個人作聲。

全 (悄悄的,低聲)楊七聞太師真的死了!

楊 (沒有注意對方的意思,迷亂的)請你去喊一輛洋車,老伯伯,(指小妹),把她送到醫院去,我替她出錢。

全 我說的是他,楊七,是獨眼鬼,你逃走吧,他老婆把他謀害了,可是現在她誣賴你,她咬你的!

賽 你們快上去把他們抓起來呀,鄰居們,別站着呀打死我男人的是他們倆——(指

着) 這個老瀟三跟楊七呀, 現在老瀟三教他逃走了, 你們趕快給我逮住, 把他們網起來啊!

全

(厭惡的唾口吐沫, 對楊七郎) 楊七……

楊

(不理會全老頭。怒火中燒, 直奔賽觀音, 咬牙切齒) 現在你稱心了, 母狗, 惡鬼! 浪婊子, 你比蠅子還毒, 你比娼婦還賤, 你自己害死他, 反過來咬你大爺! (恨極, 跳上聞太師的屍體一陣踐踏) 這個狗眼雜種死了——他死了! 死了! 你償了願了! 你得了他的財產, 陷害了我, 好拿錢貼你的姘頭——你幹麼不也死啊!

(他說着向賽觀音扑過去, 四喜子和戲子拽住他。賽觀音跑出去。)

戲

(勸解) 你醒醒吧, 楊七, 事到如今, 你發火也沒有用。

喜

橫豎大家都是證人, 要打官司就打官司, 一槌也沒有打死的人。

妹

(微弱的, 仍舊合着眼) 小楊!

林

(替小妹喊) 小楊!

楊 噫！（從四喜子與戲子手中掙脫，急急跑過去）

妹 你在哪兒？

楊 在這裏。（握住她的手）

妹 （不知聞大師已死去）你可別——別跟他們打。

全 （悄悄的）小楊，趕快逃走罷！巡警快來啦！

楊 （推開全老頭對小妹）我不跟……不跟他們打！

妹 小楊，你別走——別離開我呀。

楊 （悲憤交集，聲淚俱下）我，我不走！不離開你！

妹 明天你帶我走吧。

楊 嗯！……

妹 咱們要走的遠遠的，遠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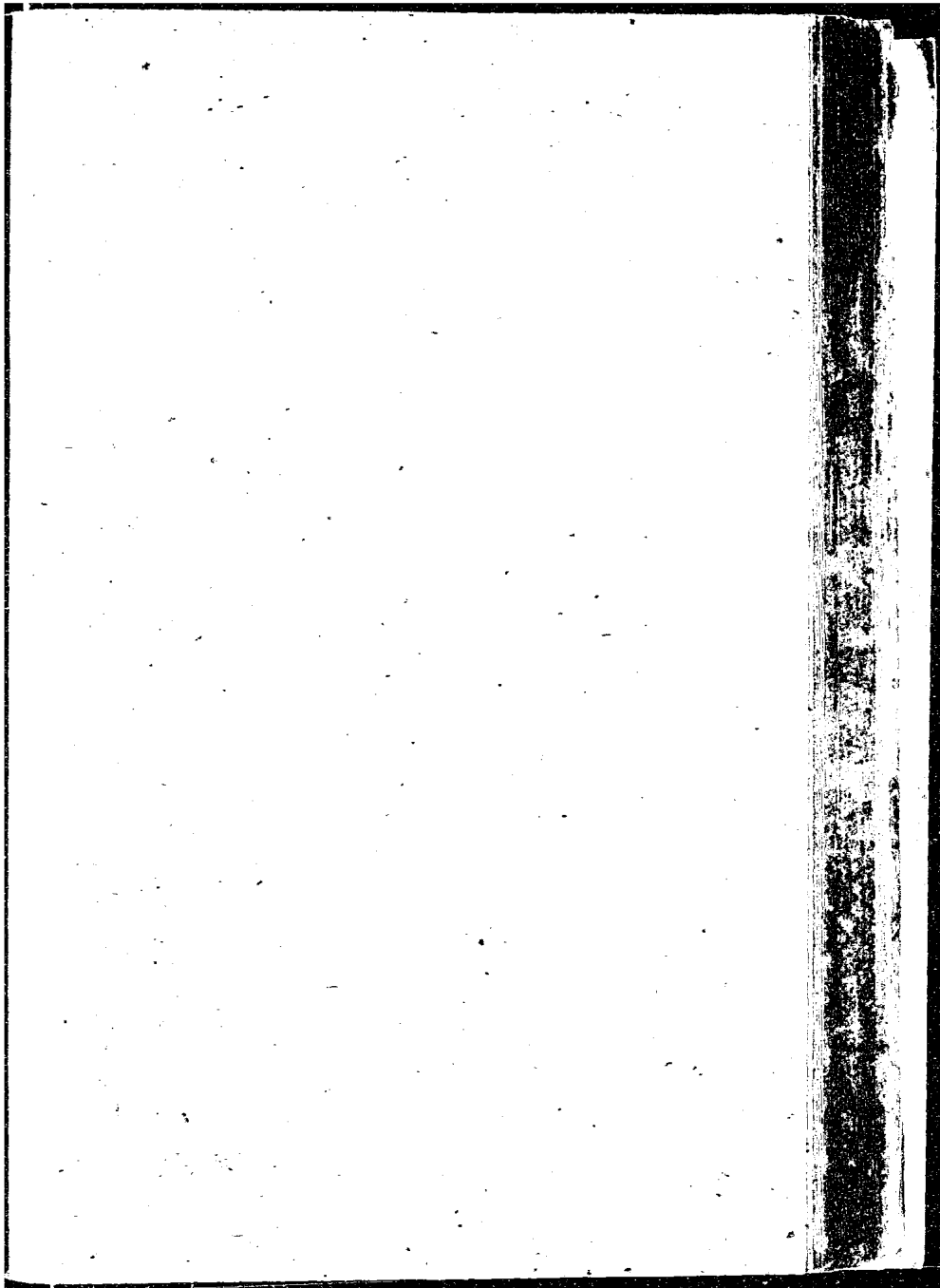
楊 遠遠的……（他顫抖着，右腿跪下去，把臉埋在小妹身上）

（賽從門口出現，快活的）這一回你逃不掉了，小楊，我的心肝肉（指小妹）你去跟小妖精去成親吧，到大牢裏去拜堂吧，我恭喜你們啦！咱們公堂上見哪？

〔楊七郎跪着不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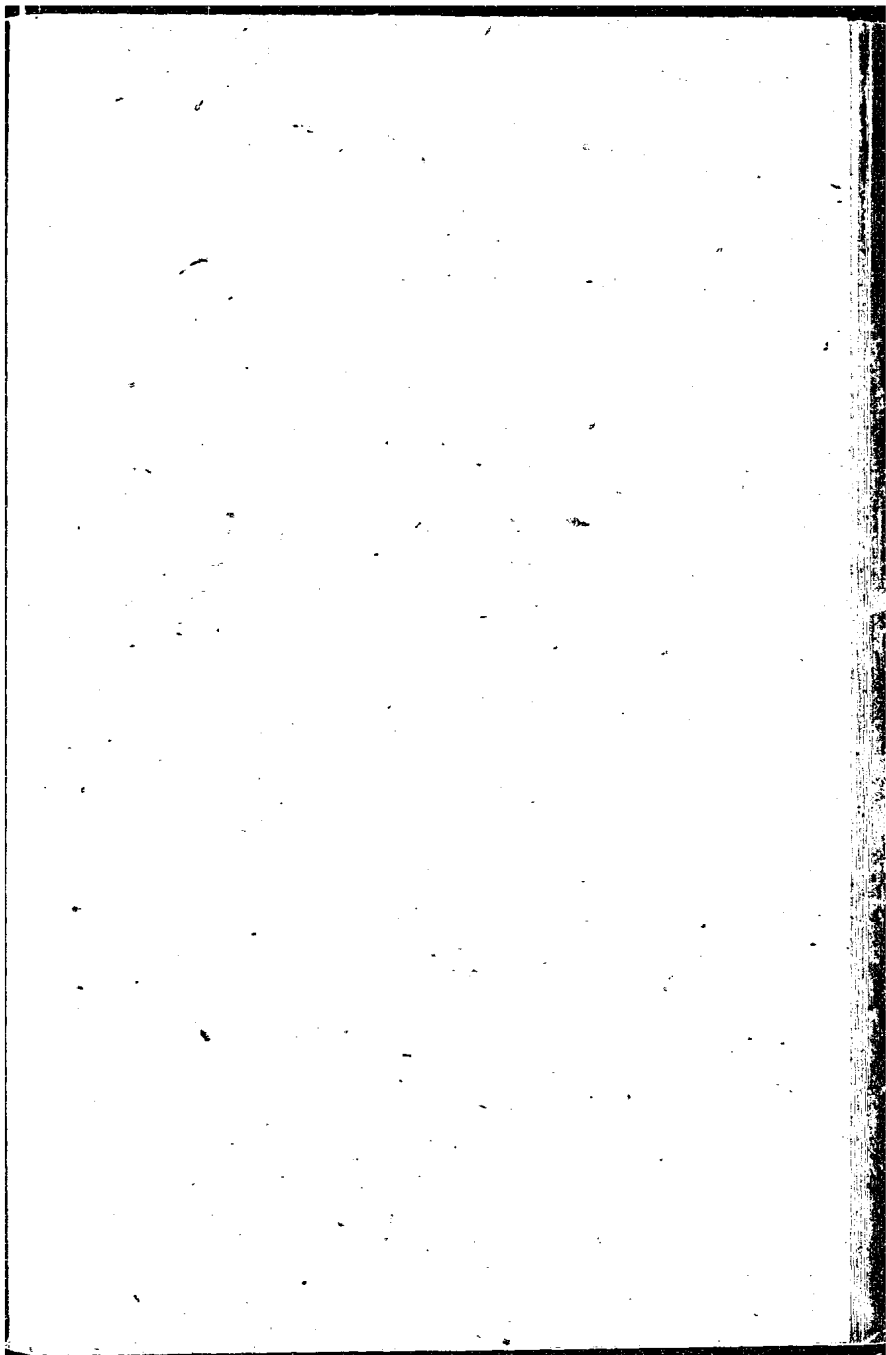
〔一隊巡警從窗外經過，自右而左。〕

——幕





第  
四  
章



距第三幕約兩禮拜後。是晚上，狂風在吹，聲如鬼號。仍是那間老屋子，後壁上的窗戶緊緊閉着，突然孤燈形同墳墓。幕起時戲子了無聲息的躺在吊舖上，別人對他也毫不留心；賴皮匠的床空在那裏；林黛玉坐在桌子後面那把椅子上，紅樓夢在桌子上擺着，她不住在前後搖盪；牛三坐在她左手，背著正門，又是他的老遊戲——在過他的關了；全老頭斜身坐在他對面——林黛玉右首的凳子上，衣著臃腫，左臂憑着桌子，右手拿拐杖在地上胡畫，精神淒涼慘淡；四喜子背依閣樓的柱子站着。

一陣淒厲的風聲吹過，四喜子點上一支菸——他的手有點抖。

喜 (憤憤的) 賽觀音這一回他媽可真得意了。她把聞太師毒死，得了他的家私，反調轉頭來咬楊七一口，說是他打死的，這會她却攬着她的姘頭舒坦！

牛 (玩着牌) 現在她不在這兒住嗎？

林 人家外面有男朋友。(不放心的瞧瞧門) 打開太師死那天，半個月她都沒回來過  
過夜。

牛 那才美的。

林 (向喜) 楊七真的要在大牢裏頭坐十年？

喜 你當還有人替他坐。

牛 你們去當證人，怎麼不說聞太師是教她毒死的——死後七竅流血，渾身發青！

喜 (氣不過) 教你老牛去當證人才成呢！哼！毒死，毒死！你說聞太師是毒死的，賽觀音化了錢，買了關節，她硬說是打死的，你空口有個屁用？

林 (嘆了口氣) 楊七這人也忒憨麼！(指全) 伯伯勸他逃走，他不肯；他捨不的小妹——(向全) 那天你不是勸楊七逃走嗎，伯伯？

全 (轉過臉去) 是的，是的，我勸過。(提高聲音) 這都是前世的冤孽。打人家一拳，要坐十年牢，這不是冤孽嗎？

喜 (向全走過去，不以爲然) 你別說話了罷，老伯伯賽觀音謀害了聞太師，拿聞太師的錢貼給她的姘頭，這也是冤孽呵！現在她還在那兒搬家具，一車子一車子的，都送給他姘頭，這也是冤孽呵！

全 都是冤孽！都是四喜子。她把錢貼給她姘頭，過後她姘頭再拿她的錢貼給別的女人。

〔一陣更淒厲的風聲，窗戶震搖，遠處有窗戶碰在牆上的響聲，玻璃的破碎聲。〕

林（側耳聽着）「你們聽這風，就像誰在那裏哭似的！」

牛（並不抬頭）「就像聞太師的冤魂在那裏叫似的！」

喜（同樣聽着）「這是聞太師的冤魂在那裏喊的！他活着時候愛錢如命，恨不得抽房

客的筋。賽觀音可毒死了他，拿他的錢貼給姘頭，這會摟着抱着：『心肝呀！親親哪！』

把他丟到冷棺材裏，他怎麼會不恨？」

全（忽然站起來）「小妹才可憐！今個早上，剛打醫院出來就跑出去，直到這會還沒回

來過。外面刮着大風，我得去找找她，要不哇，會凍壞的！」

牛「她知道楊七判刑嗎？」

全「知道。」

喜「誰告訴她的，老伯伯？」

全「打量是饅頭張，張嫂子。」

林 (低聲自語,不以為然的) 啲,饅頭張(向全)你上哪兒去找小妹呀,老伯伯上海這麼大。

全 出去看看;看看再說。要是找得着,就把她帶回來。

喜 你知道她是上哪裏去的?

全 去上大牢裏頭看小楊了,她說,看了小楊再去替他伸冤。(感慨的)伸冤,你上哪裏去伸?現在跟從前不同了。從前衙門裏頭有堂鼓,有冤屈的一擊鼓,大老爺就坐堂;現在沒了,你喊破嗓子,裏頭也聽不見!

喜 對了,喊破嗓子也聽不見!

[說着便拽起棍子朝外走。]

林 老伯伯,賽觀音——聞奶奶要賣小妹,你聽見說嗎?

全 (立刻站住,以為聽錯了)要賣小妹?

喜 (也是一驚,但悶悶的)誰說的?

林 饅頭張說的，前兒個石敢當告訴她：等小妹打醫院出來，三兩天人家相了人，就講身價了。

全 呵？（驚的說不出話）

牛 （同樣吃驚）賣給誰？

林 （不直接回答）那還有好地方！

喜 （心直口快）一個老頭子，要不就是窰子，那還用問？（恨的全身癢）哦！賽觀音，她可真比惡鬼還狠！（對全）老伯伯，我看你還是去找找小妹，明天把她帶走吧？

林 對了，老伯伯，你自己又沒有個親人，你收她作個乾女兒乾孫女，總比她落到火坑裏強啊？

牛 你也算行行好？

林 要是你有個病了，發冷發熱了，她也能侍候侍候你。

喜 將來更老了，走不動了，她也能攙護你。

牛 再說呢，老頭兒，你的衣裳破了，也有個人替你補補。

林 穿的髒了，也有個人替你洗洗。

全 （喜的迷迷的）我不想。我都不想。乾女兒，乾孫女，我不想。我喜歡的就是，就是小妹是個好姑娘，心，心好。（轉身就走）我去，我去，我去找她，我就去找她……

林 老伯伯，你就這樣兒出去嗎？外面大風啊！

全 （熱情的，如同唱歌）嗯，大風，好大風！（並不停步）

林 停一停，讓我給你拿一條圍巾。

喜 對了，教林姑娘給你拿圍巾圍上點，着了涼不是玩的。

全 不用，不必。（說着站住）好好，你快一點！

〔牛三又低頭玩牌。〕

〔金不換拖着鞋從右首門走進來，滿面睡容，鈕子未扣，抱着膀，揸着襟，兩肩高聳，身子發抖，一幅烟鬼相。進來時大伸了個懶腰。〕

你們在這兒談什麼啦，（向正去取圍巾的黛玉一睜一眼）又在談揚七呀。（打着呵金）



欠說）算了吧，你們談也沒有用。談來談去，反正他判了十年徒刑，再談他也不能少坐一天！

喜（剛才心裏頭一點溫暖被打散了）你這會起來幹什麼？不在床上睡？

金 睡不穩，朋友。躺到床上，肚子裏頭直——直咕嚕。（看見喜拿着吸膳下的菸頭，卑賤的伸出手去）讓我抽一口。

喜（默然將菸頭遞給金不換）

金（深深吸了口菸，瞧瞧賴皮匠的床）賴皮匠還沒回來？

喜 沒有。看你還怪想他啦！

金 我呀？我真怕他投河，這小子瘋瘋傻傻的！

喜 你不會哭他吧？

金（感嘆的）咳！說什麼呢，四喜子，這半個月——（忽然看見全老頭）喂，你要到哪兒去，老頭兒？

全 (精神煥發的笑着) 找小妹,去找小妹……

金 找小妹——(菸頭燙了他,立刻丟掉,吹着燙傷的手指) 噓!他媽的(看了看) 真倒眉,燙傷了一塊!(接着對全老頭) 說起來小妹——要不是外面刮大風啊,看到楊七份上,我可真應該出去找找她。(臉上現出不得已的笑,對喜) 你看我嘴上說着不談楊七,心裏頭可老想着他。(嘆口氣) 沒有法子,自從小偷吃了官司,現在足足半個月了,連個肯借給大爺塊二八毛的人也沒有了!(看見對方不答,抬頭對吊舖頂上) 喂,唱戲的!你幹麼不爬下來?

戲 (抬起頭) 幹什麼?

金 幹什麼!告訴你個新聞:饅頭張跟石敢當石局長姘上了,你知道不知道啊?

〔林黛玉拿了一條女人用的極大圍巾從右首門走進來。〕

林 (對金不換,責備的) 你又說人家壞話!

金 (使出了大少爺相) 我怎麼說人家壞話啦?難道他們姘上不是真的麼?他們不是

打前兒個晚上起就睡到一張床上的嗎？

全（蓬蓬的，惋勸）別吵，別吵，林姑娘都是我的錯，我一個人的錯。你把圍巾拿過來，我得趕快走——趕快去找小妹（一面向黛玉走過來）

金（看見黛玉讓了步，輕蔑的睡口吐沫）呸，媽的！（對戲子）喂，唱戲的，新聞對你講過了，你還不趕快滾下來！

戲（嘟囔着）老爺子不高興！

金跟你商量件事好不好啊？

戲什麼事，你說好了！

金你手裏有多少錢哪？

戲老爺子有多少錢，用不着你管！

金（看出枉用心機）好！你當大爺希罕你孫子的，將來你尋死的時候，你留着買繩子去上吊吧！

頭老熊。

〔黛玉已將全老頭妝扮完畢，他原來就衣著醜陋，現在更用圍巾連頭帶腦的包起來，看上去像一

全（欣喜的，忙迫的）好，好，謝謝你，林姑娘！

林（關心的）找不着她你就回來，別走遠，外面風大！

全 我知道。你有好心，將來有好報應！

金（看見全老頭要朝外走，想起時機不可錯過）喂，老頭兒！你真去找小妹麼？

全（站住）是的，去，去找她。她跑出去一天，我不放心。

金（無話找話）外面冷着啦？

全 我穿的厚，厚！（翻起衣裳一件一件數着）你看，不要緊！我身子硬。

林（早就明白金不換的用意，對全老頭催促）你快去吧，老伯伯，再停會就晚了。

全 我去，我去！（欲走又想了起來，回頭向金）林姑娘是個好人，大少爺，以後啊，你要待

她好點！

金（虛假的）好人，我知道。（最後的機會，索性說出來）你身上帶的有錢嗎，老頭兒？  
全（誤會了對方的意思）不要緊。我是個孤老頭子，身上就是帶幾個，也沒有人搶我的。

林（指指門，示意）你快走，老伯伯！

全我就去。（誇讚的笑着，對金）林姑娘是個好人，是——個——好——人！

金（不高興的）對啦（無恥的）可是你身上有多少錢哪？

全（仍舊不明白對方意思）不多，不要緊，我在外面跑慣了。

金要是多呀，還是教我給你放着牢穩。

全打二十歲起，我就跑這種黑路，四外沒有人家的地方，我都走過。我不怕，不要緊。

林（對金不換，厭惡的）你又——

金（示意教黛玉站開）你別管（向全伸出手）要是你有老頭兒，先借給我幾毛，明天還你。

全（欣然）有，就是不多了。（向懷裏掏摸著，摸出一個白布包——布變成了灰色，他打開，裏面包着角子，銅板，他抓起來全部交給金）就這幾毛了，你將就將就。你也  
不用還，明天我賣了藥，錢就來了。

金（有點不好意思）一定還你，老頭兒，明天一定還（順口人情）你真的找小妹嗎？  
我跟你一塊去吧？

全不用，我一個人就行。（忽然）哦，我得走了，再停會就晚了（說著急急慌慌拄  
着棍子朝外走，棍子咚咚的響着）

金（目送着全老頭）你一定能找著她，老頭兒（因為自覺難為情，把錢搖的叮叮直  
響）

全（重複著）一定！一定！（在門口回過頭來，滿意的笑着）小妹是個好孩子，好姑娘  
——心腸好！

（一陣大風聲，他走出去了，他懷著甜腔熱情，棍子嘎嘎的響着在門口消失了。）

金

（從背後望着全老頭，錢在手中響着，突然間他像被驚醒了——其實不過在全老頭剛跨出門，他匆匆把錢塞進內衣口袋，然後轉過身子來，歡快的。）這是他媽哪裏來的運氣！剛才大爺還在這兒發悶，肚子裏頭咕嚕咕嚕的直響；可是運氣一來，你都不不用去想，錢來啦！老天爺睜了眼，他硬給你派來個財神，你不要，他會硬朝你手裏塞過來！

〔沒有人理他。〕

〔又是一陣搖山震屋的風聲。〕

〔當金不換伸手向全老頭要錢時候，黛玉輕蔑的向他白一眼，憤憤走開了。她回到老地方，坐在椅上看着。〕

林

（輕輕嘆息一聲，自言自語）小妹真可憐！日常受盡折磨，能嫁個好男人，倒還將就着能過；現在賽觀音陷害了楊七，又把她賣了！

金

（得意之餘，不免無事生事）你別可憐人家了，我的好奶奶！你也想想自己——手裏頭一個錘子都沒有，你又是怕風了，雨了，冷了，熱了，一會兒又心裏難受了！你也不

出去找點生意，明天咱們喝西北風啊？

林

（老早就不高興，被挑起了反感）你就別跟我說話！下作鬼，見錢就伸手去要！你還叫金不換呢！『浪子回頭金不換』——你多咱才回頭哇？

牛

（抬頭向黛玉瞧瞧，對金不換）怎麼，你們又吵起來啦不是？

金

（動了大少爺脾氣，向黛玉）放你媽的屁！他媽我好意的說你一聲，你就敢反過嘴來罵我？

林

（把書朝桌上一摔，激動的跳起來）我罵過你了！你喝西北風，你愛喝什麼去喝什麼！我是前輩子欠你的嗎？你跟虱子一樣，你賴到我身上，吸我的血，丟我的臉，我當婊子養活你，還得受你的氣！

喜

（推開向黛玉逼上去的金）別吵了，朋友，你們吵也吵不出味道！

金

（有人出來解勸，越發的神氣，掙扎着，指着黛玉）我丟你的臉？這會他媽你嫌我丟你的臉了！想當年你大爺上海有當舖，蘇州有田地，北京有房產，我爺爺作路官，全蘇



州城誰不知道我姓金的……

林 你吹牛皮！你爺爺給人家當二爺，倒夜壺，人家還嫌他不漂亮；你自己是蘇州觀前街

一個披蓆袋片的！

喜 得了，得了，到那邊去！

金 那不成，今兒個我們得講個明白。（向黛玉）這會你嫌我丟你的臉，那時候我是一

品大爺，走動帶着跟班，你給我灌迷湯，我還嫌不夠味呢！

林 那時候我是千金小姐，在路上我看見你，我求我媽，把你領到家裏當聽差，你喊我姑

奶奶我還不睬你呢！

金 我教鬼迷住了心，我收了當舖，賣出田地，押掉房屋，把成堆成堆的銀子都化到你個

賤娘子身上！我知道你這樣狠哪？

林 我一個足不出三門四戶的大小姐——彩球打到化子你頭上，我跟你逃出來，誰知

道你比癩三還沒長性，事到如今，教我賣身養活你呀！

喜 (推開金不換) 去, 去, 去……

牛 (幸災樂禍) 打, 打, 打他媽的!

金 (氣極了, 掙扎着直要朝黛玉扑過去) 臭婊子, 你——

〔賽觀音從左首門進來, 手中拿着錢包, 衣履嶄新, 所謂「容光煥發, 滿面春風」, 不足形容她的得意。

〔她就像一個女妖進了鬼窟。因為半月前發生的那件不幸事件, 這店的全體房客都對她冷淡, 雖然表面上還招呼她, 而心裏是厭惡她的。有的當面向她冷嘲熱諷, 有的在背後咒罵, 連金不換也並不例外。可惜他是個沒有骨氣的人, 見了她不敢不敷衍。這種情形她自己也知道; 不過她覺得自己, 有錢, 比房客的地位高, 自從她以鬼蜮手段勝利之後, 她更是逆體無處不顯出得意。有許多有權力的人, 對屬下或人民常抱這種態度: 「我行我素, 看你怎樣?」她對房客也正是如此。她不後悔, 不慚愧, 良心上毫無痛苦——其實即使有痛苦, 也是天上浮雲, 一閃即逝; 遇着於己有利的事, 儘管喪德害理, 她還是要作的。

賽、啵、啵! 你們這是幹什麼啦? 又打架麼? 這倒有趣呀! 打起來才好玩兒哪!

〔所有的人都吃一驚。

金（一回頭看見賽，雖然滿面怒容，却勉強笑了。走過去一步，畢恭畢敬的）聞奶奶，您好，您好！這麼大風，您怎麼來的？

賽（得意的身上直癢癢）怎麼來呀？大風吹來，仙樂送來，童男童女領來，坐車子來的呀！你們怎麼不吵啦啊，大少爺，林姑娘？

金見笑，見笑！我們——（竭力討好，致使黛玉別轉過臉去，可惜沒說完被打斷了）

喜（搶着冷諷的）怪不的都管喊你賽觀音哪！

牛你半個月不來，這兒都變了樣兒了。

賽（故意賣弄）哎喲，你瞧你們吧，你一句兒，我一句兒，我生八張嘴也應付不來，我這廳可給站癱了！

金（故意裝的巴結）沒有人教您到這兒來客氣，聞奶奶，（指着金老頭坐過的那隻凳子）您請這邊坐吧？

賽（走過去，一面對牛三）可說的是呀，你提起來我想起來了，這個瘟不死的店哪

？——（忽然向金不換）我們石敢當二叔來過嗎？

金 沒有，來過又出去了。

賽 （走到凳子前面，但並不坐下）你們真想不到哇，我這會心裏頭才輕快哪！打這個月起，這個店我教我們二叔管，以後你們繳店錢就交給他好了。

牛 你現在高升啦？

喜 （諷刺的）簡直是心花都開了麼！

賽 （得意忘形）你說的真不錯，四喜子，這一回你可說到我心窩裏頭來了！我老想念着想念着，（簡直忘了忌諱）我哪會才能打發開那個死去的死鬼呀？這一回他可歸了陰了。辦的事痛快，你心花不開也得開呀！

牛金 （同時笑起來）哈哈！

賽 （一轉臉，發見從旁瞅着她的驚愕中帶着厭惡的黛玉）林姑娘！你躲在暗地裏，一聲氣不出，幹麼這樣瞅我？

林 (有點窘) 我沒有什麼，開奶奶。——您請坐。

喜 (打趣的) 她瞅你，就因為聞太師死了，你一點都不難過！

賽 這個年頭，你的頭腦還這樣舊哇？他死了，難道我還得替他守寡——就是我肯守，也

沒有孝子賢孫爲我請誥命立牌坊啊？

喜 還有你的官司打的也得意呀？

賽 那是沒法子呀，官司打贏，因為有本事呀，楊七要跟我鬪，好哇，咱們走着瞧吧，看誰的  
神通大！——那一天你還上公堂當證人，(刻薄的) 你瞧見的呀？我把他丟到大牢  
裏還不算，我還讓他呀，讓他瞧着他的那個心肝肉呀，求死不得，求活不成哪！

牛 (插嘴) 開奶奶真有本事。你搬家搬完啦？

賽 (深喘了口氣，一屁股在凳子上坐下，前仰後合) 我的老天爺！你就別提搬家啦！提  
起搬家，我這胳膊可就不是胳膊，腿可就不是腿了！又是桌子又是床啊，又是雜二古  
董的呀，把我累——累的個死，可不搬怎麼辦，成一個家，你件件都得有……要像

你們就好了，光身子一個人說走就走。

金（終於插進了嘴）您停幾天，也沒有人擋住您，鬧奶奶？

賽 哎喲，我的大少爺，那哪兒成啊？你就不知道我這顆心，身子在這邊，心可早就飛出去啦。我在我那新房子裏叨朝下一歪呀，軟和和兒的，用鼻子一聞哪，香噴噴兒的！一想到你們這邊，我心裏頭就直發毛。你們也不說收拾收拾，又是腳臭味了，又是汗臭味了，還有——你看那牆上的灰，這地下的土……噎，噎，噎！（不勝其嫌惡）連個插腳的地方都沒有，我還到這兒來呀？

喜（厭惡的）你頂好教你的男朋友幫你搬，省得薰壞了你！

賽（明知對方的意思，爽性不避諱，無恥的笑着）教人家到這兒來哈，哈！人家西服穿的筆兒挺，脚上大英皮鞋，頭光的蒼蠅都不敢趴，人家肯到這個窩三窩裏來呀？拿帖子請都不肯！（看見四喜子被罵的別轉臉去，立刻藉故脫身）哎喲，外面風好大，我得拿箱子去了，拿了箱子我得走了。（站起來朝外走）

金 (敷衍) 再坐一會吧，鬧奶奶不會晚。

賽 不行，在這兒坐着，薰的腦門子疼！(走到門口，忽然又轉過身來，向黛玉) 林姑娘，聽說我們小妹打醫院回來了，可是真的？

林 (不知怎麼回答的好) 我，嗯——您還沒看見她？

賽 所以才問你呀？

林 我，我也是聽他們講——(忽然) 小妹也跟您過新房子去？

賽 (假情假義) 你就別提了；提起來我們小妹，人家才是燒香燒來的命呢，連我都還蒙在鼓裏頭，不知多咱有個人看上她了，停幾天，人家小妹一結婚，包車汽車都有的坐，看見我要裝作不認識了，還會跟着我過窮日子受活罪呀？人家才不幹哩。

林 (不得已，只好敷衍) 虧您費心，給她找上個好人家。

賽 可說的是麼，我當姐姐的親手把她撫養大，俗話說，『送佛送到西天，』等到她有了人家，我當姐姐的一片苦心總算盡了。(看見對方不再接下去，向金不換與牛三)

以後你們繳店錢，就交給我們二叔，可別忘了，啊？

金

（同時）不會忘。

你放心吧，聞奶奶。

喜

（瞧着賽觀音走出去，回頭朝桌子上一拳）他媽的，你瞧她那股得意神氣兒！我們是癩三——她賣了她親妹妹，還在那兒（摹仿賽）『我當姐姐的一片苦心總算盡了。』——我們就是癩三，還不至於爲了幾個錢，把自己妹妹朝火坑裏送！

金

（酸相畢露）她今個可真有那股勁，說句真話，怪不的聞太師五六十歲的老頭子，連命都不要了。……

林

（嚴厲的，但關心的，制止他）你你教她聽見……（說的金不換抓耳朵，笑着不作聲了）

牛

（愆惠的）怎麼又幹起來了！

喜

（突然又憤憤的朝桌上一拳）喂，好朋友們（右手在空中一招）走，走，今個是我



掃街大爺的生日——走，我請客！大家全去，我請吃酒！

戲（一聽見吃酒動了心，立刻爬起）你多咱拾來個生日，掃街的可不是開玩笑哇！

喜 你別管多咱拾來的，大爺高興，天天都是生日，你愛去不去！

金（樂瘋了，扑過去抱住了四喜子的頸子，天真的跳跟着）嘻嘻，吃酒吃酒。贊成贊成！

（忽然看見戲子極伶俐的從吊舖上爬下來）喂，唱戲的他媽你爬下來幹什麼？你不是要死在上頭嗎？

戲 你別管！老爺子高興，怎麼樣就怎麼樣，用不着你小子管！

喜（擺脫了金不換）別吵，都不准吵！（向黛玉和牛三）喂，林姑娘，賣報朋友，走，大家全去！

牛（已經在那裏過關，並不抬頭）我過通這一關就來，你們到誰家去吃？

喜 醉八仙，老地方。

牛 好好，你們先去，我就來。

金 (太高興,幾乎目迷五色,突然看見黛玉已經站起來,又想鬥嘴)怎麼你也去?

林 (賭氣)好,只許你去,我不去啦!(從新坐下)

喜 (催促)你怎麼啦,林姑娘?

林 我不去啦,(指金不換)教他一個人去罷!

喜 這不行。(向金不換)我是專意請林姑娘的,你得給她賠罪。

金 (不得已)好好。(向黛玉)我賠罪,走罷!(露出白相人相,朝外一指)

林 不去!

金 真不去?

林 嗯,怎麼樣?

金 別裝蒜了,我的好奶奶,你再拉硬弓,咱們就吃不成了!

林 吃不成不吃,餓死你!

喜 這不成,大少爺,得賠罪!

牛 (並不抬頭) 對啦, 賠罪!

戲 (附和) 賠罪, 快些!

金 (無可奈何, 又抓耳朵) 好好! (於是捏下去, 唱起京戲來) 見老娘, 施一禮……

林 (又好氣又好笑) 不要臉的! (推開椅子站起來)

戲 (笑着朝金不換背上一拳) 叫聲親媽才好啊! (看見金要追, 急急跑出門去)

喜 我們可先走啦, 賣報朋友。

牛 (點着頭) 嗯, 好好。

〔就在這時候——當四喜子, 金不換, 黛玉剛轉過身去朝外走了兩步, 後面窗戶拍拉一聲開了, 小斗子跳進來, 身上抖着, 牙齒啞啞的打着架。

〔屋子裏人吃了一驚。

喜 (看清了) 還當是狗呢! 你幹麼不打大門走小廝!

斗 (嘶了一聲, 搖手作勢, 表示莫響) 賽觀音在家嗎? (指指上面)

金 在家，要吃了你兔小子的！

喜 你還不赶快關上窗戶？

斗 （關上窗，一面抖着，聲音從喉中壓出）喂！輕一點，老朋友！

林 （憐恤的）你這時候來幹什麼，小斗子？

斗 （指着閣樓）楊七的屋子還空着沒有？

喜 空着的，你要幹什麼？

斗 教我過一宿。（竭力忍着，但還是打個大寒戰）哦——他媽外面真冷，快下雨了！

喜 空着的。

林 你上去吧，別作聲。（斗攀援着爬上梯子）

戲的聲音 （在門外）你們走不走？要再不走，老爺子不去了！

金 你孫子倒會着急。你不愛去——滾你的！

斗 （看見喜，金，林預備朝外走，在半梯，懼法的）你們到哪兒去呀？

喜吃酒去你還怕嗎？

斗 我……

戲 (從門口探進頭) 你們到底走不走？

喜 你急什麼？(向斗) 你怎麼啦？

斗 (努了努力，終於說出來——) 這兒有鬼嗎？

喜 有，多着呢。

金 待會獨眼龍出來，摺住賴子搗死你的！

斗 (有點發餒) 那，牛三也去？

牛 (抬起頭) 你媽的小癩三，牛三是你叫的？

斗 牛，牛，牛三叔。

牛 (撒謊) 我不走。我瞧着聞太師的鬼魂出來，活活吞你個兔崽子的獨眼龍就死在

那地方，你知道不知道？

林（同情的）他們吓唬你的，小斗子，別害怕，快去睡吧，別教開奶奶聽見，你明白沒有？

（斗子點頭，向衆人）他是個小孩子，你們吓唬他幹什麼？

金（不以為然）就你的心好！——（一轉臉）好啦，走吧！

〔小斗子怯怯的爬上梯子，閃進閣樓，從門縫裏朝外望着——去喝酒的人已經走出去，連最後一個守望着他爬進去的林黛玉也走出去了，單賸牛三坐在那裏過關，他輕輕掩了門。

〔舞台上靜一會，牛三一面翻骨牌過關，一面哼小曲——這裏的房客都熟透了的那個小曲，聲音不高，然而更增加了陰慘氣氛。

〔突然一陣風的聲嘶聲，燈閃一閃，石小妹——像一個女鬼走進來，蒼白，倦疲，絕望，全身泥濘，衣服有幾處被撕破了——顯然她被揪掙過，也許被毆打過，並且被雨打的稀濕；她的頭髮散亂，披在額上，掛在臉上，水滴不斷的落下來。

〔她在門口悄悄站了一會，但好像並不會看見屋子裏有人，隨後她拖着脚步朝吊鋪那邊走過去，走了兩步，接着，大概力氣都用完了，她乘勢靠在了牆上，用手捫住額。

牛（正唱的熱心，忽然一驚）誰？

妹（狀如死人，毫無聲息）

牛 (轉過臉去, 看清楚了——) 唉, 你把我吓一跳, 小妹。我還當是鬼呢!

妹 (仍無聲息)

牛 你在哪裏跑了一天哪, 小妹? 你的衣裳都撕破了。

妹 嗯。(微弱如嘆息)

牛 (回頭繼續玩牌) 你去看楊七啦嗎?

妹 嗯。

牛 你看見他嗎?

妹 唉! (輕輕一嘆, 幾不可聞)

牛 你這一輩子看不見他了, 小妹。你永遠看不見他了, 他判的是十年。十年——他這一輩子不會活着出來了; 就是能出來, 他的頭髮白了, 他的的人也給毀了。(於是深深的嘆口氣) 咳! 這可真是個活地獄——(忽然用力的) 嗯, 地么! 嗯, 梅花! (把最後一張牌朝桌上一拍, 輕適的透口氣) 我可把你過通了!

〔他輕快的向小妹走過去，牌也來不及收拾〕

牛 (在她面前站住，憐惜的低頭端相着) 全老頭出去找你了，小妹，你碰見他嗎？

妹 (搖搖頭) 沒有。

牛 外面在下雨嗎？你衣裳怎麼破的？

妹 他們——(無力說下去)

牛 他們給你撕破的嗎？你替楊七喊過冤嗎？  
妹 嗯。

牛 (感慨) 你喊不應的，小妹！你把喉嚨喊破，他們也聽不見——他們不會聽你的！

妹 (摸着額，沒有作聲)

牛 你姐姐把你賣了，你知道嗎？

妹 哦！(她輕輕應了一聲，連驚駭和詢問的力量都沒有了，同時她也不想麻煩着問了)

牛 (極難得的動了感情，連他自己都沒有弄清講的是什麼) 小妹，你的命好苦哇！你



平常挨打任勞還不算，將來萬一被送到火坑裏頭——不是我教你壞話，看着你活受罪，你倒是死了的好！

妹（早有了決心，努了努力，終於平靜的，微弱的，好像她所說的是別人——）我要死的！

牛 我是跟你隨便說着玩，小妹，都是傻話。這是命，沒有辦法，你任命吧！（稍頓）你餓嗎，小妹？

妹 不。（動了一下，把臉更朝裏轉過去，額角抵在牆上）

牛 那我可走了。（向外一步，又站住。）你去換換衣裳吧——（忽然記起來）不用換，你姐姐在上頭的，你歇一會吧，小妹，我要去吃酒去了。（像辦完一件事，他揚長走了）

〔小斗子從閣樓門縫中朝下張望着，先前的談話聲驚動了他，牛三出去，一由於恐懼，二因為好奇，他想看看那個可憐的姑娘作什麼。〕

〔靜了一會。右小妹站直身子，楞了楞，拖着沉重的雙腿，慢慢朝右邊門走去，臉朝裏側着，眼望着旁邊，彷彿在思索一件事。她走路是機械的，像夢遊人。她走過的路上須經過桌子，在桌子左外角那裏，她站

了站，手無力的撫過泉滄，朝前走了幾步，隨即又停住。她向四下打量，然後慢慢朝上閣樓的活梯走去。她左手扶住梯子朝上望——不知道閣樓上有一個孩子，正驚異的從一條極窄的門隙中瞧她——她抬起右脚踏在活梯第一級橫檔上，預備上去，預備看看她先前關心過的留過好夢的這間房子，但是她忽然倒下去，身子伏到梯子上，腳無力的滑下來，低聲啜泣起來。

妹（用拳輕輕敲着梯子，嗚咽着）小楊，你多——多傻呀，小楊我不教你跟他們打，你

怎麼不聽我的話？你想得到我嗎？你想到我現在要去死嗎？——你知道嗎？咱們大家好呀，歹呀，逃呀，這算空做了一場夢啊！——

（一陣急驟的脚步聲，賽觀音走進來，右手提一只小皮箱，左手拿着雨衣，皮夾，腋下挾着一個小包）——裏面大概是衣服絲襪之類。看見她妹妹她吃了一驚，但立刻又換了一付笑臉。

斗（警告的，從門縫裏吹出一聲）嘶——（妹沒有聽見）

賽（尖酸的嘲笑）噢！倒沒想到，（把皮箱，包袱，雨衣，皮夾等放在牆壁腳下）我當是誰哪，原來是你，倒會在這兒害相思病啊！

妹（吓一跳。平常訓練下的結果，顫抖着叫了一聲——）姐姐！

賽 (慢慢的一步一步向妹走過去,像一隻狼,奸險,陰狠,滿面殺機,却又滿面的冷笑)

我的親人兒,你在醫院住半個月,住得好啊!回來不及見我,就跑出去啦!(她的樣子表示出這一回我逮住你了,我要慢慢的慢慢的收拾你,教你細細的嚐我的味道。你跑不掉的,你逃也沒有用)

妹 (按着她姐姐的步驟恐懼的朝後——右首門那邊倒退過去,但是看見賽換了方向,要從桌子前面抄近路截她,她於是又倒轉來。恐怖的睜着大眼,顫顫的叫了聲) 姐姐!

賽 我這個姐姐呀,過去沒有叫你學好,鞭子沒有打到你肉上,今個我要仔細教教你了!  
妹 姐姐!

賽 你姐姐呀?今個我才叫你,你知道她就是我的呀!我沒有認真疼過你,我的親親,今個我才好好的疼疼你啦!

妹 姐姐!(向後退着,瞧了瞧左邊門,又啾啾賽,看出沒有逃脫的可能,於是經過桌子前

面，朝右邊門退過去）

賽 （忽然咬牙切齒）你別喊你姐姐，你喊他呀，喊楊七你的小楊啊！你長的漂亮，會迷

惑他！

妹 （抖擻着，想解釋）我……

賽 你喊他呀？你喊他他也聽不見，現在他在大牢裏呀！

妹 姐姐，我——（賽突然抓住她的頭髮，在右邊門那裏，皮匠担子那裏。於是她發出一

聲尖叫）啊！——

賽 （抓住妹的頭髮搖着，聲響由齒縫中嘶出）他在大牢裏！大牢裏！大牢裏！叫他來心

疼！心疼！心疼！——（拉住頭髮把妹摔倒地上，用膝蓋跪到妹身上）

妹 啊！

賽 （開始痛毆）嗯！嗯！狐狸精！嗯！你會找！找相好！這就是——這就是——你的報應啊！

（一聲一拳的打）

妹 哎喲，姐姐……

賽 你叫楊七——楊七——心痛——心痛你吧，這肉——這肉——這肉多嫩——多嫩哪！

妹 哎喲，姐姐！

賽 （用手擰）哎喲，哎喲，這也——這也——這也不夠疼啊！

妹 （痛極）啊……媽！

賽 媽媽，媽媽聽不見，她死了啊！

妹 （瘖啞了，呼聲較前低弱）你饒，你饒了我吧，姐姐！

賽 饒了——饒了你啊，我不想饒呵！

妹 （有點麻木了，身子轉側的也沒有先前厲害）姐姐！

賽 你姐姐爲了你毒死了獨眼龍呵！

妹 姐姐！

賽 她毒死人還說是你的好人兒楊七打死的呀！

妹 (呻吟) 哎喲——

賽 你哎喲也沒用，他得在大牢裏頭坐十年哪！

妹 哎喲——

賽 你去嫁給他，到大牢裏頭去拜堂啊！

妹 我要去死啦，姐姐，你可憐我吧。

賽 她要送你個好地方，教你想死都不能啊！(忽然用牙咬小妹的肩部。)

妹 啊——別咬我呀！

賽 (看見地上不遠有皮匠的錐子，她直起身子) 這還不夠疼。(她把錐子拾過來，咬

着牙朝妹肩部刺去) 要用這錐子扎着，那才夠疼啦！

妹 啊——

(只聽見閣樓上一聲沉重的響聲，像誰朝地板上扔了塊磚頭，賽個音驚駭的跳起來。小妹在地上)

楞了楞，接着飛起來，便朝外跑，頭如飛蓬，滿面的泥和淚，在門口她碰上那羣吃酒的人。首先是金不換，手裏捧一個報紙包——從冷食攤上買來的過酒菜，被撞了個個倒，菜差一點撒在地上。其次是牛三，驚訝的看著她跑出去。

喜的聲音（在門外，慌張的，顯然怕被碰住）喂，喂，喂！（接着是清脆的玻璃瓶落在地

上跌碎的響聲）

林聲（在更近門處，不確定的語氣）小妹！

喜聲（失望的怨言）去尋死呀，冒失鬼，沒頭沒腦的亂撞！

林聲 剛才跑出去的是小妹嗎？

金（不高興）不是她是誰！

林聲（向外喊）小妹，小妹！

戲聲 小妹！

金 喊她幹什麼？屈死鬼等着她當替身的，她怕趕不及！（一面朝桌子走過去）

〔後面的三個人也進來，戲子，四喜子，最後是林黛玉——四喜子手中提一瓶酒。〕

戲 (回頭向喜) 兩瓶全給摔了嗎?

喜 (在門闖下, 氣憤的) 一瓶還不行, 你還想兩瓶!

牛 (埋怨) 在醉八仙吃了也就算了, 一定要拿回來!

喜 外面大風大雨, 人家上門早, 知道不知道! (說着昂然而向桌子走去。牛三知趣的笑笑, 不再作聲)

[賽觀音已經準備好, 走到屋子中間, 離桌子不遠的地方。她完全變了一副神情, 就跟她第一次進來時差不多, 滿面的笑。

賽 (迎着) 什麼給打碎啦? 酒瓶嗎? (不等回答, 接着——) 哎喲, 你們瞧我這個妹妹呀, 一聽說我要走, 難割難捨的, 好姐姐, 親姐姐, 直哭成了個淚人兒, 我還沒勸勸她, 就賭氣朝外跑啦。

金 (隨便敷衍) 您還沒走啊, 聞奶奶?

賽 可不是就要走嗎, 都是我們死小妹, 這樣勸她那樣不依, 那樣勸她這樣不成, 直把我



磨的呀，把頭都給我鬧昏了！

牛 你走不成了，外面下雨了。

賽 （故作驚慌）哎呀，這可怎麼好哇——（突然被打斷了）

喜 （已經大模大樣坐下，一拍桌子）金不換（重重的把酒瓶朝桌子上頓）去把碗拿來，咱們吃酒！（他故意刺激賽觀音）

金 你老叫我！

喜 不叫你叫誰？

金 好好！（低頭朝右首門走去）

林 （敷衍）您不坐，聞奶奶？

賽 我不坐。（忽然想起來，貓哭耗子）哎呀，這可怎麼好哇！外面下雨，萬一把我們小妹給淋出病來，那我可怎麼辦哪？

牛 （冷笑着）你疼她着啦？

喜 (話中有話,並不看賽)。她淋出病來,就不會再磨你了!

賽 說起來我這個人哪,你們可真想不到,我生成的這個性子,外面硬裏頭軟。就說方才

吧——平常我氣起來,逮住小妹打個半死,可是方才她一哭——

牛 (玩笑的)她一哭就把你哭的樂起來了!

戲 (插嘴) 鳳儀亭捉姦擲戟,她一哭你就迷了!

賽 (白了一眼) 呸! (忽然有意逃避,轉過去指着) 誰在閣樓上,林姑娘?

林 (掩飾) 沒有,沒有人。

賽 (不放心,向活梯走過去) 不會沒有,方才我明明聽見咕咚一聲,像誰撩一塊磚頭麼。

牛 楊七在上頭的,聞奶奶,你上去看看他吧。

喜 楊七? (轉過來對賽,儼然的) 我知道是誰!

賽 (已經走到梯子前面,預備上去,轉過來向喜,詫異的) 是誰?

喜 是誰呀，聞奶奶？你不問我不對你說：我猜準是聞太師聞大爺！

賽 (怯怯的) 什麼聞大爺？(一面鬆鬆的垂下手)

喜 什麼聞大爺，就是你心窩裏頭的那個聞大爺(除了牛三泰然自若，黛玉和戲子全凝神聽着他) 昨兒晚上我夢見他(指着) 他就在那裏——在窗戶外頭站着，正這樣(摹仿聞太師) 朝這邊瞧。我說：『聞大爺，你幹什麼啦？』他說呀：『我找一個人——你聞奶奶在這裏嗎？』——『你找她幹什麼？』我問他：『你不是死了嗎？』——『死了！』他嘆口氣說：『我死的冤枉，四喜子。』他朝懷裏掏摸着(摹仿聞) 掏出一張紙：『你看，』他說：『我在那邊告狀了，四喜子，這就是聞王爺的批，我是來找那個冤家的！』(故作恐怖) 我再一看哪，哈他的臉跟青灰一樣，七竅都朝外冒血！……

林 (恐怖的) 別說了，四喜子！

喜 ……眼珠瞪得像燈盞子，舌頭拖出來有三寸長……

「全老頭把他們打斷了。大風把包着頭的圍巾吹開，長長的拖在背後。他遍體淋漓，臉上，額子上，蓬

亂的頭髮上全朝下滴水。他的模樣是憔悴的，正像所謂落水雞，但仍舊掩不住他的熱情。

全（站在門口）小妹回來過嗎？

〔屋子裏的人全朝他轉過臉去。〕

賽（可逮住了）老癩三，你還沒有滾？〔全老頭沒有理她〕

林 小妹剛才跑出去，你快去喊她吧，老伯伯。

全（想不到）啊？她回來過？

戲 對了。快去喊吧。

〔全掉頭而去，剛出門，便「小妹——小妹——」的大聲喊起來。〕

賽（詫異的）啊！這個老癩三還沒走！

喜（諷刺）開大爺這一死，你高興的連人家走沒有走都給忘了。他說過，他要在這個

店裏住一輩子，死到這裏的！

賽（不理四喜子，轉過去對衆人，憤憤的）你們待會對這個老癩三講，教他明天一早

滾蛋要是他再賴下去，我就跟收拾楊七一樣，把他給關起來！

林（隨便那麼一說）明天一早他就走了，聞奶奶，您放心罷。

全的聲音（遠遠的，拖的長長的）小妹——（接着是一陣風聲）

賽（心都給刺痛了）呸！這個老癩三，他還在那裏叫魂！

〔金不換拿一只大碗走出來。〕

喜 怎麼，你不到閣樓上去，聞奶奶，聞大師正在上邊等着你的，你們倆夫妻一場，他人雖

說死了，可還是忘不了你。（賽站住，冷靜的厭惡的聽着）

牛（附和的）聞奶奶，你還是上去看看吧。

戲 對啦，對啦，去看看吧。

金（莫名其妙）你們講誰？

賽（幾乎和金同時，向喜，牛，戲三人，藐視的）呸！誰要聽你們瞎噯！（忽然對金）大

少爺，你來拿着箱子送送我，我要走了！

金（看準了對方的弱點，但是卑賤的笑着）聞奶奶，外面下着雨——我還得吃酒呢。

（他把碗給她看，蹇走過去拿起皮夾。黛玉羞慚的低下頭，衆人向他做鬼臉，有的搖手示意，他拍拍肚子，搖頭，表示不得已）

蹇（從皮夾裏拿出鈔票，取了一張，傲慢的）給，這一塊錢給你吃酒！

金（朝前走了一步，又站住抓頭皮）只一塊錢？

蹇（生了氣）坐汽車才一塊二，給你一塊還嫌少（又拿一張）給，兩塊！都拿去！

〔金不換爲難的樣子，把碗交給四喜子，然後走過去接住錢——（這是民國廿五年前後實在是相當可觀的酒資，）然後提起箱子和包袱。

〔四喜子斟上酒——戲子早已把酒打開了。

牛（戲笑）你真的去送聞奶奶呀，大少爺！你得留神點，聞太師要掐住鬚子搥死你的！

金沒有辦法，老牛。（向蹇）走吧，聞奶奶（從左門下）

蹇（走到門口，轉回身，威嚇的）四喜子，牛三，唱戲的，我把話擦給你們：你們放仔細着

點，我不怕你們搗鬼！

戲（爲自己洗刷）我可沒答碇，聞奶奶？

半（知趣的低下頭）

喜（站起來，已有準備的）那可得請問一聲，聞奶奶，我該怎麼仔細着點？

賽（大聲）你該怎麼仔細你明白，你別當我是好惹的！

喜要是我不明白呢？

賽你不明白我告訴你，你記住跟我搗麻煩可沒有你的便宜佔！

喜哦？（咬牙切齒）你大爺也告訴你，騷狐狸！你大爺早就明白，你頂多像擺佈楊七一

樣……你別瞧不起這個掃街鬼，（一拍胸膛）大爺吃過官司，坐過牢，你有本事儘

管使出來，你爺爺不含糊！

林（向賽走過去，勸解）你走罷，聞奶奶，外面下雨了。

賽（臉都氣青了，甩開林，對喜）你祖奶奶也不含糊你，烏龜，王八，掃街鬼！楊七是叫你

祖奶奶打到大牢裏頭的，你不忿氣，你不忿氣把本事都拿出來，你祖奶奶幹了，看你個癩三能怎麼樣？

喜（激動的嘴唇抖着，冷笑一聲）哈，你大爺怎麼樣！我知道你有個姘頭，有種的，你把賊來，個頂個，白的是刀子，紅的是血，你不敢去喊？

林（解勸）問奶奶，待會雨下大，你走不成了。

賽（跟你個頂個呀？你配呀？你個癩三只合該打到拔舌地獄，用刀子刮，下油鍋烹（忽然）你欺負你祖奶奶，爛癩三，咱們走着瞧，我總有法子對付你（翻身而去）

喜 你大爺候着你！

（一陣靜默，只聽見風聲。

（四喜子滿面怒容，牛三和戲子神情上顯出無趣，黛玉憂愁的徘徊着，忽然她站住聽了聽，有一個女人的哭聲遠遠從外面送過來，綿長，悽愴，微弱，一瞬又被一陣暴風聲壓了下去，吹到別處去了。

林 這是誰在外面哭哇？誰在外面哭……



牛（聽了一下）這是風，林姑娘。

林 我剛才明明聽見的嗎。

戲 你耳聾了，這是貓在外面叫的！

喜（猶有餘怒）吃酒，吃酒！（走過去坐下）

林（愛愁的徘徊着）全老頭怎麼還不回來？

牛 別管全老頭了。來吃酒，林姑娘。

林 今個我心裏真不夠味——（一陣風聲，焦煩）呸，這風你們也不去找找小妹，教一個老頭子去。

喜（睜圓怪眼）找她幹麼？

林 你瞧你，外面大風大雨的，萬一她凍着了，怎麼好？

喜（滿腹牢騷）她凍着還不好嗎？她凍死才好呢，總比讓賽觀音賣了強！  
戲（催促）得了！吃酒！吃酒！

林 我不吃。我怎麼直想哭！

牛 你簡直叫全老頭迷住了，林姑娘。

林 我直擔心，外面這麼大風，萬一他給噎住，悶倒在路上，可怎麼辦？

喜 得了吧，他活了七八十歲，怎麼會——（小斗子從閣樓探出身子，朝下張張，用手叩

着板壁。吃了一驚）小癩三，你怎麼不叫一聲？

斗 （壓着嗓子）喂，賽觀音走了嗎？

喜 走了！

林 你怎麼還不睡，小斗子？

斗 睡不着……（一面從梯子上下來）

牛 聞太師的鬼魂沒有吃了你？

戲 他出了一身汗——你看他抖的，就像索十回——『活捉』裏頭的那個張文

遠！

斗 (到了底下) 你們幹什麼吃酒嗎?

喜 嗯! 怎麼樣? 你也吃嗎?

斗 (不好意思的笑着, 完全像個大人) 一點點兒, 老朋友。(喜把碗遞給他, 他開始了)

牛飲)

牛 (從旁望着) 啲! 小瀟三, 你喝那麼多!

斗 哦! 深深透口氣, 把碗交給牛三) 剛才賽觀音打小妹, 打的真兇!

喜 她用什麼打?

斗 用什麼用嘴咬! 用錐子扎她還說: 『我毒死獨眼鬼硬賴楊七打死的呀! 你到大牢裏

去跟他拜堂去呀!』

林 (感同身受) 啲! 啲! 噴! 噴! 小妹這是哪一輩子造的孽!

喜 你小子怎麼不喊哪?

斗 我, 我! (說不出口, 忽然想了起來) 可是我把她吓了一跳, (朝衆人瞧瞧, 作勢)

我拿起凳子朝下——

〔正在這時候石敢當走進來，穿着他的制服，肩背上披一件紅褥子，担着饅頭張的饅頭挑子。挑子  
上點一盞有方玻璃罩的小煤油燈。他一進來空氣爲之一變。〕

喜 石敢當石局長，說起曹操，曹操就到，我們正談論你啦！

牛 （暗指挑子）你這是賣什麼的呀，局長大人！

戲 你幾時改的行啊？

石 這是她的老鄉。（放下挑子，從背上拉下褥子，抖去上面的雨水，摺起來）

牛 胖姐饅頭張的嗎？她怎麼還沒回來？

石 就回來啦，在後頭的。

喜 石局長現在做了新郎官，（向石）這可得慶賀慶賀你，石局長，你偷偷摸摸，把花媳

婦都弄上手啦。

石 （扭捏的笑着）嘻嘻，改天，改天……

斗 (大人似的) 歡迎, 歡迎石敢當, 石局長, 歡迎新郎官!

石 (正苦無以為辭, 追過去) 小廝, 看我宰了你! (追了兩步, 聞見酒氣, 立刻站住, 朝桌子上望望, 笑着) 你們吃酒, 老鄉們?

喜 對了, 你也請過來吃一點吧, 局長大人!

石 我…… (待要矜持, 又捨不的) 好, 好, 少吃一點, 今個天冷, (坐下去, 端起酒就飲)

牛 (打趣) 現在你成了家了, 你可記着還席, 請我們吃喜酒哇!

戲 你跟胖姐饅頭張勾搭上, 正好是小兩口兒啊!

石 好, 好……這酒真好! (他答應着, 讚美着, 嘴唇離開碗邊品品味道, 又去飲, 所以也弄

不清他究竟是答應或是讚美)

喜 林姑娘, 今個是石局長的大喜, 你也坐下來吧!

林 (響盪着) 全老頭是怎麼啦? (逡巡着坐下)

牛 好啦, 你別想全老頭了。

石（放下酒，立刻伸手拿菜，連頭都顧不得抬，並且一面貪饞的嚼着，一面用手拿，一面說着）你們剛才談論我什麼來，老鄉？

喜談你高升啦，你局長以後要兼帶做我們的東家了？

石（感慨地）這都是爲的沒法子，老鄉！

牛還有哇，聞奶奶的官司打贏了，這聽說都是你出的力呀？

戲還有呢！聽說聞奶奶教你經手，把小妹給賣了？

石（激動起來，大聲）喂，老鄉們，這都是謠言。我是個奉公守法的人，我在機關！這都是

她的男朋友替她出的主意！

來。  
〔饅頭張走進來，同樣給淋得濕淋淋的，頭頂一塊拆開的麵粉口袋顫抖着，牙打着架，一鬨笑顛進來。

喜歡迎，歡迎，胖姐，饅頭張，新娘子，歡迎！你幹的好事啊？

張（匆忙的，沒有理會喜的言辭，在門外躲着腳上的泥）哎喲，好鄰居，你們倒會享福，

外面可真冷，又是風啊，又是雨呀……石敢當在這兒嗎？  
在，在這裏。

牛 哎喲，這派頭倒真像新娘子！

戲 你看他們小兩口……

喜 就像蜜跟糖，分都分不開啦！

張 （喜歡的說不的，稍微羞澀）啐！（忽然看見挑子上的燈還點着，趕緊吹滅，對石責備，一面走過去）你連燈也不吹滅，一坐下就吃酒，你是想怎麼啦？

石 （不安的，坐也不是，站也不好）天氣冷，再說——

張 （使出太太的威風）別裝傻啦，快睡覺去！

石 睡覺好，你別急，我就去。（甘心伏首聽命，慢慢朝右邊門走去，但酒和菜實在又有誘惑力，走到半道，又偷偷回頭瞧瞧）

〔在場的三個男子都笑起來，林仍舊盤腿着，斗依在她旁邊，一則因為疲倦，一則因為對於鬧大師

的鬼魂的恐懼，這晚上他完全活躍不起來，老在旁邊呆望着別人，但是現在他也笑了。

喜 你真有一手，饅頭張？你這是打哪兒學來的威風，剛作了兩天新娘子，就拿出家法來啦？

張 （笑着，半真半假的，是大人，看上去倒像孩子）他這種人哪，你不管教管教不成，不的話呀，他會把我的本錢給我喝光！

戲 哎，你瞧她那股神氣，簡直就是獅吼記裏頭的那個柳氏麼！

牛 （不留心戲子的妙語，因為不懂，對張）可是胖姐，二十天頭裏你還說過，任怎麼你也不肯再找個男人壓到你身上的？

張 （小姑娘似的紅了臉，低着頭，弄着衣服扭了扭身子）那我，那我，（忽然說出來）那我也不能這樣守一輩子呀。

斗 （忽然間想起來）她還害羞呢？（對饅頭張）今兒個早上你還打石敢當石局長……我親眼看見。



張 (生了氣) 你胡說, 小斗子, 我怎麼打的! (向斗走過去)

斗 (站起來準備逃) 你怎麼打的, 就在後邊空場上, 你直沒攔住耳朵打他!

張 (扑上去) 看我不撕你的嘴!

[饅頭張和小斗子, 一個在前頭逃, 一個在後面追, 繞着桌子轉。三個男子酒已經吃的差不多, 眼睛裏露出醉意來了。他們喜笑着, 眼睛追隨着張和斗, 嘴裏喊着。

[全若頭於是慌張的在左邊門口出現, 看見屋子裏的人, 他突然站住了。他的全身——膝膀, 手上, 膝上, 脚上都是泥, 顯然他跌倒過。圍巾不見了。他的眼睛睜得很大, 朝外突出來, 充滿了悲痛, 絕望。他的拄着棍子的手抖動着。

全 (沉痛的, 大聲) 列位! 別鬧了, 小妹吊死了。你們快去, 快去把她解下來吧!

(暫時的靜寂, 風在外面吼着, 所有的人都楞住了)

喜 (突然跳起來) 在, 在哪裏?

全 (指着) 在那棵樹上, 窗戶外頭那棵樹上!

喜 (向牛三和戲子招手) 喂, 快點, 快! (三個人從左首門奔出去。隨後是小斗子, 一種

直覺也許是好奇心，他也跟着他們朝外跑。

張

（一直楞楞的向全望着，看見平朝外跑，她突然驚醒過來）啊（讀去聲）——（她轉身向窗戶跑過去，拉開窗戶，一眼看見在窗外吊着的尸首）哎喲，我的親媽（她雙手掩住臉，朝右首門跑下）

〔林同樣駭楞了。其先她迷惑的望着全，好像不明白是怎麼回事；當張跑過去打開窗戶，她又輕過臉去望着窗戶。她像在一場惡夢裏頭。尸首在她眼中顯現，她木然望着，既不感動，也不懼怕。她完全麻木了。〕

〔全於是朝窗戶那邊走過去，慢慢的，顫抖着，腳上像拖着千斤重鐵。但是在半道上他的力氣盡了，他的腿痠了，軟了，癱了；他的胳膊同樣痠了，軟了，癱了，一個跟隨，他倒下去。棍子從他手中滑開。他跪着伏在那裏，額部觸着地，傷心的哭了起來。〕

林

（被老人倒下去的聲音驚醒，匆匆走過來，攙住老人的胳膊。酸溜溜的）你捧着沒有，老伯伯！人反正死了，別哭了，你哭也沒有用啊？

——幕徐下



• 版 權 所 有 •  
• 不 准 翻 印 •

文藝復興叢書第一輯

夜 店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六月再版)

著 者 柯 師

陀 靈

發 行 所

上海出版公司  
上海圓明園路一四九號

定 價

國 幣

元

